

近代四大高僧讲演录

虚云法师讲演录

参禅要义

● 虚云法



近代四大高僧讲演录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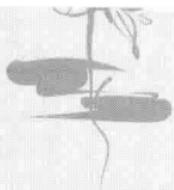
虚云法师讲演录

参禅要义

虚云法师

季惟斋 编

著



中华书局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虚云法师讲演录;参禅要义/虚云法师著;季惟斋编. —北京:中华书局, 2018.6

(近代四大高僧讲演录)

ISBN 978-7-101-11438-6

I . 虚… II . ①虚… ②季… III . 禅宗 - 通俗读物 IV . B946.5 - 4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7)第 188640 号

---

书 名 虚云法师讲演录;参禅要义

著 者 虚云法师

编 者 季惟斋

丛 书 名 近代四大高僧讲演录

责任编辑 常利辉

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

(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)

<http://www.zhbc.com.cn>

E-mail: zhbc@zhbc.com.cn

印 刷 北京市白帆印务有限公司

版 次 2018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

2018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规 格 开本 /787×1092 毫米 1/32

印张 9 1/4 插页 2 字数 132 千字

印 数 1-6000 册

国际书号 ISBN 978-7-101-11438-6

定 价 32.00 元

---

## 编选说明

观察大乘佛法，须抓住不二法门这个枢纽。真空、妙有，胜义谛、世俗谛，法身、功德，智慧、方便，都在这不二双运大中观的统摄中。本丛书所选的民国四位高僧，他们于胜义谛、真修实证方面所达到之高深造诣，是肯定的，但其中玄奥，我们也很难深入探究。这是因为“胜义是诸圣者内自所证”（《解深密经》）。而他们于世俗谛、诸有显现方面所展示出的言行方式、抉择意态，则是可以商讨的。胜义谛为内自证，离言法性，超于文字名相之外，而世俗谛则非是。诸大师所显现出的言教义理，是可以用文字与思维来研究的。四位高僧适逢内忧外患、佛法衰微的时代，其所阐发的学说、言

教，是应运而生的，往往见出一种方便道。但其方便是否与智慧最为相应，是否权实无碍，则仁者见仁，智者见智了。从中印佛教史的角度看，对一个佛法实证的真正成就者而言，即使他在世谛方便上有可质疑之处，与其所证的内自证法性境界也是无碍的。有时往往是这种可质疑性，反而愈发体现其精神整体之博大圆融。因为越是真正有创造力的人，往往越具争议。自古以来宗教界的实践者尤其如此。反者道之动，弱者道之用。先代大德有时将他们的弱点呈现在我们面前，这反而是一种大功德的体现。只要学人具备正见、愿力与实修之经验，这些弱点就是特殊的开示。

虚云法师，近代中国佛教首屈一指的代表人物，是四位大师中最年长者。其生平之传奇性与弘法功绩之卓著，已为读者所熟知。自汉代司马长卿因仰慕蔺相如其人而以相如自名以来，历来多有效仿者。虚云法师字德清，其于明季高僧憨山德清，抑或曾产生相似之情怀。他在开示中尝评论憨山大师说：“他老人家一生历史，数十年中，环境千变万化，千辛万苦而道心始终不变，这就是平常心、长远心，就是我们的模范。他遣成

雷阳时，作《军中吟》云：“缁衣脱却换戎装，始信随缘是道场。纵使炎天如烈火，难消冰雪冷心肠。”把自己坚固不变的心都吐露出来。”（《云居山方便开示·五月十七日开示》）这不啻是虚云法师自己的写照了。而用长远心来阐释宗门平常心之奥义，又正是法师的一贯特色。

编者于虚云法师的《开示录》产生了以下感受：

一、悲心深弘，遵循古法。法师受传统佛教之熏陶，注重戒律之学，尊崇丛林之古制，倡导禅净不二，不喜门户之见，又常引沩山老人语“所恨同生像季，去圣时遥”，深禀一种末法时代之情怀。此亦传统佛教之精神传承所在。未来汉地佛法所应依循之根本精神，自然离不开大师“以戒为师”的谆谆教诲。而如今形成的极鲜明反差即是当代汉传佛教戒律之缺失、古法之沦丧。在常人看来，如虚云法师、弘一法师之崇尚戒学，是具备先见之明的，又是“回光返照”式的。所幸当代有志于振作佛教，秉持虚云法师、弘一法师之精神者，亦大有人在。两位法师注重戒律、倡导实践的主张，必然依旧是未来修行人所须奉行的圭臬吧。

编者于此部《虚云法师讲演录——参禅要义》的选辑工作初成之际，赴江西拜谒了虚云法师于晚年中兴的道场云居山真如寺，为其地形之奇异、景象之恢宏、道场之威仪所感动。法师门下龙象林立，如已于近年圆寂的本焕、净慧、体光诸位修证有真实成就的高僧都亲承大师的衣钵，而净慧、体光当年也曾在此山随大师农禅苦修。法师的弟子徒孙，如今构成了汉传佛教精英的中坚力量。编者身临其地，不由得不为之神驰情动了。

二、知见圆融，不轻他教。虚云法师虽重戒律，谈说戒学的比重甚多，但见地是圆融的。他说：“宗、教、净三宗，及一切法门，都以戒为先。但戒定慧三法不能偏废。要三法圆融，才得无碍。持戒若不明开遮，不通大小乘，不识因时制宜，种种妙用，死死守戒，固执不精，成为错路修行。三学圆明，才得上上戒品。”（《云居山方便开示·六月二十七日开示》）法师倡导禅净合流，尝说：“如果就其性近者来修持，则哪一门都是入道妙门，本没有高下的分别。而且法法本来可以互通，圆融无碍的。譬如念佛到一心不乱，

何尝不是参禅？参禅参到能所双忘，又何尝不是念实相佛？禅者，净中之禅。净者，禅中之净。禅与净，本相辅而行。奈何世人偏执，起门户之见，自赞毁他，很像水火不相容，尽违背佛祖分宗别教的深意，且无意中犯了毁谤佛法、危害佛门的重罪，不是一件极可哀可愍的事吗？望我同仁，不论修持哪一个法门的，都深体佛祖无诤之旨，勿再同室操戈。”（《参禅与念佛》）起门户之见、自赞毁他云云，实亦隐指印光法师弘扬净土，专斥宗门。虚云法师尝说：“各修一门，彼此不互谤，谤法、轻法、慢法都不对。‘欲想佛法兴，除非僧赞僧’，互谤是佛法的衰相。”（《云居山方便开示·六月初三日开示》）不幸为其言中。如今，佛门内部互谤之风似乎弥盛了。佛祖分宗别教的深意，学佛者如果不明白，那是件严重的事情。当今佛教之有志之士，多怀有忧患意识，是有道理的。

三、开示主要集中于前行、加行的教诲，而极少以创新的方式谈及开悟证量、悟后修行。凡涉及究竟义，皆以援引禅宗灯录、公案之方式来陈说。故其亦常因此而自嘲。虚云法师尝说：“我们不但行不到，连说也说

不到。古人一举一动，内外一如，念念不差，心口相应。我们的习气毛病多，伏也伏不住，更谈不到断了，只是境风浩浩，无真实受用。要说也拿不出来，从经论、语录、典章上和平时听到的拿来讲，年纪大了，记性不好，讲前忘后，讲后忘前，讲也讲不到。”（见《云居山方便开示·四月初九日开示》。南怀瑾《序说虚老年谱致净慧长老》亦曾说：“我今叙述及之，不得不将存于心之多年积愫，秉笔直书，并非不为尊长讳也。如虚老当时抄录蒋山赞元禅师答王安石语示之，想必当有截然不同之际会，惜哉！”亦言其说不到。）南先生之文所设第五问说：“虚老自以禅宗五宗之传人为标榜。但其一生极少见有如古宗师之接引后学手法，且亦少有机锋妙语，即可令人发起警悟之处。”也正是这种疑惑的体现。（南先生自答云：“虚老眼见佛教与禅宗之劫运，故不辞疑谤，并承五宗而书写付法帖以传人，实亦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，此所谓‘拟继先圣之绝学’，义所不辞也。其坚修苦行如头陀，实有合于达摩祖师之四行门，且修难行能行、难忍能忍之菩萨道，足为后学楷模，当之无愧也。至其平生修持行谊，则近似曹洞风

规。但不必范以临济门下之棒喝交驰，或夹山、洛浦之言文深邃也。现代人已疏无文采风流遗韵，则又何须专疑于虚老上人乎？”所言义旨，甚为正大。）

近人对虚云有微词者亦有之，其中意见，可参考南怀瑾《序说虚老年谱致净慧长老》之《相关禅门与虚老的疑情问题》及陈健民《曲肱斋全集》中的文字（如陈先生《汉译佛法精要原理实修之体系表》第十讲）。南、陈二居士俱为禅宗藏密实修成就的大德，学、修俱深，而皆擅长文字及讲说（当然在某些世人眼中，二人也一直具备争议性）。南文有云：“如何虚老之定境如何？可惜随侍虚老左右诸上人，皆未当面参问，如我小子，则又何知？”陈先生则曾直斥虚云乃小乘禅。观《开示录》可知虚老对西藏密宗素无好感。倡导“以禅为体、以密为用”的陈健民，自然会不满于大师，以为虚老欠缺大机大用，未能预言到将来密宗大兴、禅密不二新运会的到来吧。南文自答第六问说：“然参‘念佛是谁’，则何如参清帝顺治自省的话‘未生之前谁是我，既生之后我是谁’更为亲切。”实亦包含一种委婉的批评。南文末又言：“至于现在丛林名刹之禅堂坐禅，虽诩说

‘德山棒、临济喝、云门饼、赵州茶’等口头语，而真能知棒喝之妙用者几稀，能稍近曹洞风规，已是难能可贵者矣。虚老一生于禅门规矩，大多是注重护持，恪守传统遗风，是为最要。至于何者是何祖师之所创立，何者应当与时偕进，虚老则不苟且赞成。我曾闻虚老有言曰：‘将来事，将来自有人做。我等都做好了，后人还做什么？’此语足可留为师法。虚老乃一代高僧，行化因缘，犹如多面观音，非凡夫之所知。我知虚老，仅此而已，聊备一格云尔。”此段文字，最能见出他的中肯。编者在选辑虚老《讲演录》及读其《年谱》时，确也生出虚老“行化因缘，犹如多面观音，非凡夫之所知”之感叹了。

南先生的评论风格通恕绵密，其本人著述风格似亦具曹洞风规。陈先生独具只眼，却又性情刚烈，有时“口不择言”，故其评论乃是毒辣犀利的，甚至在外人看来是粗暴的。大概陈先生心慕的正是“临济喝”的缘故吧。（而陈先生本人，亦因大胆流布藏密业印瑜伽诸修法，如今所受的争议甚至是诋毁，又百倍于虚老了。虚老与陈氏，吾人可视为一种佛教内部显、密之间的良性

竞争吧。)对于虚云法师内自证境界的评价，不是我们有能力认定的。仁者见仁，智者见智，修行之事，本心觉性发明，是第一等事。无论是谁，凡读虚云法师之著作，皆能受其愿力行操之感化而发菩提心，能因其智慧之开示而深入三昧，这是毋庸置疑的。

本书内容皆根据法师《开示录》选编，大体以时间排定顺序，文字方面主要参照了岑学吕所编《虚云和尚法汇》及中州古籍出版社《虚云和尚全集》的相关内容。段落、标点等方面作了适当的调整。因由释融熙于一九五六年作序，林侠庵倡印的《参禅要旨》是法师生平影响力最大的著述之一，故单列；编者从普及本角度删去不合体例的一二篇目。因丛书篇幅所限，部分讲演内容与参禅关系不大，编者作了删减。由于编者水平有限，疏漏之处必多，所持学术观点也只一家之言而已，敬祈各界贤达不吝教正。

季惟斋

二〇一五年七月

## 虚云自述

予俗姓萧，系出兰陵，梁武帝之后。世居湖南湘乡。父玉堂，母颜氏。清道光初年，父宦游闽。戊戌、己亥间，佐治永春州幕。父母年逾四十，忧无后，母赴城外观音寺祈子。见寺宇残破，及东关桥梁失修，发愿兴建。父母同梦一长须着青袍者，顶观音跨虎而来，跃卧榻上，惊起互告，遂有娠。翌年父移佐泉州府幕。七月二十九日寅时，予诞生于泉州府署。初堕地，为一肉团，母大骇恸，以今后无复举子望，遂气壅死。翌日有卖药翁来，为破之，得男。由庶母王氏抚育。

咸丰八年戊午，十九岁。予决志离俗，从侄富国同此志，暗探福州鼓山路程，与富国同逃至福州鼓山涌泉

寺。礼常开老人，为披剃。予依鼓山妙莲和尚，圆受具戒。名古岩，又名演彻，字德清。时父在泉州，派人四出寻访。富国于圆具后，行脚参方，去后不知踪迹。予隐山后岩洞，礼万佛忏，不敢露面。时遇虎狼，亦不畏惧。同治元年壬戌，二十三岁。予在山洞礼忏，已满三年。一日鼓山职事来告，谓“泉州萧老太爷，已告老还乡，汝可不必匿避。妙老和尚称汝恒心苦行，但修慧还须修福，汝可回山任职，为众作务”。予遂回山门，任职事。同治五年丙寅，二十七岁。予任职鼓山，已满四年，所当职务，自水头、园头、行堂、典座，皆苦行事。每日仅粥一盂，而体力强健。时山中有古月禅师，为众中苦行第一，时与深谈。既而自思，任职多年，修持不无少碍。又思昔日玄奘法师欲求经西竺，于十年前，先习方言，日行百里，复试绝粒，先由一起以至若干日，以防沙漠荒碛，绝水草也。古德苦行，有如此者。我何人斯，敢弗效法？乃辞去职事，尽散衣物，仅一衲、一裤、一履、一蓑衣、一蒲团，复向后山中作岩洞生活。三年住山洞。此三年中，居则岩穴，食则松毛及青草叶，渴则饮涧水。日久裤履俱敝，仅一衲

蔽体，头上束金刚圈，须发长盈尺，双目炯然，人望见之，以为魅，怖而走。予亦不与人言谈。初一二年，时见胜境，不以为异，一心观照及念佛。处深山大泽中，虎狼不侵，蛇虫不损，不受人怜，不食人间烟火，幕天席地，万物皆备于我。心中欢悦，自以为四禅天人也。夫世人之患，为口体耳。古人有所谓“以一钵轻万钟”者，我今并一钵而无之，无碍自在，因之胸次洒然，体力日强，耳目聪明，步履如飞，自问亦不自知其所以然。后一年，乃随心所欲，随意所之，有山可住，有草可食，行行重行行，不觉又一年矣。

同治九年庚午，三十一岁。一日行至温州某山，栖息岩中。一禅人访至，顶礼问曰：“久闻高行，特求开示。”被伊一问，深感慚惶，乃曰：“智识愚昧，少所参学，望上座慈悲指示。”曰：“你如是行径，有多少年？”乃告以经过。曰：“我亦少有参学，不能与汝说。你可到天台华顶龙泉庵，请问融镜老法师。他是天台第一有道德者，必能饶益汝也。”予直上华顶。至茅庵外，见一僧，问：“老法师在否？”答：“补衣的是。”即近前顶礼。法师全不顾视。曰：“学人特来亲

近老法师。望祈垂慈！”师顾视良久。曰：“你是僧耶？道耶？俗耶？”答曰：“僧。”问：“受戒否？”答：“已受具。”问：“你这样，式有多久？”予略述经过。问：“谁教你如此做？”答：“因见古人每多苦行成道，故此想学。”问：“你知道古人持身，还知道古人持心否？观你作为，近于外道，皆非正路，枉了十年功夫。岩栖谷饮，寿命万年，亦不过如《楞严》十种仙之一，去道尚远。即进一步，证到初果，亦不过自了汉耳。若菩萨发心，上求下化，自度度人，出世间不离世间法。你勉强绝粒，连裤子都不穿，未免显奇立异，又何怪功夫不能成片呢？”予被老人痛处一锥，直透到底，复顶礼求开示。师曰：“我教你，若听，在这里住。不听，任去。”曰：“特来亲近，焉敢不听？”师即赠以衫裤衣履，令剃发沐浴，作务去，并教看“拖死尸者是谁”的话头。予从此试粥试饭，及学天台教观，勤劳作务，得师嘉许。

光绪八年壬午，四十三岁。予割爱辞亲，出家二十余年矣。道业未成，随风飘荡，心生惭愧。欲报劬劳，拟再东朝南海，北礼五台。住普陀数月，静中

稍见胜境，发心朝台。于七月初一日由普陀法华庵起香，三步一拜，以直拜至五台为止。时附香者，有遍真、秋凝、山遐、觉乘四禅人。渡海后，每日行路不多。中间曾停湖州，及至苏州、常州，四人渐皆退去，予仍向前拜。至南京，礼牛头融祖塔。渡江，止浦口狮子岭兜率寺过年。

光绪九年，由狮子岭起香，从苏北入河南省，经凤阳、亳州、昊陵、嵩山少林寺，至洛阳白马寺。晓行夜宿，风雨晦明。如是行，如是拜，一心念菩萨圣号，苦乐饥饱不萦念矣。腊月至黄河铁卸渡，过光武陵。初一住店，初二渡河。泊岸，天已晚，不敢行。四无人烟，于路旁有一摆小摊之茅棚，亦无人居。歇足此间，趺坐而坐，夜寒甚，大雪漫漫。次早举目一望，化为琉璃世界，雪深盈尺，无路可行，过往无人，更不知去向。先则枯坐念佛，饱受饥寒，因草棚并无遮栏，蜷伏一角，既而雪愈大，寒愈甚，腹愈饥，仅存一息，而正念不忘。一日，两日，三日，如是雪，如是寒，如是饥，渐入迷态。初六午后，雪止，微见日影。然已病，莫能兴矣。初七日来一丐者，见予卧雪中，致问，予亦

不能言。知是冻伤，将雪拨开，以围棚草烤火，煮黄米粥，令食，得暖气复生。问：“何来？”曰：“南海。”问：“何去。”曰：“朝五台。”我问丐者贵姓名。曰：“姓文名吉。”问：“往何处。”曰：“来自五台，回长安去。”问：“既是五台，寺中有来往否？”丐曰：“人皆识我。”问：“此往五台，路经何处？”曰：“由孟县、怀庆、黄沙岭、新州、太谷、太原省、代州、峨口，即到山。若先到秘魔岩，此处有南方僧，名清一者，行持甚好。”予问：“由此到山，多少程？”丐曰：“二千零。”及至天晴，丐煮黄米粥，取雪代水。丐指釜中问：“南海有这个么？”予曰：“无。”丐曰：“吃甚么？”曰：“吃水。”釜中雪溶后，丐指釜中水曰：“是甚么？”予无语。丐曰：“你拜名山，何求？”予曰：“生不见母，以报亲恩。”丐问：“你背负行李，路远天寒，何时能达。劝你不必拜香了。”予曰：“誓愿早定，不问年月远近也。”丐曰：“你愿难得。现今天气好转，雪尚未化，无路可寻。你向我来的足迹行去罢。此去二十里有小金山，再二十里孟县，有寺可住。”遂揖别。因雪深不能拜，顾礼足迹，抵小金山挂单。翌日起香，过孟县。由

孟县至怀庆途中，将到洪福寺，有一老者名德林，见予在路拜香，近前将香凳接着，曰：“请上座进寺。”唤徒将行李搬入寺，殷勤招待。茶饭后，问：“上座由何处拜起？”略述为报亲恩由普陀拜起至此，已两年矣。谈次知予出家鼓山，老者不觉下泪曰：“我有同参三人，一衡阳，一福州。三人相伴朝山，同住林下三十年，后各分手回家，消息断绝。今闻上座湘音，又是鼓山佛子，恍如见我同参，不觉动念。我今年八十五矣。本寺原甚丰富，近岁稍歉。此场大雪，明年必丰收。上座可留住这里。”至诚恳切。勉留在寺过年。

光绪十年，正月初二日由洪福寺起拜香，抵怀庆府。复回寺寄宿。初三日告别德林老人，大哭不舍，珍重后期而别。是日到府城内小南海，不许挂单及留宿，即出城外，宿路边。是夜腹痛极剧。初四早仍拜行，晚发冷病。初五起痢疾。每日仍勉强拜。至十三日抵黄沙岭。山顶只一破庙，无遮蔽。至此已不能行，歇下，不进饮食。日夜泻数十次，起动无力。庙在山顶，无过往行人，瞑目待毙而已，无悔念也。十五深夜，见西边墙下有人燃火，疑为匪类。细看久之，见是文吉。心中大

喜，呼文先生。彼执火来照曰：“大师父，你怎么还在这里？”予将经过向伊说。文即坐身边安慰我，拿水一杯给我喝。是夕得见文吉，身心清净。十六日，文吉将予之污秽衣服换洗并给一杯药与予喝。十七病退，食黄米粥二碗，大汗，内外轻快。十八病愈。予谢文吉曰：“两次危险，都蒙先生救济，感恩不尽！”文曰：“此小事。”问文：“从何处来？”曰：“长安。”问：“何去？”曰：“回五台。”予曰：“可惜我在病，又是拜行，不能追随先生。”文曰：“看你从去腊到今，拜路不多，哪年能到？你身体又不好，决难进行；不必定拜。朝礼亦是一样。”予曰：“先生美意可感。但我出世不见母亲，母为生我而死，父仅得我一子，我竟背父而逃。父因我而辞官，而促寿。昊天罔极，耿耿数十年矣。特此发愿朝山，求菩萨加被，愿我父母脱苦，早生净土。任他百难当前，非到圣境，死亦不敢退愿也。”文曰：“你诚孝心坚固，也算难得。我今回山，亦无甚急事。我愿代你负行李，伴送行程。你但前拜，轻累许多，心不二念。”予曰：“若能如此，先生功德无量。倘我拜到五台，愿以此功德，一半回向父母，早证菩提，一半奉送先生，

以酬救助之德。如何？”文曰：“不敢当。你是孝思，我是顺便，不必表谢。”文吉在此照应四日，病已大退。十九日扶病起香。从兹荷物作食，都由文负担。予妄想顿息，外无物累，内无妄念，病亦日愈，体亦日强。辰旦至暮，可拜行四十五里，亦不觉苦。

至二月底到太谷县离相寺。见知客，礼毕。顾文吉，问予曰：“这位是你甚人？”告以故。知客厉声曰：“出门行脚，不达时务，这几年北地饥荒，朝甚么山？甚么大老官，要人服侍？欲想享福，何必出门。你见何处寺门，有俗人挂单？”当下听其呵责，不敢回声。予认错告辞。知客曰：“岂有此理？由你自便。谁叫你来？”予听话头不对，即转过话说：“这位文先生，请到客店住。我在此打扰一单，何如？”知客曰：“可尔。”文曰：“此去五台不远，我先回去，你慢慢来。你的行李，不久有人代你送上山的。”予苦留不得，取银酬伊，不受，辞去。后知客改颜悦色，和气送单，到灶房热炕上茶，亲做面，陪吃。奇其举动，又顾左右无人。问曰：“此间常住多少众？”曰：“我在外江多年，回来住持。连年岁荒，仅留得我一个，粮亦止此。适才

举动，是游戏耳。幸勿见怪。”予十分难过，啼笑皆非，勉吃面半碗，即行告辞。彼留住，亦无心答应也。遂到街上旅店找文吉，无着。时四月十八，夜月正明。予欲追文吉，星夜向太原府拜香前进，心急起火，次日脑热，鼻流血不止。二十日到黄土沟白云寺。知客见予口流鲜血，不准挂单，勉强过一夜。二十一早进太原城，至极乐寺，饱受责骂，不挂单。二十二早出城礼拜，北门外遇一青年僧，名文贤。见予，近前招呼，接过拜凳行李，请进寺内，爱敬如亲，领到方丈，陪茶饭。谈次予问：“大和尚似二十余岁，又系外省人，何以在此住持？”曰：“我父亲在此做官多年，后在平阳府任上，被奸臣所害。母亦气殒。我含泪出家。此间官绅旧有往还，故邀至此，早想摆脱。今瞻上座道风，心甚倾服。请在这里长住亲近。”予告以发愿拜香缘由。住持甚敬信，坚留十日乃放行，送衣物旅费，予概弗受。临别代携拜凳相送十余里，洒泪而别。时五月初一日也。

予向忻州前进，一日早，在途中拜香。后面来一马车，缓行不越前。予觉，避之。车中官人下车，问：“大师在路拜甚么？”告以故。官人亦湘人也，谈甚畅

洽。彼曰：“若此，我现住峨口白云寺，你朝台必经之地。你之行李，我代你先送到。”予感谢之。上车，径去，仍是每日拜香，别无延误。五月中到白云寺，代送行李者，即该营营官也。见予，欢迎至营部，优待。休息三日，告辞。送路费礼物，不受。彼另派兵将行李银物径送显通寺。予起香到圭峰山、秘魔岩、狮子窝、龙洞等处。山水奇踪，说之不尽。予以拜香故，未能领略也。五月底至显通寺，兵弁已将行李送来，下山去矣。到显通寺住下。先到附近各刹进香，遍问文吉其人，无有知者。后与一老僧说及情由，老僧合掌曰：“文殊菩萨化身也。”予即顶礼谢。二十二日起香，两日拜至东台，月朗星辉，进石室上香，在室内朝夕礼诵。禅坐七日，下台，拜那罗延窟。裹粮已尽。六月初一日回显通寺，初二起香，上华严岭，过夜。初三拜北台，在中台过夜。初四拜西台，过夜。初五回显通寺。初七拜南台，在南台打七。十五下台回显通寺，参加六月大佛会。至是，为超生父母，拜香三年愿毕。

此三年中，除为疾病所困，风雪所阻，不能拜香外，一心正念，礼拜途中，历尽艰难，心生欢喜。每每

藉境验心，愈辛苦处，愈觉心安。因此才悟古人所谓“消得一分习气，便得一分光明，忍得十分烦恼，便证少分菩提”。又于中途所历诸名胜，自普陀而江浙，而中州，而黄河，而太行，胜地名山，说之不尽，古今游记，言之甚详，然不及身历其境者之为快。若五台为清凉圣境，文殊放光，千丈寒岩，万年积雪，石桥横锁，楼阁悬空，则非他处所及。予以拜香期内，不及观赏。还愿已毕，稍为涉足，不欲灵山笑也。

（本文据《虚云老和尚自述年谱》整理）

# 目 录

1 编选说明

1 虚云自述

## 参禅要旨

3 参禅的先决条件

13 禅堂开示

32 参禅警语

35 修与不修

38 心能转物即同如来

42 参禅与念佛

## 虚云和尚开示

- 47 宣统三年(1911)在上海静安寺成立佛教总会上海居士林请普说
- 51 民国二十二年(1933)癸酉在福建功德林佛七开示
- 55 民国三十二年(1943)一月十七日在重庆慈云寺开示
- 60 民国三十二年(1943)一月十八日在重庆慈云寺开示
- 64 民国三十二年(1943)一月十九日在重庆慈云寺开示
- 66 民国三十五年(1946)在香港东莲觉苑讲
- 72 民国三十六年(1947)丁亥八月初一日在澳门平安戏院开示归戒
- 84 民国三十六年(1947)九月二十七日在广州联义社演说
- 87 师公老和尚的开示
- 90 上海玉佛寺禅七开示(1953)
- 139 云居山方便开示(1955)
- 261 附录 虚云和尚年谱简编

# 参禅要旨



## 参禅的先决条件

参禅的目的，在明心见性。就是要去掉自心的污染，实见自性的面目。污染就是妄想执着。自性就是如来智慧德相。如来智慧德相，为诸佛众生所同具，无二无别。若离了妄想执着，就证得自己的如来智慧德相，就是佛；否则就是众生。

只为你我从无量劫来，迷沦生死，染污久了，不能当下顿脱妄想，实见本性，所以要参禅。因此参禅的先决条件，就是除妄想。妄想如何除法？释迦牟尼佛说的很多。最简单的莫如“歇即菩提”，一个“歇”字。禅宗由达摩祖师传来东土，到六祖后，禅风广播，震烁古今。但达摩祖师和六祖开示学人最紧要的话，莫若“屏

息诸缘，一念不生”。屏息诸缘，就是万缘放下。所以“万缘放下，一念不生”这两句话，实在是参禅的先决条件。这两句话如果不做到，参禅不但是说没有成功，就是入门都不可能。盖万缘缠绕，念念生灭，你还谈得上参禅吗？

“万缘放下，一念不生”是参禅的先决条件。我们既然知道了，那么，如何才能做到呢？上焉者一念永歇，直至无生，顿证菩提，毫无络索。其次则以理除事，了知自性，本来清净，烦恼菩提，生死涅槃，皆是假名，原不与我自性相干。事事物物，皆是梦幻泡影。我此四大色身，与山河大地，在自性中，如海中的浮沤一样，随起随灭，无碍本体。不应随一切幻事的生住异灭，而起欣厌取舍，通身放下，如死人一样，自然根尘识心消落，贪嗔痴爱泯灭。所有这身子的痛痒苦乐、饥寒饱暖、荣辱生死、祸福吉凶、毁誉得丧、安危险夷，一概置之度外。这样才算放下。一放下，一切放下，永远放下，叫作万缘放下。万缘放下了，妄想自消，分别不起，执着远离。至此一念不生，自性光明，全体显露。至是参禅的条件具备了。再用功真参实究，明心见

性才有分。

日来常有禅人来问话。夫法本无法，一落言诠，即非实义。了此一心，本来是佛，直下无事，各各现成。说修说证，都是魔话。达摩东来，直指人心，见性成佛。明明白白指示，大地一切众生都是佛，直下认得此清净自性，随顺无染，二六时中，行住坐卧，心都无异，就是现成的佛。不须用心用力，更不要有作有为，不劳纤毫言说思惟。所以说成佛是最容易的事，最自在的事。而且操之在我，不假外求。大地一切众生，如果不甘长劫轮转于四生六道、永沉苦海，而愿成佛，常乐我净，谛信佛祖诫言，放下一切，善恶都莫思量，个个可以立地成佛。诸佛菩萨及历代祖师，发愿度尽一切众生，不是无凭无据，空发大愿，空讲大话的。

上来所说，法尔如此。且经佛祖反复阐明，叮咛嘱咐，真语实语，并无丝毫虚诳。无奈大地一切众生，从无量劫来，迷沦生死苦海，头出头没，轮转不已，迷惑颠倒，背觉合尘，犹如精金投入粪坑，不唯不得受用，而且染污不堪。佛以大慈悲，不得已，说出八万四千法

门，俾各色各样根器不同的众生，用来对治贪嗔痴爱等八万四千习气毛病，犹如金染上了各种污垢，乃教你用铲、用刷、用水、用布等来洗刷琢磨一样。所以佛说的法，门门都是妙法，都可以了生死，成佛道，只有当机不当机的问题，不必强分法门的高下。流传中国最普通的法门为宗、教、律、净、密。这五种法门，随各人的根性和兴趣，任行一门都可以。总在一门深入，历久不变，就可以成就。

宗门主参禅。参禅在明心见性。就是要参透自己的本来面目，所谓“明悟自心，澈见本性”。这个法门，自佛拈花起，至达摩祖师传来东土以后，下手功夫，屡有变迁。在唐宋以前的禅德，多是由一言半句，就悟道了。师徒间的传授，不过以心印心，并没有什么实法。平日参问酬答，也不过随方解缚，因病与药而已。宋代以后，人们的根器陋劣了，讲了做不到。譬如说“放下一切，善恶莫思”，但总是放不下，不是思善，就是思恶。到了这个时候，祖师们不得已，采取以毒攻毒的办法，教学人参公案。初是看话头。甚至于要咬定一个死话头，教你咬得紧紧，刹那不要放

松，如老鼠啃棺材相似，咬定一处，不通不止，目的在以一念抵制万念。这实在是不得已的办法。如恶毒在身，非开刀疗治，难以生效。古人的公案多得很，后来专讲看话头。有的看“拖死尸的是谁”。有的看“父母未生以前，如何是我本来面目”。晚近诸方多用看“念佛是谁”。这一话头。其实都是一样，都很平常，并无奇特。如果你要说，看念经的是谁，看持咒的是谁，看拜佛的是谁，看吃饭的是谁，看穿衣的是谁，看走路的是谁，看睡觉的是谁，都是一个样子。“谁”字下的答案，就是心话从心起，心是话之头。念从心起，心是念之头。万法皆从心生，心是万法之头。其实话头，即是念头，念之前头就是心。直言之，一念未生以前就是话头。由此你我知道，看话头就是观心。父母未生以前的本来面目就是心。看父母未生以前的本来面目，就是观心。性即是心。“反闻闻自性”，即是反观观自心。“圆照清净觉相”，清净觉相即是心。照即观也，心即是佛。念佛即是观佛，观佛即是观心。所以说“看话头”，或者是说“看念佛是谁”，就是观心。即是观照自心清净觉体，即是观照自性佛。心即

性，即觉，即佛。无有形相方所，了不可得，清净本然，周遍法界，不出不入，无往无来，就是本来现成的清净法身佛。行人都摄六根，从一念始生之处看去，照顾此一话头，看到离念的清净自心，再绵绵密密，恬恬淡淡，寂而照之，直下五蕴皆空，身心俱寂，了无一事。从此昼夜六时，行住坐卧，如如不动，日久功深，见性成佛，苦厄度尽。昔高峰祖师云：“学者能看个话头，如投一片瓦块在万丈深潭，直下落底。若七日不得开悟，当截取老僧头去。”同参们！这是过来人的话。是真语实语，不是骗人的诳语啊！

然而为什么现代的人，看话头的多，而悟道的人没有几个呢？这个由于现代的人，根器不及古人，亦由学者对参禅看话头的理路，多是没有摸清。有的人东参西访，南奔北走，结果闹到老，对一个话头还没有弄明白。不知什么是话头，如何才算看话头。一生总是执着言句名相，在话尾上用心。看念佛是谁呀，照顾话头呀，看来看去，参来参去，与话头东西背驰，哪里会悟此本然的无为大道呢？如何到得这一切不受的王位上去呢？金屑放在眼里，

眼只有瞎，哪里会放大光明呀？可怜啊，可怜啊！  
好好的儿女，离家学道，志愿非凡，结果空劳一场，  
殊可悲悯。

古人云：“宁可千年不悟，不可一日错路。”修行悟道，易亦难，难亦易，如开电灯一样，会则弹指之间，大放光明，万年之黑暗顿除；不会则机坏灯毁，烦恼转增。有些参禅看话头的人，着魔发狂，吐血罹病，无明火大，人我见深，不是很显著的例子吗？所以用功的人又要善于调和身心，务须心平气和，无挂无碍，无我无人，行住坐卧，妙合玄机。

参禅这一法，本来无可分别。但做起功夫来，初参有初参的难易，老参有老参的难易。

初参的难处在什么地方呢？身心不纯熟，门路找不清，功夫用不上。不是心中着急，就是打盹度日，结果成为“头年初参，二年老参，三年不参”。

易的地方是什么呢？只要具足一个信心、长永心和无心。所谓信心者，第一信我此心，本来是佛，与十方三世诸佛众生无异。第二信释迦牟尼佛说的法，法法都可以了生死，成佛道。所谓长永心者，就是选

定一法，终生行之，乃至来生又来生，都如此行持。参禅的总是如此参去，念佛的总是如此念去，持咒的总是如此持去，学教的总是从闻思修行去。任修何种法门，总以戒为根本。果能如是做去，将来没有不成的。沩山老人说，若有人能行此法，三生若能不退，佛阶决定可期。又永嘉老人说：“若将妄语诳众生，自招拔舌尘沙劫。”所谓无心者，就是放下一切，如死人一般。终日随众起倒，不再起一点分别执着，成为一个无心道人。初发心人，具足了这三心。若是参禅看话头，就看“念佛是谁”。你自己默念几声“阿弥陀佛”，看这念佛的是谁？这一念是从何处起的？当知这一念不是从我口中起的，也不是从我肉身起的。若是从我身或口起的，我若死了，我的身口犹在，何以不能念了呢？当知此一念是从我心起的。即从心念起处，一觑覩定，蓦直看去，如猫捕鼠，全副精神集中于此，没有二念。但要缓急适度，不可操之太急，发生病障。行住坐卧，都是如此。日久功深，瓜熟蒂落。因缘时至，触着碰着，忽然大悟。此时如人饮水，冷暖自知，直至无疑之地，如十字街头见亲

爷，得大安乐。

老参的难易如何呢？所谓老参，是指亲近过善知识，用功多年，经过了一番锻炼，身心纯熟，理路清楚，自在用功，不感辛苦。老参上座的难处，就是在此。自在明白当中，停住了，中止化城，不到宝所，能静不能动，不能得真实受用。甚至触境生情，取舍如故，欣厌宛然，粗细妄想，依然牢固。所用功夫，如冷水泡石头，不起作用。久之也就疲懈下去，终于不能得果起用。老参上座，知道了这个困难，立即提起本参话头，抖擞精神，于百尺竿头，再行迈进。直到高高峰顶立，深深海底行，撒手纵横去，与佛祖觌体相见。困难安在？不亦易乎！

话头即是一心。你我此一念心，不在中间内外，亦在中间内外，如虚空的不动而遍一切处。所以话头不要向上提，也不要向下压。提上则引起掉举，压下则落于昏沉。违本心性，皆非中道。大家怕妄想，以降伏妄想为极难。我告诉诸位，不要怕妄想，亦不要费力去降伏他。你只要认得妄想，不执着他，不随逐他，也不要排遣他，只不相续，则妄想自离。所谓“妄起即觉，觉即

妄离”。若能利用妄想做功夫，看此妄想从何处起。妄想无性，当体立空，即复我本无的心性，自性清净法身佛，即此现前。究实言之，真妄一体，生佛不二。生死涅槃，菩提烦恼，都是本心本性，不必分别，不必欣厌，不必取舍。此心清净，本来是佛。不需一法，哪里有许多啰嗦？——参！

## 禅堂开示

### 引　　言

诸位常时来请开示，令我很觉感愧。诸位天天辛苦，砍柴锄地，挑土搬砖，一天忙到晚，也没打失办道的念头。那种为道的殷重心，实在令人感动。虚云惭愧，无道无德，说不上所谓开示，只是拾古人几句涎唾，来酬诸位之问而已。

用功办道的方法很多，现在且约略说说。

## 一、办道的先决条件

### 1. 深信因果

无论什么人，尤其想用功办道的人，先要深信因果。若不信因果，妄作胡为，不要说办道不成功，三涂少他不了。佛云：“欲知前世因，今生受者是。欲知来世果，今生作者是。”又说：“假使百千劫，所作业不亡。因缘会遇时，果报还自受。”《楞严经》说：“因地不真，果招纡曲。”故种善因结善果，种恶因结恶果。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，乃必然的道理。谈到因果，我说两件故事来证明。

第一，琉璃王诛释种的故事。释迦佛前，迦毗罗阅城里有一个捕鱼村，村里有个大池。那时天旱水涸，池里的鱼类尽给村人取吃，最后剩下一尾最大的鱼，也被烹杀。只有一个小孩从来没有吃鱼肉，仅那天敲了大鱼头三下来玩耍。后来释迦佛住世的时候，波斯匿王很相信佛法，娶释种女生下一个太子，叫做琉璃。琉璃幼时在释种住的迦毗罗阅城读书，一天因为戏坐佛的座位，被人骂他，把他抛下来，怀恨在心。及至

他做国王，便率大兵攻打迦毗罗阅城，把城里居民尽数杀戮。当时佛头痛了三天。诸大弟子都请佛设法解救他们。佛说定业难转。目犍连尊者以神通力用钵摄藏释迦亲族五百人在空中，满以为把他们救出，哪知放下来时，已尽变为血水。诸大弟子请问佛，佛便将过去村民吃鱼类那段公案说出。那时大鱼就是现在的琉璃王前身。他率领的军队，就是当日池里的鱼类。现在被杀的罗阅城居民，就是当日吃鱼的人。佛本身就是当日的小孩，因为敲了鱼头三下，所以现在要遭头痛三天之报，定业难逃。所以释族五百人，虽被目犍连尊者救出，也难逃性命。后来琉璃王生堕地狱，冤冤相报，没有了期。因果实在可怕。

第二，百丈度野狐的故事。百丈老人有一天上堂，下座后，各人都已散去。独有一位老人没有跑。百丈问他做什么。他说：“我不是人，实是野狐精。前生本是这里的堂头，因有个学人问我：‘大修行人还落因果否？’我说：‘不落因果。’便因此堕落，做了五百年野狐精，没法脱身。请和尚慈悲开示。”百丈说：“你来问我。”那老人便道：“请问和尚，大修行人还落因果

否？”百丈答道：“不昧因果。”那老人言下大悟，即礼谢道：“今承和尚代语，令我超脱狐身。我在后山岩下，祈和尚以亡僧礼送。”第二天百丈在后山石岩以杖拨出一头死狐，便用亡僧礼将他化葬。

我们听了这两段故事，便可知因果可畏，虽成佛也难免头痛之报，报应丝毫不爽，定业实在难逃。我们宜时加警惕，慎勿造因。

## 2. 严持戒律

用功办道首要持戒。戒是无上菩提之本，因戒才可以生定，因定才可以发慧。若不持戒而修行，无有是处。《楞严经》四种清净明诲，告诉我们，不持戒而修三昧者，尘不可出，纵有多智禅定现前，亦落邪魔外道。可知道持戒的重要。持戒的人，龙天拥护，魔外敬畏。破戒的人，鬼言大贼，扫其足迹。

从前在罽宾国近着僧伽蓝的地，有条毒龙时常出来为害地方。有五百位阿罗汉聚在一起，用禅定力去驱逐他，总没法把他赶跑。后来另有一位僧人，也不入禅定，仅对那毒龙说了一句话：“贤善远此处去。”那毒龙

便远跑了。众罗汉问那僧人什么神通把毒龙赶跑，他说：“我不以禅定力，直以谨慎于戒，守护轻戒，犹如重禁。”我们想想，五百位罗汉的禅定力，也不及一位严守禁戒的僧人。

或云六祖说：“心平何劳持戒，行直何用参禅。”我请问，你的心已平直没有？有个月里嫦娥赤身露体抱着你，你能不动心吗？有人无理辱骂痛打你，你能不生嗔恨心吗？你能够不分别冤亲憎爱，人我是非吗？统统做得到，才好开大口，否则不要说空话。

### 3. 坚固信心

想用功办道，先要一个坚固信心。信为道源功德母。无论做什么事没有信心，是做不好的。我们要了生脱死，尤其要一个坚固信心。

佛说大地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，只因妄想执着，不能证得。又说了种种法门，来对治众生的心病。我们就当信佛语不虚，信众生皆可成佛。但我们为什么不成佛呢？皆因未有如法下死功夫呀！譬如我们信知黄豆可造豆腐，你不去造他，黄豆不会自己变成豆腐。即使造

了，石膏放不如法，豆腐也会造不成。若能如法磨煮去渣，放适量的石膏，决定可成豆腐。

办道亦复如是。不用功固然不可以成佛，用功不如法，佛也是不能成。若能如法修行，不退不悔，决定可以成佛。故我们应当深信自己本来是佛，更应深信依法修行决定成佛。永嘉禅师说：“证实相，无人法，刹那灭却阿鼻业。若将妄语诳众生，自招拔舌尘沙劫。”他老人家慈悲，要坚定后人的信心，故发如此弘誓。

#### 4. 决定行门

信心既具，便要择定一个法门来修持，切不可朝秦暮楚。不论念佛也好，持咒也好，参禅也好，总要认定一门，蓦直干去，永不退悔。今天不成功，明天一样干。今年不成功，明年一样干。今世不成功，来世一样干。沩山老人所谓“生生若能不退，佛阶决定可期”。有等人打不定主意，今天听那位善知识说念佛好，又念两天佛。明天听某位善知识说参禅好，又参两天禅。东弄弄，西弄弄，一生弄到死，总弄不出半点“名堂”。岂不冤哉枉也？

## 二、参 禅 方 法

用功的法门虽多，诸佛祖师皆以参禅为无上妙门。楞严会上佛敕文殊菩萨拣选圆通，以观音菩萨的耳根圆通为最第一。我们要反闻闻自性，就是参禅。这里是禅堂，也应该讲参禅这一法。

### 1. 坐禅须知

平常日用，皆在道中行。哪里不是道场？本用不着什么禅堂，也不是坐才是禅的。所谓禅堂，所谓坐禅，不过为我等末世障深慧浅的众生而设。

坐禅要晓得善调养身心。若不善调，小则害病，大则着魔，实在可惜。禅堂的行香坐香，用意就在调身心。此外调身心的方法还多，今择要略说。

跏趺坐时，宜顺着自然正坐，不可将腰作意挺起，否则火气上升，过后会眼屎多；口臭气顶，不思饮食，甚或吐血。又不要缩腰垂头，否则容易昏沉。

如觉昏沉来时，睁大眼睛，挺一挺腰，轻略移动臀部，昏沉自然消灭。

用功太过急迫，觉心中烦躁时，宜万缘放下，功夫也放下来，休息约半寸香，渐会舒服，然后再提起用功。否则，日积月累，便会变成性躁易怒，甚或发狂着魔。

坐禅有些受用时，境界很多，说之不了，但你不要去执着它，便碍不到你。俗所谓“见怪不怪，其怪自败”。虽看见妖魔鬼怪来侵扰你，也不要管他，也不要害怕。就是见释迦佛来替你摩顶授记，也不要管他，不要生欢喜。《楞严》所谓：“不作圣心，名善境界。若作圣解，即受群邪。”

## 2. 用功下手——认识宾主

用功怎样下手呢？楞严会上橘陈如尊者说“客尘”二字，正是我们初心用功下手处。他说：“譬如行客，投寄旅亭，或宿或食，宿食事毕，俶装前途，不遑安住，若实主人，自无攸往。如是思惟，不住名客，住名主人。以不住者，名为客义。又如新霁，清旸升天，光入隙中，发明空中，诸有尘相，尘质摇动，虚空寂然。如是思惟，澄寂名空，摇动名尘。以摇动者，名为尘

义。”客尘喻妄想，主空喻自性。常住的主人，本不跟客人或来或往，喻常住的自性，本不随妄想忽生忽灭。所谓但自无心于万物，何妨万物常围绕？尘质自摇动，本碍不着澄寂的虚空，喻妄想自生灭，本碍不着如如不动的自性。所谓一心不生，万法无咎。

此中客字较粗，尘字较细。初心人先认清了“主”和“客”，自不为妄想迁流。进步明白了“空”和“尘”，妄想自不能为碍。所谓识得不为冤。果能于此谛审领会，用功之道，思过半了。

### 3. 话头与疑情

古代祖师直指人心，见性成佛，如达摩祖师的安心，六祖的唯论见性，只要直下承当便了，没有看话头的。到后来的祖师，见人心不古，不能死心塌地，多弄机诈，每每数他人珍宝，作自己家珍，便不得不各立门庭，各出手眼，才令学人看话头。

话头很多。如“万法归一，一归何处？”“父母未生前，如何是我本来面目？”等等。但以“念佛是谁”为最普通。

什么叫话头？话就是说话，头就是说话之前。如念“阿弥陀佛”是句话，未念之前，就是话头。所谓话头，即是一念未生之际。一念才生，已成话尾。这一念未生之际，叫做不生。不掉举，不昏沉，不着静，不落空，叫做不灭。时时刻刻，单单的的，一念回光返照这“不生不灭”，就叫做看话头，或照顾话头。

看话头先要发疑情。疑情是看话头的拐杖。何谓疑情？如问念佛是谁，人人都知道是自己念。但是用口念呢？还是用心念呢？如果用口念，睡着了还有口，为什么不会念？如果用心念，心又是个什么样子？却没处捉摸。因此不明白，便在“谁”上发起轻微的疑念。但不要粗，愈细愈好。随时随地，单单照顾定这个疑念，像流水般不断地看去，不生二念。若疑念在，不要动着他；疑念不在，再轻微提起。初用心时必定静中比动中较得力些，但切不可生分别心，不要管他得力不得力，不要管他动中或静中，你一心一意地用你的功好了。

“念佛是谁”四字，最着重在个“谁”字，其余三字不过言其大者而已。如穿衣吃饭的是谁，屙屎放尿的是谁，打无明的是谁，能知能觉的是谁，不论行住坐

卧，“谁”字一举便有，最容易发疑念，不待反复思量卜度作意才有。故谁字话头，实在是参禅妙法。但不是将“谁”字或“念佛是谁”四字作佛号念，也不是思量卜度，去找念佛的是谁，叫做疑情。有等将“念佛是谁”四字，念不停口，不如念句“阿弥陀佛”功德更大。有等胡思乱想，东寻西找，叫做疑情；哪知愈想，妄想愈多，等于欲升反坠，不可不知。

初心人所发的疑念很粗，忽断忽续，忽熟忽生，算不得疑情，仅可叫做想。渐渐狂心收笼了，念头也有点把得住了，才叫做参。再渐渐功夫纯熟，不疑而自疑，也不觉得坐在什么处所，也不知道有身心世界，单单疑念现前，不间断，这才叫做疑情。实际说起来，初时哪算得用功，仅仅是打妄想。到这时真疑现前，才是真正用功的时候。这时候是一个大关隘。很容易跑入歧路。

第一，这时清清净净无限轻安，若稍失觉照，便陷入轻昏状态。若有个明眼人在旁，一眼便会看出他正在这个境界，一香板打下，马上满天云雾散。很多会因此悟道的。

第二，这时清清净净，空空洞洞，若疑情没有了，便是无记，坐枯木岩，或叫“冷水泡石头”。到这时就要提，提即觉照（觉即不迷，即是慧。照即不乱，即是定）。单单的这一念，湛然寂照，如如不动，灵灵不昧；了了常知，如冷火抽烟，一线绵延不断。用功到这地步，要具金刚眼睛，不再提。提就是头上安头。昔有僧问赵州老人道：“一物不将来时如何？”州曰：“放下来。”僧曰：“一物不将来，放下个什么。”州曰：“放不下，挑起来。”就是说时节。此中风光，如人饮水，冷暖自知，不是言说可能到。到这地步的人，自然明白。未到这地步的人，说也没用。所谓“路逢剑客须呈剑，不是诗人不献诗”。

#### 4. 照顾话头与反闻闻自性

或问：“观音菩萨的反闻闻自性，怎见得是参禅？”我方说照顾话头，就是教你时时刻刻单单的，一念回光返照这“不生不灭”（话头）。反闻闻自性，也是教你时时刻刻单单的一念反闻闻自性。“回”就是反，“不生不灭”就是自性。“闻”和“照”虽顺流时循声逐色，

听不越于声，见不超于色，分别显然；但逆流时反观自性，不去循声逐色，则原是一精明。“闻”和“照”没有两样。我们要知道，所谓照顾话头，所谓反闻自性，绝对不是用眼睛来看，也不是用耳朵来听。若用眼睛来看，或耳朵来听，便是循声逐色，被物所转，叫做顺流。若单单的一念在“不生不灭”中，不去循声逐色，就叫做逆流，叫做照顾话头，也叫做反闻自性。

### 三、生死心切与发长远心

参禅最要生死心切，和发长远心。若生死心不切，则疑情不发，功夫做不上。若没有长远心，则一曝十寒，功夫不成片。只要有个长远切心，真疑便发，真疑发时，尘劳烦恼不息而自息，时节一到，自然水到渠成。

我说个亲眼看见的故事给你们听。前清庚子年间，八国联军入京。我那时跟光绪帝、慈禧太后们一起走。中间有一段，徒步向陕西方面跑，每日跑几十里路，几天没有饭吃。路上有一个老百姓，进贡了一点番薯藤给

光绪帝。他吃了还问那人是什么东西，这么好吃。你想皇帝平日好大的架子，多大的威风，哪曾跑过几步路，哪曾饿过半顿肚子，哪曾吃过番薯藤，到那时架子也不摆了，威风也不逞了，路也跑得了，肚子也饿得了，菜根也吃得了。为什么他这样放得下，因为联军想要他的命。他一心想逃命呀！可是后来议好和，御驾回京，架子又摆起来了，威风又逞起来了，路又跑不得了，肚子饿不得了，稍不高兴的东西，也吃不下咽了。为甚他那时又放不下了？因为联军已不要他的命，他已没有逃命的心了。假使他时常将逃命时的心肠来办道，还有什么不了？可惜没个长远心，遇着顺境，故态复萌。

诸位同参呀！无常杀鬼，正时刻要我们的命。他永不肯同我们“议和”的呀。快发个长远切心，来了生脱死吧。高峰妙祖说：“参禅若要克日成功，如堕千丈井底相似。从朝至暮，从暮至朝，千思想，万思想，单单是个求出之心，究竟决无二念。诚能如是施功，或三日，或五日，或七日，若不彻去，高峰今日犯大妄语，永堕拔舌泥犁。”他老人家也一样大悲心切，恐怕我们发不起长远切心，故发这么重誓来向我们保证。

## 四、用功两种难易

用功人有两种难易。(一)初用心的难易。(二)老用心的难易。

### (一)初用心的难易

#### 1. 初用心的难——偷心不死

初用心的通病，就是妄想习气放不下来。无明、贡高、嫉妒、障碍、贪嗔、痴爱、懒做好吃、是非人我，涨满一大肚皮，哪能与道相应？或有些是个公子哥儿出身，习气不忘，一些委屈也受不得，半点苦头也吃不得，哪能用功办道？他没有想想本师释迦牟尼佛，是什么人出家的。或有些识得几个文字，便寻章摘句，将古人的言句作解会，还自以为了不起，生大我慢，遇着一场大病，便叫苦连天，或腊月三十到来，便手忙脚乱。生平知解，一点用不着，才悔之不及。

有点道心的人，又摸不着一个下手处。或有害怕妄想，除又除不了。终日烦烦恼恼，自怨业障深重，

因此退失道心。或有要和妄想拼命，愤愤然提拳鼓气，挺胸睁眼，像煞有介事，要与妄想决一死战。哪知妄想却拼不了，倒弄得吐血发狂。或有怕落空，哪知早已生出“鬼”，空也空不掉，悟又悟不来。或有将心求悟，哪知求悟道，想成佛，都是个大妄想。砂非饭本，求到驴年也决定不得悟。或有碰到一两枝静香的，便生欢喜，那仅是盲眼乌龟钻木孔，偶然碰着，不是实在功夫，欢喜魔早已附心了。或有静中觉得清清净净很好过，动中又不行，因此避喧向寂，早做了动静两魔王的眷属。诸如此类，很多很多。初用功摸不到路头实在难，有觉无照，则散乱不能“落堂”；有照无觉，又坐在死水里浸杀。

## 2. 初用心的易——放下来单提一念

用功虽说难，但摸到路头又很易。什么是初用心的易呢？没有什么巧，放下来便是。放下个什么？便是放下一切无明烦恼。怎样才可放下呢？我们也送过往生的，你试骂那死尸几句，他也不生气，打他几棒，他也不还手，平日好打无明的也不打了，平日好名好利的

也不要了，平日诸多习染的也没有了，什么也不分别了，什么也放下了。诸位同参呀！我们这个躯壳子，一口气不来，就是一具死尸。我们所以放不下，只因将它看重，方生出人我是非，爱憎取舍。若认定这个躯壳子是具死尸，不去宝贵它，根本不把它看作是我，还有什么放不下。只要放得下，二六时中，不论行住坐卧，动静闲忙，通身内外只是一个疑念，平平和和不断地疑下去，不杂丝毫异念。一句话头，如倚天长剑，魔来魔斩，佛来佛斩，不怕什么妄想，有什么打得你闲岔？哪个去分动分静？哪个去着有着空？如果怕妄想，又加一重妄想。觉清净，早已不是清净。怕落空，已经堕在有中。想成佛，早已入了魔道。所谓运水搬柴，无非妙道，锄田种地，总是禅机。不是一天盘起腿子打坐，才算用功办道的。

## (二) 老用心的难易

### 1. 老用心的难——百尺竿头不能进步

什么是老用心的难呢？老用心用到真疑现前的时

候，有觉有照，仍属生死，无觉无照，又落空亡。到这境地实在难。很多到此洒不脱，立在百尺竿头，没法进步的。有等因为到了这境地，定中发点慧，领略古人几则公案，便放下疑情，自以为大彻大悟，吟诗作偈，瞬目扬眉，称善知识，殊不知已为魔眷。又有等错会了达摩老人的“外息诸缘，内心无喘，心如墙壁，可以入道”，和六祖的“不思善，不思恶，正与么时那个是明上座本来面目”的意义，便以坐在枯木岩为极则。这种人以化城为宝所，认异地作家乡，婆子烧庵，就是骂此等死汉。

## 2. 老用心的易——绵密做去

什么是老用心的易呢？到这时只要不自满，不中辍，绵绵密密做去，绵密中更绵密，微细中更微细，时节一到，桶底自然打脱。如或不然，找善知识抽钉拔楔去。

寒山大士颂云：“高高山顶上，四顾极无边。静坐无人识，孤月照寒泉。泉中且无月，月是在青天。吟此一曲歌，歌中不是禅。”首二句，就是说独露真常，不

属一切，尽大地光皎皎地，无丝毫障碍。次四句，是说真如妙体，凡夫固不能识，三世诸佛也找不到我的处所，故曰无人识。“孤月照寒泉”三句，是他老人家方便譬如这个境界。最后两句，怕人认指作月，故特别提醒我们，凡此言说，都不是禅呀。

## 结 论

就是我方才说了一大堆，也是扯葛藤，打闲岔。凡有言说，都无实义。古德接人，非棒则喝，哪有这样啰嗦？不过今非昔比，不得不强作标月之指。诸位同参呀！究竟指是谁？月是谁？参！

## 参禅警语

心即是佛，佛即是觉。此一觉性，生佛平等，无有差别。空寂而了无一物，不受一法，无可修证。灵明而具足万德，妙用恒沙，不假修证。只因众生迷沦生死，经历长劫，贪嗔痴爱，妄想执着，染污已深，不得已而说修说证。所谓修者，古人谓为不祥之物，不得已而用焉。

此次打七，已经三个半七，还有三个半七。下三个半七，身心较为纯熟，用功当比前容易。诸位不可错过因缘，务要在下三个半七内，弄个水落石出，发明心地，才不辜负这个难得的机缘。

这二十多天来，诸位一天到晚，起早睡迟，努力用功，结果出不了四种境界：一者，路头还有搞不清的，

话头看不上，糊糊涂涂，随众打盹，不是妄想纷飞，就是昏沉摇摆。二者，话头看得上，有了点把握，但是死死握着一片敲门瓦子，念着“念佛是谁”这个话头，成了念话头，以为如此可以起疑情、得开悟。殊不知这是在话尾上用心，乃是生灭法，终不能到一念无生之地。暂用尚可，若执以为究竟实法，何有悟道之期？晚近禅宗之所以不出人了，多缘误于在话尾上用心。三者，有的会看话头，能照顾现前一念无生，或知念佛是心，即从此一念起处，蓦直看到无念心相，逐渐过了寂静，粗妄既息，得到轻安，就有了种种境界出现。有的不知身子坐在何处了，有的觉得身子轻飘飘地上腾了，有的见到可爱的人物而生欢喜心的，有的见到可怕的境界而生恐怖心的，有的起淫欲心的，种种不一，要知这都是魔，着即成病。四者，有的业障较轻的，理路明白，用功恰当，已走上了正轨的，清清爽爽，妄想若歇，身心自在，没有什么境界。到此地步，正好振起精神，用功向前。唯须注意枯木岩前岔路多，有的是在此昏沉而停住了，有的是得了点慧解，作诗作文，自以为足，起贡高我慢。

以上四种境界都是病，我今与你们以对治之药。

第一，如话头未看上、妄想昏沉多的人，你还是看“念佛是谁”这个“谁”字。待看到妄想昏沉少，“谁”字不能忘了时，就看这一念起处。待一念不起时，即是无生。能看到一念无生，是名真看话头。

第二，关于执着“念佛是谁”、在话尾上用心、以生灭法为是的人，也可照上述的意思，即向念起处看到一念无生去。

第三，关于观无念已得寂静轻安而遇到任何境界的人，你只照顾本参话头，一念不生，佛来佛斩，魔来魔斩，一概不理他，自然无事，不落群邪。

第四，关于妄念已歇、清清爽爽、身心自在的人，应如古人所说“万法归一，一归何处”，由一向至极处迈进，直至高高山顶立，深深海底行，再撒手纵横去。

以上所说，都是对末法时期的钝根人说的方法。其实宗门上上一乘，本师释迦牟尼佛在灵山会上拈花之旨，教外别传，历代祖师，唯传一心，直指人心，见性成佛，不落阶级，不假修证，一言半句即了。无一法可得，无一法可修。当下就是，不起妄缘，即如如佛。哪里有许多闲话呢？

## 修与不修

讲修行，讲不修行，都是一句空话。你我透彻了自己这一段心光，当下了无其事，还说什么修与不修？试看本师释迦牟尼佛的表显，出家访道，苦行六年证道，夜睹明星，叹曰：奇哉奇哉，大地众生，皆有如来智慧德相，只因妄想执着，不能证得；若离妄想，则清净智、自然智、无师智，自然现前。以后说法四十九年，而曰“未说着一字”。自后历代祖师，一脉相承，皆认定“心佛众生，三无差别”，“直指人心，见性成佛”，横说竖说，或棒或喝，都是断除学者的妄想分别，要他直下“识自本心，见自本性”，不假一点方便葛藤，说修说证。佛祖的意旨，我们也就皎然明白了。

你我现前这一念心，本来清净，本自具足，周遍圆满，妙用恒沙，与三世诸佛无异。但不思量善恶，与么去，就可立地成佛，坐致天下太平，如此有甚么行可修？讲修行岂不是句空话吗？但你我现前这一念心，向外驰求，妄想执着，不能脱离，自无始以来，轮转生死，无明烦恼，愈染愈厚，初不知自心是佛，即知了，亦不肯承当，作不得主。没有壮士断腕的勇气，长在妄想执着中过日子。上焉者，终日作模作样，求禅求道，不能离于有心。下焉者，贪嗔痴爱，牢不可破，背道而驰。这两种人，生死轮转，没有已时。讲不修行岂不又是空话？

所以大丈夫，直截了当。深知古往今来，事事物物，都是梦幻泡影，无有自性。人法顿空，万缘俱息，一念万年，直至无生。旁人看他穿衣吃饭，行住坐卧，一如常人，殊不知他安坐自己清净太平家里，享受无尽藏宝，无心无为，自由自在，动静如如，冷暖只他自己知道。不唯三界六道的人天神鬼窥他不破，就是诸佛菩萨也奈他不何。这样还说个甚么修行与不修行呢？其次的人，就要发起志向，痛念生死，

发惭愧心，起精进行，访道力参，常求善知识，指示途径，勘辨邪正，“如切如磋，如琢如磨”，“江汉以灌之，秋阳以曝之”，渐臻于精纯皎洁，这就不能说不行了。

上来说的不免迁上就下，仍属一些葛藤，明眼人看来，要认为“拖泥带水”。然祖庭秋晚，去圣日遥，为应群机，不得已而如此啰嗦。究实论之，讲修行，讲不修行，确是空话。直下无事，本无一物，哪容开口？菩萨呀！会吗？

## 心能转物即同如来

《楞严经》云：“心能转物，即同如来。”谓一切圣贤，能转万物，不被万物所转，随心自在，处处真如。我辈凡夫，因为妄想所障，所以被万物所转，好似墙头上的草，东风吹来向西倒，西风吹来向东倒，自己不能作得主。有些人终日悠悠忽忽，疏散放逸，心不在道，虽做功夫，也是时有时无，断断续续，常在喜怒哀乐、是非烦恼中打圈子。眼见色，耳闻声，鼻嗅香，舌尝味，身觉触，意知法，六根对六尘。没有觉照，随他青黄赤白，老少男女，乱转念头。对合意的，则生欢喜贪爱心；对逆意的，则生烦恼憎恶心，心里常起妄想。其轻妄想，还可以用来办道做好事，至若

粗妄想，则有种种不正邪念，满肚秽浊，乌七八糟，这就不堪言说了。

白云守端禅师有颂曰：“若能转物即如来，春暖山花处处开。自有一双空相手，不曾容易舞三台。”又《金刚经》云：“应如是降伏其心。”儒家亦有“心不在焉，视而不见，听而不闻，食而不知其味”的说法。儒家发愤，尚能如此不被物转，我们佛子，怎好不痛念生死，如救头燃呢？应须放下身心，精进求道，于动用中磨炼考验自己，渐至此心不随物转，功夫就有把握了。做功夫不一定在静中，能在动中不动，才是真实功夫。

明朝初年，湖南潭州有一黄铁匠，以打铁为生，人皆呼为“黄打铁”。那时正是朱洪武兴兵作战的时候，需要很多兵器，黄打铁奉命赶制兵器，日夜不休息。有一天，某僧经过他家，从之乞食，黄施饭，僧吃毕，谓曰：“今承布施，无以为报，有一言相赠。”黄请说之。僧曰：“你何不修行呢？”黄曰：“修行虽是好事，无奈我终日忙忙碌碌，怎能修呢？”僧曰：“有一念佛法门，虽在忙碌中还是一样修。你能打一锤铁，念一声

佛，抽一下风箱，也念一声佛，长期如此，专念南无阿弥陀佛，他日命终，必生西方极乐世界！”黄打铁遂依僧教，一面打铁，一面念佛，终日打铁，终日念佛，不觉疲劳，反觉轻安自在，日久功深，不念自念，渐有悟入。后将命终，预知时至，遍向亲友辞别，自言往生西方去也。到时把家务交代了，沐浴更衣，在铁炉边打铁数下，即说偈曰：“叮叮当当，久炼成钢，太平将近，我往西方。”泊然化去。当时异香满室，天乐鸣空，远近闻见，无不感化。

我们现在也是整天忙个不休，若能学黄打铁一样，在动用中努力，又何患生死之不了呢！我以前在云南鸡足山，剃度具行出家的事，说给大家听听。具行未出家时，吸烟喝酒，嗜好很多，一家八口，都在祝圣寺当小工。后来全家出家，他的嗜好全都断除了。虽然不识一字，但很用功，早晚课诵，《普门品》等不数年全能背诵。终日种菜不休息，夜里拜佛拜经，不贪睡眠。在大众会下，别人欢喜他，他不理会；厌恶他，他也不理会。常替人缝衣服，缝一针，念一句南无观世音菩萨，针针不空过。后朝四大名山，阅八年，再

回云南。是时我正在兴建云栖寺，他还是行苦行，常住大小事情都肯干，什么苦都愿意吃，大众都欢喜他。临命终时，将衣服什物变卖了，打斋供众，然后向大众告辞，一切料理好了。在四月时收了油菜籽，他将几把禾秆，于云南省云栖下院胜因寺后园，自焚化去。及被人发觉，他已往生去了。其身上衣袍钩环，虽皆成灰，还如平常一样没有掉落，端坐火灰中，仍然手执木鱼引磬，见者都欢喜羡慕。他每天忙个不休息，并没有忘记修行，所以生死去来，这样自由。动用中修行，比静中修行，还易得力。

## 参禅与念佛

念佛的人，每每毁谤参禅。参禅的人，每每毁谤念佛。好像是死对头，必欲对方死而后快。这个是佛门最堪悲叹的恶现象。俗语也有说，家和万事兴，家衰口不停。兄弟阋墙，哪得不受人家的耻笑和轻视呀？参禅、念佛等等法门，本来都是释迦老子亲口所说，道本无二，不过以众生的夙因和根器各各不同，为应病与药计，便方便说了许多法门来摄化群机。后来诸大师依教分宗，亦不过按当世所趋来对机说法而已。

如果就其性近者来修持，则哪一门都是入道妙门，本没有高下的分别。而且法法本来可以互通，圆融无

碍的。譬如念佛到一心不乱，何尝不是参禅？参禅参到能所双忘，又何尝不是念实相佛？禅者，净中之禅。净者，禅中之净。禅与净，本相辅而行。奈何世人偏执，起门户之见，自赞毁他，很像水火不相容，尽违背佛祖分宗别教的深意，且无意中犯了毁谤佛法、危害佛门的重罪，不是一件极可哀可愍的事吗？望我同仁，不论修持哪一个法门的，都深体佛祖无诤之旨，勿再同室操戈。大家协力同心，挽救这只浪涛汹涌中的危舟吧！



# 虚云和尚开示



## 宣统三年（1911）在上海静安寺成立 佛教总会上海居士林请普说

今承众位居士邀请略谈佛学，论到此事，老衲抱愧万分。盖缘自己毫无实行，虽然浮谈浅说，无非古人剩语，与我本没交涉。想我佛为一大事因缘降世，垂训八万四千法门，总皆对病开方，果若无病，药何用施？倘有一病未愈，则不可不服其药。其方在我华夏最灵验者，莫过于宗、律、教、净，以及诵持密咒。以上数方，在此土各光耀一时，目下兴盛见称者，无越江浙。于台贤慈恩、东西密教，大展风光。诸法虽胜妙，唯于宗、律二法，多不注意。嗟兹末法，究竟不是法末，实是人末。因甚人末？盖谈禅说佛者，多讲佛学，不肯学

佛，轻视佛行，不明因果，破佛律仪，故有如此现象。大概目下之弊病，莫非由此。既然如是，你我真为生死学佛之人，不可不仔细。慎勿暴弃！

法门虽多，门门都是了生死的。故《楞严经》云：“归元性无二，方便有多门。”所以二十五圣各专一门，故云一门深入。若一圣贪习多门，犹恐不得圆通。故持六十二亿恒河沙法王子名，不及受持一观音名号也。凡学佛贵真实不虚，尽除浮奢，志愿坚固，莫贪神通巧妙。深信因果，懔戒如霜，力行不犯，成佛有日，别无奇特。本来心佛众生原无差别，自心是佛，自心作佛，有何修证？今言修者，盖因迷悟之异，情习之浓，谬成十界区分。倘能了十界即一心，便名曰佛。故不得不尽力行持，消除惑业，习病若除，自然药不需要。古云：但尽凡情，别无圣解。喻水遭尘染，一经放入白矾，清水现前。故修学亦如是。情习如尘，水如自心，矾投浊水，浊水澄清。凡夫修行，故转凡成圣也，但起行宜辨正助，或念佛为正，以余法作助，余法都可回向净土。念佛贵于心口不异，念念不间断，念至不念自念，寤寐恒一。如是用功，何愁不到极乐？若专参禅，此法实

超诸法，如拈花微笑，遇缘明心者，屈指难数，实为佛示教外之旨，非凡情之所能解。假若当下未能直下明心之人，只要力参一句话头，莫将心待悟，空心坐忘，及贪玄妙公案神通等，扫尽知见，抱住一话头，离心意识外，一念未生前，直下看将去，久久不退。休管悟不悟，单以这个疑情现前，自有打成一片、动静一如的时候。触发机缘，坐断命根，瓜熟蒂落，始信与佛不异。沩山云：“生生若能不退，佛阶决定可期。”岂欺我哉？每见时流不识宗旨，谬取邪信，以诸狂禅邪定，讥毁禅宗，不识好恶，便谓禅宗如是。焉知从古至今，成佛作祖，如麻似粟，独推宗下，超越余学。若论今时，非但禅门，此外获实益作狮吼者，犹罕见之。其余诸法，亦不无弊病。要知今日之人，未能进步者，病在说食数宝，废弃因果律仪，此通弊也。

若禅者以打成一片之功夫来念佛，如斯之念佛，安有不见弥陀？如念佛人将不念自念、寤寐不异之心来参禅，如斯参禅，何愁不悟？总宜深究一门。一门如是，门门如是。果能如此用功，敢保人皆成佛。哪怕业根浓厚，有甚习气不顿脱乎？此外倘更有他术能过此者，是

则非吾所能知也。每叹学道之士，难增进胜益，多由偷心不歇，喜贪便宜。今日参禅，明日念佛，或持密咒，广及多门，不审正助，刻刻转换门庭。妄希成佛，毫无佛行，造诸魔业，共为魔眷。待至皓首无成，反为讪谤正法。古云：“欲得不招无间业，莫谤如来正法轮。”

今逢大士胜会，同心庆祝，各各须识自家观自在大士从闻思修，入三摩地。阿难纵强记，不免落邪思。将闻持佛佛，何不自闻闻？反闻闻自性，性成无上道。虚云一介山野之夫，智识浅薄，因承列位厚意邀来，略叙行持损益云尔。

今朝九月正十九，共念观音塞却口。

大士修从耳门入，眼鼻身意失所守。

绝所有，切忌有无处藏身，当下观心自在否？

## 民国二十二年（1933）癸酉 在福建功德林佛七开示

当民国二十二年春季，闽省福建功德林居士，发起佛七时，至第三日，虚云老和尚由鼓山涌泉寺下省公干，顺途到功德林慰问大众。刚好佛七止静默念，大众一闻虚云老和尚驾到，大半离座迎接，叩头礼足。当时云老和尚大喝一声说：“你们学佛好多年，今天对这样严肃佛七道场，给你倒插法幢了。佛法的门中，无论是禅是净，贵在六根门头用事，掉举与昏沉，都是失念的病源。你们记得吗？《弥陀经》中说过，假如一天、二天、三天，甚至于七天，都一心不乱，那个人在临命终的时候，阿弥陀佛和诸圣众，现在他的

面前，接引往生。现在你们诸位能不能一心不乱？如果一心不乱，怎样会听到老僧到来？如果一心不定，念到阿弥陀佛现身到来，你也不认识。他是佛是魔？你还不认识。是定是乱？也弄不清楚。那前途危险。真是可怜！可怜！”

大众给他教训一番，都不知道怎样是好。到佛七场中开静了，虚云老和尚就同大家入殿礼佛，向大家开示说：

“你们打佛七，贵在一心。如果心不一，东看西听，这样的念佛，就是念到弥勒下生，还是业障缠身。佛法世法，都是一样。世法无心，尚且不可以，何况佛法呢？念佛的人，从头到尾，要绵绵密密，一字一字，一句一句不乱地念去。佛来也这样念，魔来也这样念。念到风吹不入，雨打不湿，这样才有成功的日子。为什么呢？佛者是觉也。既然能觉悟，自然知道用力专心念去。魔者是恼也，恼害众生慧命，知道他恼害慧命，当然更加用力专心去降伏他。所以当能够觉时，就是见佛。如果遇害，就是着魔。现在佛七场中，如果坐在本位不动，继续念下去的各位居士，算

是见着佛了。你们叩头接我的有几位，你们说接到什么？既说不出好处，岂不是虚耗时光，空无所得？岂不是我来恼害你们一心大事，扰乱你们一心净业？这样就是你们置我于魔罗边处了。可叹！世俗人每每不知恭敬三宝，实在可怜。他们有的用什么烧猪、鸡、鱼供养观音菩萨，既犯了杀戒，又不恭敬。有一次，我在上海时，正遇梅兰芳在上海演戏。有某居士包一个厢位，花数百元请我看戏。我告诉他说，八关斋戒弟子，尚且不可看戏，何况我出家的僧人？你请我看戏，无异烧猪供菩萨。那个人叩头悔过说，我今天花了几百元得到开示，知道敬僧的道理了。佛法无上，贵在用心。”

一句珍重，揖别而去。此时各人不敢起身送别，而虚云老和尚也不回头看看。

这个佛七，经过虚云老和尚开示之后，所剩下的四天佛七功夫，的确是样样照做。其中有一位陈大莲居士，建瓯人，皈依太虚法师，曾任福建省议会议员，在此期佛七的第六天念佛中，看见地上显出黄金色，很是高兴。结七后特地上鼓山，再请虚云老和尚开示。蒙虚

老和尚开示说：“这是心到达清淨的表现。切戒生貪念，務須一心念佛，努力精進，自然到家，不能够有其他希求。”要知道圆人说法，没有一法不圆。任他横說直說，都是契理契机。

## 民国三十二年（1943）一月十七日 在重庆慈云寺开示

今日诸位发心来皈依三宝，老衲甚为欣慰。诸位远道过江来此，无非希望得些益处。但若想得益，自须有相当行持，如徒挂空名，无有是处。诸位须知现既皈依，即为佛子，譬如投生帝王之家，即是帝王子孙，但能敦品励行，不被摈逐，则凤阁鸾台，有分受用。自今以后，须照佛门遗教修持，要晓得世间万事如幻，人之一生，所作所为，实同蜂之酿蜜，蚕之作茧。吾人自一念之动，投入胞胎，既生以后，渐知分别人我，起贪嗔痴念。成年以后，渐与社会接触，凡所图谋，大都为一己谋利乐，为眷属积资财，终日孳孳，一生忙碌。到

了结果，一息不来，却与自己丝毫无关，与蜂之酿蜜何殊？而一生所作所为，造了许多业障，其所结之恶果，则挥之不去，又与蚕之自缚何异？到了最后镬汤炉炭，自堕三途，所以大家要细想，要照佛言教，宜吃长素，否则暂先吃花素，尤不可为自己杀生。杀他之命，以益自己之命，于心何忍？试观杀鸡，捉杀之时，彼必飞逃喔叫，只因我强彼弱，无力抵抗，含冤忍受，积怨于心，报复于后。以较现在武力强大之国，用其凶器，毁灭弱小民族，其理正同。诸位既属佛子，凡悖理之事，不可妄作。佛法本来没甚稀奇，但能循心顺理，思过半矣。许多人见我年纪虚长几句，见面时每有探讨神通之情绪，以为世外人能知过去未来，每问战事何日结束，世界何日太平。其实神通一层，不但天魔外道有之，即在鬼畜俱有五通。此是性中本具，不必注意。我们学佛人，当明心见性，解脱生死，发菩提心，行菩萨道。从浅言之，即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。不但不可损人利己，更宜损己利人。果能切实去做，由戒生定，由定生慧，一切自知自见。自不枉今日皈依也。

方才有几位询问《楞严经》意旨。兹乘大众在此

机缘，略说概要。此经原有百卷，而此土所译，只有十卷。初四卷示见道，第五、第六等卷示修行，第八、第九卷渐次证果，最后并说明魔妄想。阿难尊者为众生示现询问，而佛首明诸法所生，唯心所现。因阿难尊者见佛三十二相，如紫金光聚，心生爱乐。佛问其将何所见。阿难尊者白佛言，用我心目，由目观见，如来胜相。佛问心目何在。阿难尊者白佛言，纵观如来，青莲华眼，亦在佛面。我见观此浮根四尘，只在我面，如是识心，实居身内。佛告心不在内，不在外，亦不在中间。若一切无着，亦无是处。诸修行人，不能得成无上菩提，皆由不知二种根本：一者无始生死根本，则汝今者与诸众生用攀缘心为自性者。二者无始菩提涅槃，元清净体，则汝今者识精元明，能生诸缘，缘所遗者，由诸众生遗此本明，虽终日行而不自觉，枉入诸趣。应知诸法所生，唯心所现，一切因果，世界微尘，因心成体，而一切众生不成菩萨，皆由客尘烦恼所误。色、声、香、味、触、法为六尘，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为六根，是为十二处；加眼识、耳识、鼻识、舌识、身识、意识六识为十八界；另地、水、火、风为四大，再

加空大、见大、识大为七大，合为二十五数，由二十五位贤圣分别自陈宿因，入道途径。至于六道轮回，淫为其本，三界流转，爱为之基。阿难尊者为众生示现，历劫修行，几难免摩登伽之难。所以示罪障之中，淫为首要：因淫损体，遂杀生补养，而盗妄等恶，亦随之而生。阿难见了如来三十二相，如紫金光聚，对摩登伽之美色，而不爱乐。男子见了女子，或可观想自己亦作女子。女子见了男子，或可观想自己亦作男子，以杜妄想。自己终日思想，确可转移心境。譬如我从前幼时在家垂辫发，衣俗衣，终日所触所想无非俗事，晚上做梦，无非姻亲眷属，种种俗事。后来出家所作所思，不出佛事，晚上做梦，亦不外念佛等等。至葱蒜五辛，不可进食，为免助长欲念。所谓除其助因，修其正性，更加精勤增进，自能渐次成就。更须自己勤奋，不可依赖他人。阿难尊者以王子佛弟，舍其富贵，出家从佛，希望佛一援手，即得超登果位。讵知仍须自己悟修，不能假借。不过吾人如能发心勤修勿怠，则由十信、十住、十行、十回向以至十地，亦自得步步进益，以达等觉、妙觉。而三界七趣，无非幻妄所现，原本不出一心。即

一切诸佛之妙明觉性，亦不出一心。是以心佛众生，三无差别。香严童子可说即是我鼻，憍梵菩萨可说即是我舌。二十五位圣贤因地虽有不同，修悟并无优劣。不过现在时机，发心初学，似以第二十四之大势至菩萨，及第二十五之观世音菩萨二种用功方法，或更相宜。观世音菩萨于阿弥陀佛退位时，补佛位，而大势至菩萨，则候观世音菩萨退位时，补佛位。大势至菩萨以念佛圆通，吾人学习应念阿弥陀佛，都摄六根，净念相继，得三摩地。因十方如来，怜念众生，如母忆子，若子逃逝，虽忆何为，子若忆母，如母忆时，母子历生，不相违远。若众生心，忆佛念佛，现前当来，必定见佛。至于观世音菩萨，则从闻思修，入三摩地，上合十方诸佛，同一慈力，下合六道众生，同一悲仰。若遇男子乐持五戒，则于彼前现男子身而为说法，令其成就，若有女子五戒自居，则于彼前现女子身而为说法，令其成就。如是或现天人，或现声闻，缘觉以至佛身，所谓三十二应，以及十四无畏、四不可思议，经无量劫，度无量众生。众生无尽，悲愿无尽。诸位善体斯意可也。

## 民国三十二年（1943）一月十八日 在重庆慈云寺开示

现在与大众随便闲谈，开示二字，愧不敢当。因为虚云连自己都未明白，岂敢谬教他人？佛教开示，场合很多，如丛林坐香，班首轮流开示。观音七、念佛七等亦复如是。但拜忏不同打七。礼忏须五体投地，三业清净，不能加以杂言乱语，故忏坛上不说开示。礼忏时须观着“能礼所礼性空寂，感应道交难思议”。我今顶礼观音前，感应道交自实现”。以能礼之心，礼所礼之佛，谛观能礼之心。现在、未来、过去三世了不可得，一切空寂，则如来藏本有体性，自然发露。故《金刚经》云：“若以色见我，以音声求我，是人

行邪道，不能见如来。”“若见诸相非相，即见如来。”都是双遮双照的意思。空非空，色非色，即真空真色。我们大家都是佛子，处此水深火热之中，不逢治世，所遇的不是炸弹就是飞机，真属不幸。但不幸中还是幸福。何也？佛子的本来勾当，所谓“一钵千家饭，孤身万里游”。可是现在亦有些行不通了。我们此时只好放下一切，检点身心，以身为苦本，心为罪源。若不及今力自修持，更待何时？一失人身，万劫不复，放下妄想，心本如如，不从外得。能精勤修持，何患生死不了？所以儒家亦云：“自天子以至于庶人，一是皆以修身为本。”现在人心不古，不知政教之关系，于“政以治身，教以治心”的意义，完全不懂。最近达识之士，多知目前大劫，非政教合一，不足以救苦息灾。如此次政府元首及各院部当局发心启建护国息灾大悲道场，即此意也。从前法会是常造的，什么时轮金刚法会等等，我也记不得许多，可是用心各有不同。如西藏喇嘛在中原弘法者，近来甚多。而政府特别加以崇敬，其意甚远，是否政府特别信仰，不得而知。唯对于中原青衣僧徒，则时加种种压迫，毁庙逐僧，不

一而足。本来青黄二教，均佛弟子，后人以居华东者，在日本为东密，居华西者，在西藏为藏密。近年密教，在中国风行一时，以为特长处，能发种种神通变化。可是闲时不烧香，急时抱佛脚，是不成的。虚云化食人间，中外地方，差不多都到过。我是凡夫，没有神通，不会变化，所以不敢吃肉，亦不敢过分用度。一般不明佛法者，未忘名利，求通求变，存此妄想，非邪即魔。须知佛法是在自己心内，不可心外取法。神通属用功之过程，岂可立心希求？有此用心，岂能契无住真理？此类人们，佛谓之可怜悯者。

现在几位大心菩萨，发愿为国息灾，修大悲忏法，邀虚云来此主持。我们大家要精诚一致，当自己事来做，护国息灾功德，此是人人应当做的。我们拜忏，称扬圣号，最灵感的观音，于此土最有缘。但心若不诚，亦不能感应。如诚心称名，观音无不寻声救苦。《楞严经》二十五圣，唯观音菩萨妙证圆通。文云：“彼佛教我，从闻思修，入三摩地，初于闻中，入流忘所，所入既寂，动静二相，了然不生。”“一者十方诸佛同一慈力，二者十方众生同一悲仰。”观音有大无

畏，三十二应列为第一。又云：“此方真教体，清净在音闻。”念六十二亿恒沙法王子圣号，与念观音一声相等。这部《大悲忏》，是四明法智大师所修，其悲愿不可思议，其感应力亦不可思议，载籍甚详，不可忽也。朝于斯，夕于斯，五体投地，三业清净，能断杀盗淫贪嗔痴，变十恶为十善，便符忏法妙理，并须发四大宏愿，将他人香花，庄严自己福慧，何乐而不为？说是假，行是真。今天将佛法大概说一说。彼既丈夫我亦然。自尊自贵，自然感应。最后讲一段故事你们听听。清代康熙帝时，元通和尚主持西域寺，一日有黄衣僧来，帝甚崇之，命师招待。师云，彼非僧亦非人，是一青蛙精，但神通广大。时适久旱，帝乃命其求雨，雨果降。帝敬之愈甚。元通和尚曰，可将雨水取来，是青蛙尿耳。试之果然。邪正乃分。故《楞严经》五十种阴魔，均须识取，不然被其所转，走入魔道了。请大众留心。

民国三十二年（1943）一月十九日  
在重庆慈云寺开示

菩萨们，这个法会，虚云太不知自量，不知各位上殿过堂，还要应酬佛事，辛苦万分。晚上还要请各位念佛，听开示，岂不是打闲岔吗？内中有点说不出的意思。所谓诸佛菩萨，难满众生愿。因为有许多居士，在法会中想听开示。但昨天我也说过，拜忏与打七不同，没有讲开示的必要。他们发心，也很难得。我现在不是虚云，变成虚名了。说不出来的话，我已曾同当家师说过。这次法会，讨各位受辛苦些，当自己事做。如他方打净七，天天无休息时间。这边常住，田无一块，瓦无一片，不应酬佛事不成功。应酬佛事，不能打七用功了。但佛事很忙，天

黑大殿还要放焰口，所以在此时讲一讲，以便居士们过河回家。但拜忏四十九人，不能停声，换人亦不停声，常住最忙，这二十四人不可下坛。所谓开示者，开即开启，示即表示，讲为人之善恶，开显本来面目。但这面孔无大小、方圆、圣凡、男女等色相。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故也。视诸相非相，即见如来。但尽凡情，别无圣解。学道的人，须真实，不可挂羊头卖狗肉。但向己求，莫从他觅。但有言说，都无实义，说是假，行是真。充一人而多人，一家而一国、而多国，辗转变化，全世界不治而化矣。学佛不论修何法门等，总以持戒为本。如不持戒，纵有多智，皆为魔事。《楞严》二十五门，各证圆通。故云方便有多门，归源无二路。自己择一门为正行，余者为助行。须福慧双修，单福则属人天有漏，单慧则为狂徒。修行不断杀心，临终非作土地即城隍。我看见很多的人，吃素半世，学密宗即吃肉，实可悲痛，完全与慈悲心违背。孟子都说闻其声不忍食其肉，何况为佛弟子也？取他性命，悦我心意，贪一时之口福，造无边之罪恶。何取何舍？何轻何重？每见出家释子吃肉的也不少。我的嘴不好，叫我讲我就无话不说。望大家共勉之。

## 民国三十五年（1946）在香港 东莲觉苑讲

机缘难得，开示有愧。各位善知识，本人此次来广州之因缘，是张发奎将军及罗卓英主席，为超荐大战及内战之阵亡将士殉难同胞，故本人来广州作一水陆法会。承香港佛教同人之约，本人亦欲与港地之护法旧弟子相见，故来港一行，今日得与诸位共处一堂，机缘颇为难得。若说到开示法要，本人感到十分惭愧。原因，一为言语不通，彼此隔阂，二为自己尚不能开示自己，何敢开示他人？故只能说与诸位随便谈谈。

“佛法常闻，港人之福。”吾辈佛教徒当知佛法

难闻，但港方常有各大法师在各佛教场所讲解经论，是诚不可谓非香港人之福。讲经法师多，明教理者亦多。重要是教人不可着于外相。如经云：“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”又云：“大地众生，皆有如来智慧德相。”众生具有如来智慧德相而不能成佛，全由尘劳烦恼之所迷惑。佛陀福德智慧圆满是不迷常住真心，常即不变，住即不动，真即不假。此不变不动不假能觉悟了知一切法者，名常住真心。“起惑作业，无量痛苦。”众生因迷住真心故，起惑作业，纷纷扰扰，此纷扰中即有无量痛苦在。如《大乘起信论》云：“无明不觉生三细，境界为缘长六粗。”粗即可见诸事实之粗相，目前世间之现象是贪嗔痴及杀盗淫种种恶业充满。由此恶业，引起流转受报，致有众生相续，世间相续（轮回）。推此轮回之因，为心对外境迷执（无明）而起。如能觉悟，返妄归真，即能息除流转轮回之苦。何以有贪嗔痴，即能起杀盗淫种种恶业？

“人各净心，世安民乐。”如一家庭父母养有子女数人，父母对之必加爱护。有爱即有贪，贪其所爱

者，常得快乐及美好之享受。如贪求而不得，则嗔心随起，嗔心炽盛，则起争斗。小者则家与家争，大者则国与国争，战事爆发矣。故欲世界安宁人民和乐，必须各净其心。贪嗔痴犹若人之心病，欲使去除此心病，必须良医开示妙药。佛即一切众生心病的良医，一切佛法是妙药之单方。众生心病有多种，故治心病之法门亦多。

“佛学必须注意实行。”如能信医服药，自必药到病除。但信医之药方而不依方服药，故虽有良医妙药，以不服故，病亦依然。故学佛而欲修净自心者，必须注重于实行。复有不得不注意者。佛为治各种不同心病，故设有多种法门。如治嗔心重者教修慈悲观，治散乱心重者教修止观，治业障重者教修念佛观。一切如来三藏十二部经典，皆不可思议，不得于此中有所偏轻偏重。

“不离本宗，专心信赖。”只能选择何法门与本人最相应，即以此一法为正，余法为副，专门修学，行住坐卧，不离本宗。如念佛则随时随地不忘念佛。试观经中有“受持六十二亿恒河沙菩萨名号，与一心称念观世音

菩萨名号，其功德正等无异”，皆为勉励众生专心信赖所宗，作如是说。设学佛者，无有主宰，不专心修学，结果必一无所得。

“努力破除一切妄想。”又修学者，必须依佛戒。戒为无上菩提本。如依佛戒，则不论参禅、念佛、讲经，无一不是佛法。若离佛戒，纵参禅、念佛、讲经，亦与佛法相违，入于外道。学佛修行，本非向外寻求，目的只为除去自己业障，使不致流转生死。若了生死，无须行持。故经云：“佛说一切法，对治一切心。若无一切心，即无一切法。”此心即指妄想。其经中意，如无病即不须药。又学佛者最要具足自信心。《梵网经》云：“我是已成佛，汝是当成佛。常作如是信，戒品已具足。”意谓人人如能自信，具有佛性，当来成佛，必努力解除一切客尘妄想。

“有如演戏，人生若梦。”自信自身本来是佛故，一切烦恼，一切相，一切障，皆是颠倒妄想。故修行者，切不可执着，应当放下。所谓万法皆空，一无所得。《金刚经》云：“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，应作如是观。”何以一切世间有为法是如幻无

实，此以喻明之，犹如演剧，台上鼓乐奏时，戏子则扮演男女老少种种角色，演出喜怒哀乐等情节。台上之天子，威风凛凛，及至台后问之，则彼必答曰“戏也”。台上之杀人凶犯，惊怖忧愁，及至台后问之，彼亦曰“戏也”。

“设能觉了，何有苦乐？”演戏时情节逼真，下台后则一无所得。众生亦复如是。烦恼未了时，荣华富贵，喜怒哀乐，般般出现。人人本来是佛，犹如戏子本身，烦恼流转时，犹如扮演剧中人，设能觉了世间原是剧场，则处天堂亦不为乐，在地狱亦不为苦。男本非男，女本非女，本来清净，佛性一如。世人不觉，常在梦中分别，是我、是他、是亲、是怨，迷惑不息。其有出家者，虽离亲戚眷属，但又分别，此是我居之寺院，是师、是徒、是同窗、是法友，亦属执迷。

“返妄归真，自利利他。”故在家者被俗情迷，出家者亦有法友、法眷之迷，皆未得真觉。如能脱离一切迷惑，返妄归真，方可成佛。故六祖大师听人念《金刚经》至“应无所住而生其心”之处，顿然有

所觉悟。此八字，如从言语上解，当不可得，必须心内领会。佛教真理，虽不可以言说论表，但若全废言说，则又有所不能，理必依文字方能引见义故。今之学佛者，应研习一切教理，而以行持为根本。宣扬佛法，使佛法灯灯相续。“将此身心奉尘刹，是则名为报佛恩。”希望一切学佛者，皆以此二语，以为自利利他之标准可也。

## 民国三十六年（1947）丁亥八月初一日 在澳门平安戏院开示归戒

今蒙佛教同寅相邀，假座平安戏院与诸仁者说法。

“法”者，即众生心。众生心与佛心本无二心，是心具足一切法，即法即心，即心即法。如《起信论》云：所言法者，即众生心，具足世间、出世间一切诸法。所谓世间法者，即天、人、修罗、畜生、饿鬼、地狱，一切有情无情，依正因果等法，又名六凡法界。出世间法者，即声闻、缘觉、菩萨、佛法是也，又名四圣法界。斯则四圣六凡，合名为十法界法也。此十法界法，不出一心之所造成。若随颠倒迷染之缘，则有六凡法界生。若随不颠倒悟净之缘，则有四圣法界

生。由是观之，圣之与凡，唯心之垢净而现。六凡心垢故，则现六道善恶罪福等相。四圣心净故，则现威德自在、光明赫奕，慈容德相。故经云：“菩萨清凉月，常游毕竟空。众生心垢净，菩提影现中。”是故苦乐由心，炎凉自我，自心作业，自身受报，唯圣与凡，但问自心可矣。凡愚昏暗，未了唯心自造之旨，妄起疑惑。若遇逆境，则怨天尤人，遇顺境，则骄矜自恃。或有终身作善而得恶报，作恶而得善报，则谤无因果。哪知因果理微，如种果子，先熟先脱。假我今生虽作善业，反招恶报者，皆由过去恶业熟故。今生虽善，而过去之恶业已熟，不得不先受恶报，以今生善业未熟故，不得现受善报。信此理者，必无疑惑。然无始障深，久在迷途，备受辛酸，脱苦无由，当如之何？《楞严经》云：一切众生，生死相续，皆由不知常住真心，性净明体。此想不真，故有轮转。夫欲不受轮转者，当净诸妄想，妄想净，则轮回自息。故迷心名为众生，觉心名为诸佛。佛与众生，一迷一悟而已。当知此灵明觉知之心，即天然佛性，人人本具，个个现成。凡夫虽具佛性，如矿中真金，为烦恼沙石之所包

含，故大用不彰。如来历劫修行，已淘去惑业沙石，如出矿精金，其金一纯，更不重杂沙石，大用全彰，故称为出障圆明、大觉世尊。

现在我等既欲成佛，先当审观因地发心，除去烦恼根本，烦恼苦灭，佛性圆彰。若因地修行不真，则果招邪外之曲。若论修行之方，机有上中下之异，法亦有三乘人天法门不同。若为上机者，则为说大乘微妙法门；为中机者，为说出世解脱法门；为下机者，则为说解脱地狱、饿鬼、畜生三涂之苦。佛虽说种种法门，无论大小乘戒，皆以三皈五戒为根本，务使受持者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依之立身齐家治国，则人道主义尽。且苦因既息，苦果自灭，解脱三涂苦，生人天中，易入佛乘，则学佛主义亦尽。故三皈五戒，是导世之良津，拔苦与乐之妙法。兹先释三皈，次明五戒。

所谓三皈依者，第一皈依佛，第二皈依法，第三皈依僧。何以先当皈依佛？佛为大觉世尊，究竟常乐，永离苦恼，导诸众生，出迷笼，就觉道。佛为教化主，故先当皈依佛。次当皈依法者，是我佛法门，三世诸

佛皆依之修行而成就无量清净功德。今日既欲返本还源，净除心垢，舍佛法无由，故次当皈依法。三当皈依僧者，以佛法不自弘，须假人弘，人能弘法，方使从闻思修，证果成佛。况佛法无人说，虽智莫能了，难了之法，既藉僧得闻，此恩莫极。故当皈依僧。又名皈依三宝。三宝之义，分别有三，一者一体，二者别相，三者住持三宝。

(一) 一体三宝者，即一心自体，法尔具足佛法僧三宝故。梵语佛陀，此云觉者。当人一念灵明觉了之心，即自性一体佛宝。法者轨持义，这个心性，能轨持世出世间一切诸法，即自性一体法宝。梵语僧伽耶，此云和合众。即此觉心能持一切法，即心即法，法法唯是一心，即法即心，心法不二，事理和合，即自性一体僧宝。如是一心具足佛法僧三宝，三宝唯是一心，即是名一体三宝。众生迷此，向外驰求，流转生死。诸佛悟此，即证菩提。释一体三宝竟。

(二) 别相三宝者，佛法僧三宝名相各别故。梵语佛陀耶，此云觉者。觉彻心源，究尽实相，是名自觉。将自证法门，觉悟一切众生，是名觉他。自觉已圆，觉

他亦竟，是名觉满。三觉已圆，万德俱备，究竟成佛。初菩提树下成道，示丈六金身，于华严会上，现卢舍那尊特之身，是为别相佛宝。如来随机设教，五时所说权实诸经，三藏十二部，所诠教、理、行、证、因、果、智、断，各有不同，是名别相法宝。稟教修行，从行契证，声闻、缘觉、菩萨，三乘阶次，各各不同，是名别相僧宝。释别相三宝竟。

(三)住持三宝者，佛灭度后，无论泥塑木雕、五金铸作、纸画布绘诸佛形象，留世福田，恭敬如佛，功德难思，住持不绝，是名住持佛宝。无论黄卷贝叶，所诠三藏十二部大小乘经，使见闻者，依之修行，皆离苦得乐，乃至成佛，化化不绝，是名住持法宝。剃发染衣，弘宗演教，化度众生，绍隆佛种，是名住持僧宝。释住持三宝竟。

而住持、别相、一体，悉称宝者，不为世法之所侵凌故，不为烦恼之所染污故。世间七珍，虽称为宝，享乐一时，毕竟成空。只能养生，不能脱死。若论三宝，则能息无边生死，远离一切大怖畏故，永享常乐。今言皈依三宝者，不特皈依住持三宝、别相三宝，亦

复皈依一体自性三宝。落于言说，虽名三种三宝，其实唯是一心，更无别法。举凡一切事物，莫不由心，心摄一切，如如意珠，无不具足。所以教中但云自皈依佛，自皈依法，自皈依僧等，终不云皈依于他。六祖云：“自性不归，无所归处。”夫归者，是还原义。众生六根从一心起，既背本源，驰散六尘。今举命根总摄六情，还归一心之源，故曰归命，故皈依亦即归命义。依者，是依止义。以诸众生一向随诸色声，逐念流转，苦海漂沉，无依无止，不知何处是归宁之地。今皈依三宝，则身有所归，心有所依，从是以后，以三宝为师，三界迷途从此可出，发菩提心，佛果可期。释皈依三宝义竟。

既说三皈，次明五戒。皈依三宝已，当依法修行，方脱三界苦。若不依法修行，则无由脱黏去缚。欲脱生死黏，去烦恼缚，非五戒不为功。故云：“五戒不持，人天路绝。”夫戒者，生善灭恶之基，道德之本，超凡入圣之工具。以从戒生定，从定发慧，因戒定慧，方由菩提路而成正觉。故才登戒品，便成佛可期。故曰“戒为无上菩提本”也。我佛世尊，开方便门，初

唱三皈次申五戒，如是乃至大小乘戒等，良由众机心行非一，且由浅以至深，从微而及显，究竟归元，本无二三。

五戒者，一杀戒，二盗戒，三淫戒，四妄语戒，五饮酒戒。此五戒名曰学处，又名学迹，是在家男女所应学故，又名路径。若有游此，便升大智慧殿故。一切律仪妙行善法，皆由此路故。又名学本，诸所应学，此为本故。又名五大施，谓以摄取无量众生故，成就无量功德故。而斯五戒，在天谓之五星，在山谓之五岳，在人谓之五脏，在儒谓之五常，以仁者不杀害，义者不盗取，礼者不邪淫，智者不饮酒，信者不妄语。五戒若全，则不求仁而仁着，不欣义而义敷，不祈礼而礼立，不行智而智明，不慕信而信扬。所谓振纲提网，复何功以加之？总论五戒已竟。

若别释五戒义者，（一）明杀戒。所谓恻隐之心，人皆有之。孟子云：“闻其声不忍食其肉。”况学佛之人，岂肯萌其杀念而招苦果？是故佛制弟子，若欲行仁，首持杀戒，杀戒若持，轮回自息。杀业之始，无非以强凌弱，或贪图口腹，或因财害命，故有人杀人，畜

杀畜等，都属于嗔杀、慢杀。若贪口腹而杀者，是属痴杀。然将他肉以补己身，岂君子之所忍为哉？岂知杀机若萌，仇怨自起？故《楞严经》云：“以人食羊，羊死为人，人死为羊，如是乃至十生之类，死死生生，互来相啖，恶业俱生，穷未来际，是等则以盗贪为本。”故有劫数难逃之报。岂独杀人当偿命？杀畜亦复然。如佛世时之琉璃王诛释种，释迦佛种族当为琉璃王所诛时，释尊尚头痛难忍者，果从何因耶？以琉璃王昔为大鱼，释迦种族是食鱼肉者，释尊昔为小童，曾以棍子敲鱼头三下，今故感头痛。释种是啖鱼肉者，故为琉璃王之所诛灭。如是观之，因果相酬，可惊可怖。故《楞严经》云：“则诸世间卵化湿胎，随力强弱，递相吞食，是等则以杀贪为本。”是故佛慈岂但及于人类，而慈及蚊子，佛法平等，无高下故。佛眼观之，大地众生皆能成佛。又《梵网经》云：“一切男子是我父，一切女人是我母，我生生无不从之受生，故六道众生皆是我父母。而杀而食者，即杀我父母。”世间无知，互相吞啖，故如来制不得伤害生命。且蠢动含灵，皆有佛性，昆虫之属，尚不得害，况同类相残？一切众生既皆有佛性，未来必

定成佛，既是过去父母，亦为未来诸佛，岂敢伤之？凡愚俗子，但求自利，不顾人道之伤残，如孟子云“矢人唯恐不伤人”。但求斗争之胜利，故有水陆空中之杀具，人心日形险恶，世道愈入漩涡，相杀相诛，何时得了：若不图挽救，竟成苦海。凡关世道人心者，莫不疾首痛心，力求和平，挽救人心，使归正轨。重仁慈不重武力，勿贪口腹、见利忘义，则杀心不起。杀机若息，劫运潜消矣。奈何人心不古，置因果于罔闻，哪知因果理微，如影随形，如响应声？若深信之者，人心则不改而善，纵遇顺逆之境，必无忧喜。当知现生所受，或遇刀兵水火劫贼等事，皆由自造。如大战时，遍世不宁，唯澳地侨居，得免诸难，皆由宿昔无深重杀业，或有遇难者，是其个人别业所感，当知因果理微，不可思议。若信此理，杀心自息。举世若能持此杀戒，则一切杀具皆归无用矣。如来制此杀戒为首，无非欲令人人慈仁愍物，拔自他苦，同证常乐而已矣。杀戒之义略释已竟。

（二）明盗戒者，谓盗从贪起，佛制弟子于一针一草之微，他人不与，我不敢取，何况窃盗。但是众生唯见现利，种种计求，不告而取，如是乃至以利求利，恶

求多求，无厌无足，皆为贪盜所摄。盜之细相如此。大而十方僧物，现前僧物，乃至佛法僧物，混乱互用，虽针草之微，或自用，或与人，皆盜中之至重。花聚大士云：五逆四重，我皆能救，盜十方僧物，我不能救。乃至父母师长物，不与而取，尚犯重罪，况其他焉。若能深信因果，丝毫莫犯，则此戒不持而自持，大可以道不拾遗，夜不闭门，举世皆成义让之人，更何须监守牢狱哉？释盜戒已竟。

（三）明淫戒者，在家出家弟子，皆当严守此戒。在家五戒，虽正式夫妇非属邪淫，然他人妇女，他所守护，言语嘲调，尚属不可，况可侵凌贞洁，污净梵行者乎？佛制在家弟子，禁于邪淫，出家弟子，邪正俱禁。《楞严经》云：“汝爱我心，我怜汝色，以是因缘，经百千劫，常在缠缚，唯杀盗淫，三为根本，以是因缘，业果相续。”举世若能持此戒，不祈礼而礼立，威仪自守，不肃而严，而法庭可无案牍之劳形矣。释淫戒之义已竟。

（四）明妄语戒者，妄语之事，亦当制止。见则言见，闻则言闻，言无妄出，细故之事，尚须真实，况事

关重要乎？观乎妄语之由，多为希求名誉利养，匿情变作，昧心厚颜，如是乃至未得圣果谓得，未证佛心谓证，欺罔圣贤，诳惑世人，是名大妄语。大妄语若成，堕无间地狱，当慎之莫犯。佛教以直心是道场，何不依之修学。举世能持此戒，则信用具足，不邀名而名自至，不求利而福自归。释妄语戒已竟。

(五) 明饮酒戒，饮酒宜制者，酒虽非荤而能迷心失性。《大智度论》明有三十六过。《梵网经》云：过酒器与人，五百世无手，何况自饮及教人饮。昔有比丘能降毒龙，唯好饮酒。一日，醉卧途中，呕吐酸臭难近，唯有虾蟆舔其唇吻。适遇佛至其侧，佛叹云：“汝有神力能降毒龙，今日醉卧，反为虾蟆所降，汝之神力何在。”故佛制止饮酒，酒戒从此始，以酒能乱性招殃。又如昔有在家五戒弟子，因破酒戒而杀盗淫妄齐破，可不哀哉？故酒能为起罪因缘，痛戒沾唇，况尽量而饮乎？举世若能持此戒，则乘醉惹祸，自无其人矣。释酒戒已竟。

若欲不犯此五戒，重在摄心，妄心若摄，分别不起，爱憎自无，种种恶业，何由而生。故《楞严经》

云：“摄心为戒，因戒生定，因定发慧。”当知“摄心”二字具足戒、定、慧三无漏学。断除贪嗔痴，则诸恶不起，自能众善奉行。故“摄心”二字岂独挽救人心、维持世道，果能摄心一处，无事不办，日久功深，菩提可冀。我佛洪恩，初唱三皈，次申五戒，用斯方便，先拔众生苦，其恩浩大，岂碎身之所能报其万一哉？是故闻说此三皈五戒之义，当从解起行。若百家之乡，十人持五戒，则十人淳谨，百人修十善，则百人和睦，传此风教，遍于宇内，则仁人百万，夫能行一善则去一恶，则息一刑，一刑息于家，百刑息于国，其为国主者，则不治而坐致太平矣。所以受持五戒，不但钦遵佛制，报感乐果，抑且冥助国律，益补邦家，斯乃三皈五戒之名德行相也。

诸位若能真实行持，则得成佛种子，行解相应，方到彼岸，愿诸大众。从此之后，从闻生解，解而思，思而修，则成佛可期，常勤精进，辗转示人，方报佛恩。希诸大众，各宜努力，前途无量，消灾免难。若能受三皈五戒，诸恶不作，众善奉行，自能与道相应，无上佛道，可以圆成矣。

## 民国三十六年（1947）九月二十七日 在广州联义社演说

善知识，虚云此次由港还山，路经此地，辱承各位相邀叙谈，莫非累劫之缘。善知识，讲到佛法两字，实与世间一切善法，等无差别。豪杰之士，由于学问修养的成就，识见超常，先知先觉，出其所学，安定世间。诸佛祖师，由于历劫修行的成就，正知正觉，发大慈悲，普度三界，世出世间贤圣，因行果位，一道齐平。善知识，佛法就是人人本分之法，总要步步立稳脚根，远离妄想执着，便是无上菩提。古德所谓“平常心是道”，只如孔子之道，不外“中庸”，约理边说，不偏是谓中，不易之谓庸；约事边说，中者中道，凡事无过

无不及，庸者庸常，远离怪力乱神，循分做人，别无奇特。佛法也是一样。吾人须是从平实处见得亲切，从平实处行得亲切，才有少分相应，才不至徒托空言。平实之法，莫如十善。十善者，戒贪、戒嗔、戒痴、戒杀、戒盗、戒淫、戒绮语、戒妄语、戒两舌、戒恶口。如是十善，老僧常谈，可是果能真实践履，却是成佛作祖的础石，亦为世界太平建立人间净土之机枢。六祖说“心平何劳持戒”，是为最上根人说。上根利智，一闻道法，行解相应，如香象渡河，截流而过，善相且无，何有于恶。若是中下根下，常被境风所转，心平二字，谈何容易。境风有八：利、衰、毁、誉、称、讥、苦、乐，名为八风。行人遇着利风，便生贪着；遇着衰风，便生愁懊；遇着毁风，便生嗔恚；遇着誉风，便生欢喜；遇着称风，居之不疑；遇着讥风，因羞成怒；遇着苦风，丧其所守；遇着乐风，流连忘返，如是八风飘鼓，心逐境迁，生死到来，如何抵敌？曷若恒时步步为营，从事相体认，举心动念，当修十善。事相虽末，摄末归本，疾得菩提。复次佛门略开十宗，四十余派，而以禅净律密四宗，摄机较广。善知识，佛境如王都，各宗如通都

大路，任何一路，皆能覲王，众生散处四方，由于出发之点各个不同，然而到达王所，却是一样有效。《金刚经》云：“是法平等，无有高下。”但吾人若今日向这路一逛，明日又向那路一逛，流离浪荡，则终无到达之期。六祖云：“离道别觅道，终身不见道。波波度一生，到头还自懊。”垂诫深矣。所以吾人要一门深入，不可分心，不可退转，如鼠竚棺材，但从一处用力，久自得出。若欲旁通余宗，自须识其主伴。禅宗的行人，便应以禅宗法门为主，余宗教理为伴。净土宗的行人，便应以净土法门为主，余宗教理为伴。律宗密宗亦复如是，方免韩卢逐块之弊。佛门戒律，各宗皆须严持，识主伴如行路知方向，持戒律如行路有资粮，宗趣虽然不同，到头还是一样。所谓“归元性无二，方便有多门”也。今日座中皆上善人，与佛有分，虚云唠叨移时，亦不过为虚空着楔而已。珍重。

## 师公老和尚的开示

民国三十六年冬禅七中，我（按：指灵源法师）上方丈请开示。

师公（按：指虚云法师）问我：你用什么功夫？

我说：亦念佛，亦参禅，禅净双修。

问：你既念佛如何能参禅呢？

我说：我念佛时，意中含有是谁念佛的疑情，虽在念佛亦即是参禅也。

问：有妄想也无？

答：正念提起时，妄念亦常常在后面跟着发生。正念放下时，妄念也无，清净自在。

师公说：此清净自在，是懒惰懈怠，冷水泡石

头，修上一千年都是空过。必定要提起正念，勇猛参究。看出念佛的究竟是谁，才能破参。你须精进地用功才是。

问：闻说师公在终南山入定十八天，是有心入呢？无心入呢？

答：有心入定，必不能定。无心入定，如泥木偶像，制心一处，无事不办。

问：我要学师公入定，请师公传授！

答：非看话头不可。

问：如何叫话头呢？

答：“话”即是妄想，自己与自己说话，在妄想未起处，观照着，看如何是本来面目，名看话头。妄想已起之时，仍旧提起正念，则邪念自灭。若随着妄想转，打坐无益。若提起正念，正念不恳切，话头无力，妄念必起。故用功夫须勇猛精进，如丧考妣。古德云：“学道犹如守禁城，紧把城头守一场。不受一番寒彻骨，怎得梅花扑鼻香。”（这几句话，每次打七师公都要话的）若无妄想，亦无话头，空心静坐，冷水泡石头，坐到无量劫亦无益处。参

禅不参则已，既决心参，就要勇猛精进，如一人与万人敌，直前毋退，放松不得。念佛亦是如此，持咒亦是如此。生死心切，一天紧似一天，功夫便有进步。

## 上海玉佛寺禅七开示（1953）

### 初七第一日开示（2月22日）

这里的大和尚（苇舫法师）很慈悲，各位班首师傅的办道心切，加以各位大居士慕道情殷，大家发心来打静七，要虚云来主七。这也可说是一种殊胜因缘，只以我年来患病不能多讲。世尊说法四十余年，显说密说，言教已有三藏十二部之多，要我来说，也不过是拾佛祖几句剩话。至于宗门下一法，乃佛末后升座，拈大梵天王所献金檀木花示众，是时座下人天大众皆不识得，唯有摩诃迦叶破颜微笑。世尊乃曰：吾有正法眼藏，涅槃妙心，实相无相，咐嘱于汝。此乃教外

别传，不立文字，直下承当之无上法门。后人笼统，目之为禅。须知《大般若经》中所举出之禅，有二十余种之多，皆非究竟，唯宗门下的禅，不立阶级，直下了当，见性成佛之无上禅。有甚打七不打七呢？只因众生根器日钝，妄念多端，故诸祖特出方便法而摄受之。此宗相继自摩诃迦叶以至如今，有六七十代了。在唐宋之时，禅风遍天下，何等昌盛！现在衰微已极，唯有金山、高旻、宝光等处，撑持门户而已。所以现在宗门下的人才甚少，就是打七，大都名不符实。昔者七祖青原行思问六祖曰：“当何所务，即不落阶级？”祖曰：“汝曾作什么来？”思曰：“圣谛亦不为。”祖曰：“落何阶级？”思曰：“圣谛尚不为，何阶级之有！”六祖深器之。现在你我根器劣弱，诸大祖师，不得不假方便，教参一句话头。

宋朝以后，念佛者多，诸大祖师乃教参“念佛是谁”。现在各处用功的都照这一法参究。可是许多人仍是不得明白，把这句“念佛是谁”的话头放在嘴里，不断地念来念去，成了一个念话头，不是参话头了。参者参看义，故凡禅堂都贴着“照顾话头”四

字，照者反照，顾者顾盼，即自反照自性。以我们一向向外驰求的心回转来反照，才是叫看话头。话头者，“念佛是谁”就是一句话，这句话在未说的时候叫话头，既说出就成话尾了，我们参话头就是要参这“谁”字未起时究竟是怎样的。譬如我在这里念佛，忽有一人问曰：“某甲！念佛的是谁啊？”我答曰：“念佛是我呀！”进曰：“念佛是你，你还是口念，还是心念？若是口念，你睡着时何以不念？若是心念，你死了为何不念？”我们就是对这一问有疑，要在这疑的地方去追究它，看这话到底由哪里而来？是什么样子？微微细细地去反照，去审察，这也就是反闻自性。在行香时，颈靠衣领，脚步紧跟前面的人走，心里平平静静，不要东顾西盼，一心照顾话头；在坐香时，胸部不要太挺，气不要上提，也不要向下压，随其自然。但把六根门头收摄起来，万念放下，单单地照顾话头，不要忘了话头。不要粗，粗了则浮起，不能落堂；不要细，细了则昏沉，就堕空亡，都得不到受用。如果话头照顾得好，功夫自然容易纯熟，习气自然歇下。

初用功的人，这句话头是不容易照顾得好的，但是你不要害怕，更不要想开悟，或求智慧等念头。须知打七就是为的开悟，为的求智慧，如果你再另以一个心去求这些，就是头上安头了。我们现在知道了，便只单提一句话头，可以直截了当。如果我们初用功时，话头提不起，你千万不要着急，只要万念情空，绵绵密密地照顾着，妄想来了，由它来，我总不理会它，妄想自然会息，所谓不怕念起，只怕觉迟。妄想来了，我总以觉照力钉着这句话头，话头若失了，我马上就提起来。初次坐香好似打妄想，待时光久了，话头会得力起来。这时候，你一枝香可以将话头一提，就不会走失，那就有把握了。说的都是空话，好好用功吧！

### 初七第二日开示（2月23日）

打七这一法是克期取证最好的一法，古来的人根器敏利，对这一法不常表现。到宋朝时始渐开阐，至清朝雍正年间，这一法更大兴。雍正帝在皇宫里也时

常打七。他对禅宗是最尊重的，同时他的禅定也是非常得好。在他手里悟道的有十余人，扬州高旻寺的天慧彻祖，也是在他会下悟道的。禅门下的一切规矩法则，皆由他大整一番，由是宗风大振，故人才也出了很多。所以规矩是非常要緊的。这种克期取证的法则，犹如儒家入考试场，依题目作文，依文取考，有一定的时间的。我们打七的题目是名参禅，所以这个堂叫做禅堂。禅者梵语禅那，此名静虑，而禅有大乘禅、小乘禅，有色禅、无色禅，声闻禅、外道禅等。宗门下这一禅，谓之无上禅。如果有人在这堂中把疑情参透，把命根坐断，那就是即同如来。故这禅堂又名选佛场，亦名般若堂。这堂里所学的法，俱是无法。无者，无有作为。即是说无一法可得，无一法可为。若是有为，皆有生灭，若有可得，便有可失。故经云：“但有言说，都无实义。”如诵经礼忏等，尽是有为，都属言教中的方便权巧。宗门下就是教你直下承当，用不着许多言说。

昔者有一学人參南泉老人，问：“如何是道？”曰：“平常心是道。”我们日常穿衣吃饭，出作入息，无不在

道中行。只因我们随处缚着，不识自心是佛。昔日大梅法常禅师初参马祖问：“如何是佛？”祖曰：“即心是佛。”师即大悟。遂礼辞马祖，至四明梅子真旧隐处，缚茆而居。唐贞元中，盐官会下有僧，因采挂杖迷路至庵所，问：“和尚在此多少时？”师曰：“只见四山青又黄。”又问：“出山路向什么处去？”师曰：“随流去。”僧归举似盐官。官曰：“我在江西曾见一僧，自后不知消息，莫是此僧否？”遂令僧去招之，大梅以偈答曰：“摧残枯木倚寒林，几度逢春不变心。樵客遇之犹不顾，郢人哪得苦追寻。一池荷叶衣无尽，数树松花食有余。刚被世人知住处，又移茅舍入深居。”马祖闻师住山，乃令僧问：“和尚见马大师得个什么便住此山？”师曰：“大师向我道即心是佛，我便这里住。”僧曰：“大师今日佛法又别。”师曰：“作什么？”僧曰：“又道非心非佛。”师曰：“这老汉惑乱人未有了日。任他非心非佛，我只管即心是佛。”其僧回举似马祖，祖曰：“梅子熟也。”可见古来的人是如何了当和简切！只因你我根机陋劣，妄想太多，诸大祖师乃教参一话头，这是不得已也。

永嘉祖师曰：“证实相，无人法，刹那灭却阿鼻业。若将妄语诳众生，自招拔舌尘沙劫。”高峰妙祖曰：“学人用功，好比将一瓦片抛于深潭，直沉到底为止。”我们看话头，也要将一句话头看到底，直至看破这句话头为止。妙祖又发愿云：“若有人举一话头，不起二念，七天之中，若不悟道，我永堕拔舌地狱。”只因我们信不实，行不坚，妄想放不下。假如生死心切，一句话头决不会随便走失的。沩山祖师云：“生生若能不退，佛阶决定可期。”初发心的人总是妄想多，腿子痛，不知功夫如何用法。其实只要生死心切，咬定一句话头，不分行住坐卧，一天到晚把“谁”字照顾得如澄潭秋月一样的，明明谛谛的，不落昏沉，不落掉举，则何愁佛阶无期呢？假如昏沉来了，你可睁开眼睛，把腰稍提一提，则精神自会振作起来。这时候把话头不要太松和太细，太细则易落空和昏沉。一落空只知一片清净，觉得爽快。可是在这时候，这句话头不能忘失，才能在竿头进步，否则落空亡，不得究竟。如果太松，则妄想容易袭进，妄想一起，则掉举难伏。所以在此时光，要粗中有细，细中有粗，方能使功夫

得力，才能使动静一如。

昔日我在金山等处跑香，维那催起香来，两脚如飞，师傅们真是跑得，一句站板敲下，如死人一样，还有什么妄想昏沉呢？像我们现在跑香相差太远了。诸位在坐时，切不要把这句话头向上提，上提则头便会昏。又不要横在胸里，如横在胸里，则胸里会痛。也不要向下贯，向下贯则肚胀，便会落于阴境，发出种种毛病。只要平心静气，单单地把“谁”字如鸡抱卵，如猫捕鼠一样地照顾好，照顾到得力时，则命根自会顿断！这一法初用功的同参道友当然是不易的，但是你要时刻在用心。

我再说一比喻，修行如石中取火，要有方法，倘无方法，纵然任你把石头打碎，火是取不出来的。这方法是要有一个纸媒和一把火刀。火媒按下在火石下面，再用火刀向火石上一击，则石上的火就会落在火媒上，火媒马上就能取出火来，这是一定的方法。我们现在明知自心是佛，但是不能承认。故要借这一句话头，做为敲火刀。昔日世尊夜睹明星，豁然悟道也是如此。我们现在对这个取火法则不知道，所以不明白自性，你我自

性本是与佛无二，只因妄想执着不得解脱。所以佛还是佛，我还是我。你我今天知道这个法子，能够自己参究，这是何等的殊胜因缘。希望大家努力，在百尺竿头再进一步，都在这选佛场中中选，可以上报佛恩，下利有情。佛法中不出人才，只因大家不肯努力，言之伤心。假如深信永嘉和高峰妙祖对我们所发誓愿的话，我们决定都能悟道。大家努力参吧！

### 初七第三日开示（2月24日）

光阴快得很，才说打七，又过了三天。会用功的人，一句话头照顾得好好的，什么尘劳妄念澈底澄清，可以一直到底。所以古人说：“修行无别修，只要识路头。路头若识得，生死一齐休。”我们的路头，只要放下包袱，咫尺就是家乡。六祖说：“前念不生即心，后念不灭即佛。”你我本来四大本空，五蕴非有，只因妄念执着，爱缠世间幻法，所以弄得四大不得空，生死不得了。假如一念体起无生，则释迦佛说的这些法门也用不着了，难道生死不会休吗？是故宗门下这一法，真是

光明无量照十方。

昔日德山祖师，是四川简州人，俗姓周，二十岁出家，依年受具，精究律藏。于性相诸经，贯通旨趣，常讲《金刚般若》，时人谓之“周金刚”。尝谓同学曰：“一毛吞海，海性无亏；纤芥投锋，锋利不动。学与无学，唯我知焉。”后闻南方禅席颇盛，师气不平。乃曰：“出家儿，千劫学佛威仪，万劫学佛细行，不得成佛。南方魔子，敢言直指人心，见性成佛。我当扫其窟穴，灭其种类，以报佛恩。”遂担《青龙疏钞》出蜀。至澧阳路上，见一婆子卖饼，因息肩买饼点。婆指担曰：“这个是什么文字？”师曰：“《青龙疏钞》。”婆曰：“讲何经？”师曰：“《金刚经》。”婆曰：“我有一问，你若答得，施与点心。若答不得，且别处去。《金刚经》云，过去心不可得，现在心不可得，未来心不可得。未审上座点哪个心？”师无语。遂往龙潭，至法堂曰：“久向龙潭，及乎到来，潭又不见，龙又不现。”潭引身而出曰：“子亲到龙潭。”师无语，遂栖止焉。一夕侍立次。潭曰：“更深，何不下去？”师珍重便出。却回曰：“外面黑！”潭点纸烛度与师。师拟接，潭复吹

灭。师于此大悟！便礼拜。潭曰：“子见个什么？”师曰：“从今向去，更不疑天下老和尚舌头也。”至来日，龙潭升座谓众曰：“可中有个汉，牙如剑树，口似血盆，一棒打不回头，他时向孤峰顶上，立吾道去在。”师将《疏钞》堆法堂前，举火炬曰：“穷诸玄辩，若一毫置于太虚。竭世枢机，似一滴投于巨壑。”遂焚之，于是礼辞。直抵沩山，挟複子上法堂，从西过东，从东过西，顾视方丈曰：“有么有么？”山坐次，殊不顾盼。师曰：“无！无！”便出。至门首乃曰：“虽然如此，也不得草草。”遂具威仪，再入相见。才跨门，提起坐具曰：“和尚！”山拟取拂子，师便喝，拂袖而出。沩山至晚问首座：“今日新到在否？”座曰：“当时背却法堂，着草鞋出去也。”山曰：“此子已后向孤峰顶上，盘结草庵，呵佛骂祖去在。”

师住澧阳三十年，属唐武宗废教，避难于独浮山之石室。大中初，武陵太守薛廷望，再崇德山精舍，号古德禅院，将访求哲匠住持，聆师道行，屡请，不下山。廷望乃设诡计，遣吏以茶盐诬之，言犯禁法，取师入州。瞻礼，坚请居之，大阐宗风。后人传为德山喝，

临济棒。像他这样，何愁生死不休。德山下来出岩头、雪峰，雪峰下出云门、法眼，又出德韶国师、永明寿祖等，都是一棒打出来的。历朝以来的佛法，都是宗门下的大祖师为之撑架子。诸位在此打七，都深深地体解这一最上的道理，直下承当，了脱生死，是不为难的。假如视为儿戏，不肯死心塌地，一天到晚在光影门头见鬼，或在文字窟中作计，那么生死是休不了的，大家努力精进吧！

#### 初七第四日开示（2月25日）

七天的辰光已去了四天，诸位都很用功。有的作些诗偈，到我那里来问，这也很难得。但是你们这样的用功，把前两天说的都忘却了。昨晚说修行无别修，只要识路头。我们现在是参话头，话头就是我们应走的路头。我们的目的是要成佛了生死，要了生死，就要借这句话头作为金刚王宝剑，魔来魔斩，佛来佛斩，一情不留，一法不立，哪里还有这许多妄想来作诗作偈、见空见光明等境界？若这样用功，我不知你们的话头到哪里

去了。老参师傅不在说，初发心的人要留心啊。我因为怕你们不会用功，所以前两天就将打七的缘起，及宗门下这一法的价值和用功的法子，一一讲过了。我们用功的法子，就是单举一句话头，昼夜六时，如流水一般，不要令它间断，要灵明不昧，了了常知，一切凡情圣解，一刀两断。

古云：“学道犹如守禁城，紧把城头战一场。不受一番寒彻骨，怎得梅花扑鼻香。”这是黄檗禅师说的，前后四句，有二种意义。前两句比喻，说我们用功的人，把守这句话头，犹如守禁城一样，任何人不得出入，这是保守得非常严密的。因为你我每人都有一个心王，这个心王即是第八识。八识外面还有七识、六识、前五识等。前面那五识，就是那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五贼，六识即是意贼，第七识即是末那，它（末那）一天到晚，就是贪着第八识见分为我，引起第六识，率领前五识，贪爱色、声、香、味、触等尘境，缠惑不断，把八识心王困得死死的，转不过身来。所以我们今天要借这句话头（金刚王宝剑），把那些劫贼杀掉，使八识转过来成为大圆镜智，七识转为平等性智，

第六识转为妙观察智，前五识转为成所作智。但是最重要的就是把第六识和第七识先转过来，因为它有领导作用。它的力量，就是善能分别计量。现在你们作诗作偈，见空见光，就是这两个识在起作用。我们今天要借这句话头，使分别识成妙观察智，计量人我之心为平等性智，这就叫做转识成智，转凡成圣。要使一向贪着色、声、香、味、触、法的贼不能侵犯，故曰如守禁城。

后面的两句，“不受一番寒彻骨，怎得梅花扑鼻香”的比喻，即是我們三界众生沉沦于生死海中，被五欲所缠，被尘劳所惑，不得解脱，故拿梅花来作比喻。因为梅花是在雪天开放的。大凡世间万物都是春生夏长，秋收冬藏的。冬天的气候寒冷，一切昆虫草木都已冻死或收藏，尘土在雪中也冷静清凉，不能起飞了。这些昆虫草木尘土灰浊的东西，好比我们心头上的妄想分别、无明、嫉妒等三毒烦恼，我们把这些东西去掉了，则心王自然自在，也就是如梅花在雪天里开花吐香了。但是你要知道，这梅花是在冰天雪地里而能开放，并不是在春光明媚或惠风和畅的气候而有的。你我要想心花开放，

也不是在喜怒哀乐和人我是非当中而能显现的。因为我们这八种心若一糊涂，就成无记性，若一造恶，就成恶性；若一造善，就成善性。无记有梦中无记和空亡无记。梦中无记，就是在梦中昏迷时，唯有梦中一幻境，日常所作一无所知，这就是独头意识的境界，也就是独头无记。空亡无记者，如我们现在坐香，静中把这话头亡失了，空空洞洞的，糊糊涂涂的，什么也没有，只贪清净境界，这是我们用功最要不得的禅病，这就是空亡无记。

我们只要二六时中把一句话头，灵明不昧，了了常知的，行也如是，坐也如是，故前人说：“行亦禅，坐亦禅，语默动静体安然。”寒山祖师曰：“高高山顶上，四顾极无边。静坐无人识，孤月照寒泉。泉中且无月，月是在青天。吟此一曲歌，歌中不是禅。”你我大家都是有缘，故此把这些用功的话再与你们说一番，希望努力精进，不要杂用心。

我再来说一公案。昔日鸡足山悉檀寺的开山祖师，出家后参礼诸方，办道用功，非常精进。一日寄宿旅店，闻隔壁打豆腐店的女子唱歌曰：“张豆腐，李豆腐，

枕上思量千条路，明朝仍旧打豆腐。”这时这位祖师正在打坐，听了她这一唱，即开悟了。可见得前人的用功，并不是一定要禅堂中才能用功，才能悟道的。修行用功，贵在一心，各位切莫分心散乱，空过光阴，否则，明朝仍旧卖豆腐了。

### 初七第五日开示（2月26日）

修行一法，易则容易，难则实难。易者，只要你放得下，信得实，发坚固心和长远心，就可成功。难者，就是你我怕吃苦，要图安乐，不知世间上的一切有为法，尚且要经过一番学习，才能成功。何况我们要学圣贤，要成佛作祖，岂能马马虎虎就可成功？所以第一要有坚固心，因为修行办道的人，总是免不了魔障。魔障就是昨天讲的色、声、香、味、触、法等尘劳业境，这些业境就是你我的生死怨家。故每每许多讲经法师，也在这些境界中站不住脚，这就是道心不坚固的原因。次之要发长远心，我们人生在世，造业无边，一旦要来修行，想了生脱死，岂能把习气一

时放得下呢？

古来的祖师，如长庆禅师坐破蒲团七个，赵州八十岁还在外面行脚，四十年看一“无”字，不杂用心，后来大彻大悟。燕王和赵王非常崇拜他，以种种供养。至清朝雍正皇帝，阅其语录高超，封为古佛，这都是一生苦行而成功的。你我现在把习气毛病通身放下，澄清一念，就与佛祖同等。如《楞严经》云：“如澄浊水，贮于静器，静深不动，沙土自沉，清水现前，名为初伏客尘烦恼。去泥纯水，名为永断根本无明。”你我的习气烦恼，犹如泥滓，故要用话头。话头如清矾，能使浊水澄清（即是烦恼降伏）。如果用功的人到了身心一如，静境现前的时候，就要注意，不要裹脚不前。须知这是初步功夫，烦恼无明尚未断除。这是从烦恼心行到清净，犹如浊水澄成了清水，虽然如此，水底泥滓尚未去了，故还要加功前进。古人说：“百尺竿头坐的人，虽然得见未为真。若能竿头重进步，十方世界现全身。”如不前进，则是认化城为家，烦恼仍有生起的机会，如此则做一自了汉也很为难。故要去泥存水，方为永断根本无明，如此才是成佛了。

到了无明永断的时候，可以任你在十方世界现身说法，如观世音菩萨三十二应，应以何身得度者，即现何身而为说法。任你淫房酒肆，牛马骡胎，天堂地狱，都是自由自在，无拘无束的了。否则，一念之差，就是六道轮回。昔者秦桧曾在地藏菩萨前做过香灯，只因他长远心不发，无明烦恼未能断了，故被嗔心所害，这是一例。

假如你信心坚固，长远心不退，则不怕你是怎样的一个平常人，也可以即身成佛。昔日漳州有一贫苦的人在寺出家，心想修行，苦不知如何为是，无处问津，每日只做苦工。一日遇着一位行脚僧到那里挂单，看他每日忙忙碌碌的，问他日常作何功课？他说：“我一天就是做些苦事，请问修行方法。”僧曰：“参念佛是谁。”如是他就照这位客师所教，一天在工作之中把这“谁”字蕴在心里照顾。后隐于石岩中修行，草衣木食。这时候他家里还有母亲和姐姐，闻知他在岛岩中修行艰苦，其母乃教其姐拿一匹布和一些食物送给他。其姐姐送至岛岩中，见他坐在岩中，动也不动。去叫他，他也不应。其姐姐气不过，把这些东西放在

岩中回家去了。但是他也不睬也不瞧，老是坐在洞中修行。过了一十三年，他的姐姐再去看他，见那匹布仍在那儿未动。后来有一逃难的人到了那里，腹中饥饿，见了这位和尚衣服破烂地住在岩中，乃近前问他，向他化乞。他便到石岩边拾些石子，置于釜中，煮了一刻，拿来供食，犹如洋薯，其人饱餐而去。去之时，他与之言曰：“请勿与外人言。”又过了些时，他想我在此修行这许多年了，也要结结缘吧。如是走到厦门，在一大路旁，搭一茅蓬，做施茶工作。这时是万历年间，皇帝的母亲皇太后死了，要请高僧做佛事。先想在京中请僧，因此时京中无大德高僧，皇太后乃托梦于万历皇帝，谓福建漳州有高僧。皇帝乃派人至福建漳州，迎请许多僧人进京做佛事。这些僧人都把行装整理进京，恰在路边经过，其僧问曰：“诸位师傅今日这样欢喜到哪里去啊？”众曰：“我们现在奉旨进京，替皇帝做佛事超荐太后去。”曰：“我可同去否？”曰：“你这样的苦恼，怎能同去呢？”曰：“我不能念经，可以替你们挑行李，到京城看看也是好的。”如是就和这些僧人挑行李进京去了。

这时皇帝知道他们要到了，乃教人将《金刚经》一部，埋于门槛下，这些僧人都不知道，一一地都进宫去了，唯有这位苦恼和尚行到那里，双膝跪下，合掌不入。那里看门的叫的叫，扯的扯，要他进去，他也不入，乃告知皇帝。此时皇帝心中有数，知是圣僧到了。遂亲来问曰：“何以不入？”曰：“地下有金刚，故不敢进来！”曰：“何不倒身而入！”其僧闻之，便两手扑地，两脚朝天，打一个筋斗而入。皇帝深敬之，延于内庭款待，问以建坛修法事。曰：“明朝五更开坛，坛建一台，只须幡引一幅，香烛供果一席就得。”皇帝此时心中不悦，以为不够隆重，犹恐其僧无甚道德，乃叫两个御女为之沐浴。沐浴毕，其下体了然不动。御女乃告知皇帝，帝闻之益加敬悦，知其确为圣僧，乃依其所示建坛。次早升座说法，登台打一问讯，持幢至灵前曰：“我本不来，你偏要爱。一念无生，超升天界。”法事毕，对帝曰：“恭喜太后解脱矣！”帝甚疑惑，以为如此了事，恐功德未能做到。正在疑中，太后在室中曰：“请皇上礼谢众僧，我已得超升矣！”帝惊喜再拜而谢，于内庭设斋供养。此时其僧见帝穿着花裤，目不转瞬，

帝曰：“大德欢喜这裤否？”遂即脱下赠之。僧曰：“谢恩。”帝便封为龙裤国师。斋毕，帝领至御花园游览，内有一宝塔，僧见塔甚喜，徘徊瞻仰，帝曰：“国师爱此塔乎？”曰：“此塔甚好！”曰：“可以将此塔敬送于师。”正要人搬送漳州修建，师曰：“不须搬送，我拿去就是。”言说之间，即将此塔置于袖中腾空即去。帝甚惊悦，叹未曾有。

诸位，请看这是什么一回事呢？只因他出家以来，不杂用心，一向道心坚固。他的姐姐去看他也不理，衣衫破烂也不管，一匹布放了十三年也不要。你我反躬自问，是否能这样的用功？莫说一天到晚，自己的姐姐来了不理做不到，就是在止静后，看见监香行香，或旁人有点动静，也要瞅他一眼。这样的用功，话头怎样会熟呢？诸位只要去泥存水，水清自然月现，好好提起话头参看！

#### 初七第六日开示（2月27日）

古人说：“日月如梭，光阴似箭。”才说打七，明

天就是解七了。依规矩，明天早上要考功了，因为打七是克期取证的力法。证者证悟，见到自己本地风光，悟到如来的妙性，故曰证悟。考功就是要考察你在七天当中的功夫到了何等程度，要你向大众前吐露出来。平常在这个时候向你们考功，是叫做讨包子钱，人人要过的，就是我们打七的人人要开悟，人人可以弘扬佛法，度尽众生的意思。现在不是说人人开悟，就是一人开了悟，也可以还得这些包子钱。所谓众人吃饭，一人还账。如果我们发起一片精进的道心，是可以人人开悟的。

古人说：“凡夫成佛真个易，去除妄想实为难。”只因你我无始以来贪爱炽然，流浪生死，八万四千尘劳，种种习气毛病放不下，不得悟道，不像诸佛菩萨常觉不迷，是故莲池说：“染源易就，道业难成，不了目前，万缘差别。只见境风浩浩，凋残功德之林，心火炎炎，烧尽菩提之种。道念若同情念，成佛多时。为众如为己身，彼此事办。不见他非我是，自然上恭敬下敬，佛法时时现前，烦恼尘尘了脱。”这十几句话，说得何等明白和真切！染者，染污义，凡夫的境界，

总是贪染财色名利，嗔恚斗争，对道德二字，认为是绊脚石，一天到晚，喜怒哀乐，贪爱富贵荣华，种种世情不断，道念一点没有。所以功德林被凋残，菩提种子被烧尽。假如把世情看得淡淡的，一切亲友怨家，视为平等，不杀、不盗、不邪淫、不妄语、不饮酒，视一切众生平等无二，视人饥如己饥，视人溺如己溺，常发菩提心，则可与道念相应，亦可立地成佛。故曰：“道念若同情念，成佛多时。”诸佛圣贤，应化世间，一切事情都是为众服务，所谓拔苦与乐，兴慈济物。你我都能克己复礼，什么也不为自己作享受，那么人人都无困苦，事事都能办到了，同时你自己也随之得到圆满果实的报酬。如江河中的水涨高了，船必自高了，你能以一种慈悲心、恭敬心对人，不自高自大，不骄傲虚伪，则人见到你一定会恭敬客气。否则，只恃一己之才能，老气横秋的，或口是心非的，专为声色名利作计，那么就是人家恭敬你，也恐是虚伪的。故孟子曰：敬人者，人恒敬之。爱人者，人恒爱之。六祖曰：“他非我不非，我非自有过。”所以我们切莫要生是非之心，起人我之别，如诸佛菩萨为人服务一

样，则菩提种子处处下生，美善的果实，时时有收获，烦恼自然缚不着你了。

世尊所说三藏十二部经典，也是为了你我的贪、嗔、痴三毒。所以三藏十二部的主要就是戒、定、慧，就是因果，使我们戒除贪欲，抱定慈悲喜舍，实行六度万行，打破愚迷邪痴，圆满智慧德相，庄严功德法身。若能依此处世为人，那真是处处总是华藏界了。今天参加打七的多是在家大德，我们要好好降伏其心，赶紧去离缠缚。

我再说一公案作为诸位的榜样。因为你们都是发了很大的信心而来到这宝所，我不与你们解说，恐怕你们得不到宝，空手而回，不免辜负信心。希望静心听着。昔者唐朝有一居士，姓庞名蕴，字道玄，湖南衡阳人，世本业儒，少悟尘劳，志求真谛。贞元初，闻石头和尚道风，乃往谒之。问曰：“不与万法为侣者是什么人？”头以手掩其口，庞由是豁然有省。一日石头问曰：“子见老僧以来，日用事作么生？”庞曰：“若问日用事，即无开口处。”乃呈偈曰：“日用事无别，唯吾自偶谐。头头非取舍，处处没张乖。朱紫谁

为号，丘山绝点埃。神通并妙用，运水及搬柴。”头然之曰：“予以缁耶？素耶？”庞曰：“愿从所慕。”遂不剃染。后参马祖，问曰：“不与万法为侣者是什么人？”祖曰：“待汝一口吸尽千江水，即向汝道。”庞于言下，顿领玄旨，乃留驻参承二载。居士自从参透本来人后，什么也不做，一天到晚单单织漉篱过活。家中所有的万贯金银，也一概抛于湘江之中。一日，两夫妇共说无生的道理，玄曰：“难、难、难，拾担芝麻树上摊。”其妇曰：“易、易、易，百草头上祖师意。”其女灵照闻之笑曰：“你们二老人家，怎么说这些话来了？”玄曰：“据你怎样说？”曰：“也不难，也不易，饥来吃饭困来睡。”自尔机辩迅捷，诸方响之。因辞药山，山命十禅客相送至门首，玄乃指空中雪曰：“好雪片片不落别处。”有全禅客曰：“落在什么处？”玄遂与一掌。全曰：“也不得草草。”玄曰：“恁么称禅客，阎罗老子未放你在！”全曰：“居士作么生？”玄又掌曰：“眼见如盲，口说如哑。”玄尝游讲肆，随喜听《金刚经》，至无我无人处，致问曰：“座主！既无我无人，是谁讲谁听？”主无对。玄曰：“某

甲虽是俗人，粗知信向。”主曰：“只如居士意作么生？”玄以偈答曰：“无我复无人，作么有疏亲？劝君休历座，不似直求真。金刚般若性，外绝一纤尘。我闻并信受，总是假名陈。”主闻欣然仰叹。一日居士问灵照曰：“古人道，明明百草头，明明祖师意，如何会？”照曰：“老大大大，作这个语话。”玄曰：“你作么生？”照曰：“明明百草头，明明祖师意！”玄乃笑。玄将入灭，谓灵照曰：“视日早晚，及午以报。”照观竟回报曰：“日则中矣，惜天狗蚀日，父亲何不出去一看呢？”玄以为事实，乃下座出户观之，其时灵照即登父座，跏趺合掌坐脱。玄回见灵照已亡，叹曰：“我女锋捷，先我而去。”于是更延七日。州牧于公倾问疾次，玄谓之曰：“但愿空诸所有，慎勿实诸所无。好住世间，皆如影响。”言讫，枕于公膝而化，遗命焚弃江湖。其夫人闻之，即告知其子。子闻之，将锄头撑其下颌，立地而去。此时其母见如此光景，亦自隐去。你看他们一家四口，都能如此神通妙用，可见你们为居士的多么高尚。到现在莫说你们居士没有这样的人才，就是出家二众，也都是与我虚云差不多，这是多

么倒架子，大家努力吧！

### 初七圆满日开示（2月28日）

恭喜诸位，七天功德，今日圆满。证悟过来的，照规矩应该升堂。如朝中考试，今天正是揭榜的一天，应该要庆贺。但是常住很慈悲，明天继续打七，使我们可以加功进步。诸位老参师傅都知道，这种因缘殊胜，不会空过光阴。各位初发心的人，要知人身难得，生死事大，我们得了人身，更要知道佛法难闻，善知识不易值遇。今天诸位亲到宝山，要借此良机努力用功，不要空手而归。

宗门下一法，我已讲过，是世尊拈花示众，一代一代的从根本上传流下来的。所以阿难尊者，虽是佛的弟弟，又随侍佛出家，而他在世尊前，未能大彻大悟。待佛灭后，诸大师兄弟不准他参加集会。迦叶尊者曰：“你未得世尊心印，请倒却门前刹竿着。”阿难当下大悟，迦叶尊者乃将如来心印付之，是为西天第二祖。历代相承，至马鸣、龙树尊者后，天台北齐老

人，观其《中观论》发明心地，而有天台宗，这时宗门下特别大兴。后来天台衰落，至韶国师由高丽请回天台教典，再行兴起。达摩祖师是西天二十八祖，传来东土是为第一祖。自此传至五祖，大开心灯。六祖下开悟四十三人，再经思师、让祖，至马祖出善知识八十三人，正法大兴，国王大臣莫不尊敬。是以如来说法虽多，尤以宗下独胜。如念佛一法，亦由马鸣、龙树之所赞扬。自远公之后，永明寿禅师为莲宗六祖，以后多由宗门下的人所弘扬。密宗一法，经一行禅师发扬之后，传入日本，我国即无相继之人。慈恩宗是玄奘法师兴起，不久亦绝。独以宗门下源远流长，天神皈依，龙虎归降。

八仙会上的吕洞宾，别号纯阳，京川人，唐末三举不第，无心归家，偶于长安酒肆遇钟离汉，授以延命之术。洞宾依法修行，后来乃飞腾自在，云游天下。一日至庐山海会寺，在钟楼壁上书四句偈云：“一日清闲自在仙，六神和合报平安。丹田有宝休寻道，对境无心莫问禅。”未几道经黄龙山，睹紫云成盖，疑有异人，乃入谒。值黄龙击鼓升座，吕遂随众人堂听法。黄

龙曰：“今日有人窃法，老僧不说。”洞宾出而礼拜，问曰：“请问和尚，如何是一粒粟中藏世界，半升铛内煮山川？”黄龙骂曰：“这守尸鬼！”洞宾曰：“争奈囊中自有长生不死药！”黄龙曰：“饶经八万劫，未免落空亡。”洞宾忘了“对境无心莫问禅”的功夫，大发嗔心，飞剑斩黄龙，黄龙以手一指，其剑落地，不能取得。洞宾礼拜悔过，请问佛法。黄龙曰：“半升铛内煮山川即不问，如何是一粒粟中藏世界？”洞宾于言下顿契玄旨，乃述偈忏曰：“弃却瓢囊击碎琴，从今不恋汞中金。自从一见黄龙后，始觉当年错用心。”此是仙人皈依三宝，求入伽蓝为护法的一例。道教在洞宾之手亦大兴起来，为北五祖；紫阳真人又是阅《祖英集》而明心地的南五祖，故此道教亦是为佛教宗门所续启。孔子之道传至孟子失传，直至宋朝周濂溪先生从宗门发明心地。程子、张子、朱子等，皆从事佛法，故宗门有助儒道一切之机。现在很多人把宗门这一法轻视，甚至加以毁谤，这真是造无间业。你我今天有此良缘，遇期胜因，要生大欢喜，发大誓愿，人人做到龙天皈依，使正法永昌。切莫视为儿戏，好好精进用功。

## 次七第一日开示（2月28日）

虚云到常住打扰一切，蒙和尚及各位班首师傅特别优待，已深为抱歉。今天又要我做主法。这个名目，我实不敢承认。现在应慈老法师年高腊长，应归他来领导才合理。同时常住上的法师很多，都是学德兼优。我是一水上浮萍，全然无用的一个人，今天以我年纪大，要加诸客气，这实在是误会了。在世法尚且不以年龄的大小而论，如过去朝中赴科考的人，不管你年纪多大，而对于主考者，总是称老师，都要尊敬他，不能讲年龄。在佛法中更加不能了，如文殊菩萨，过去久远，业已成佛，曾教化十六王子，阿弥陀佛是十六王子之一，释迦牟尼也是他的徒弟。到了释迦成佛的时候，他便为之辅弼。可见佛法是平等一味，无有高下的，故此请诸位不要误解了。

现在我们在参学方面来讲，总要以规矩法则为尊。常住上的主人发起道心，讲经打七，弘扬佛法，实为希有难得的因缘。诸位都不避风尘，不惮劳倦，这样的忙碌，也自愿地来参加，可见都有厌烦思静的心。本

来你我都是一个心，只因迷悟有关，故有众生，终日忙碌，无一日休闲，稍作思惟，实乃无益。但是有种人一生在世，昼夜奔忙，痴想丰衣足食，贪图歌台舞榭，唯愿子孙发富发贵，万世的荣华，到了一气不来，做了一个死鬼，还想要保佑他儿女，人财兴旺。这种人真是愚痴已极。还有一种人，稍知一些善恶因果，要做功德，但是只知打斋供僧，或装佛像，或修庙宇等一些有漏之因，冀求来生福报，因他不解无漏功德的可贵，故偏弃不行。《妙法莲华经》云：“若人静坐一须臾，胜造恒沙七宝塔。”因为静坐这一法，可以使我们脱离尘劳，使身心安泰，使自性圆明，生死了脱。一须臾者，一刹那之间也。若人以清静心，返照回光，坐须臾之久，纵不能悟道，而其正因佛性已种，自有成就之日。若是功夫得力，一须臾之间，是可以成佛的。故《楞严经》中阿难尊者曰：“不历僧祇获法身。”但是你我及一般人，平常总是在尘劳里，在喜怒里，在得失里，在五欲里，在一切图快活享用里过活，而今一到禅堂中，一声止静，则视之不见，听之不闻，六根门头，犹如乌龟息六样的，任什么境界也扰你不动。这是修无为法，也是无漏

法。故以金銀等七種寶物造塔，如恒河沙數之多，猶不能及此靜坐一須臾之功德也。烏龜息六是一比喻，因為海狗喜食魚蟹，一見烏龜在海灘上爬，它就跑去吃它，烏龜知其要吃它，便把四只腳、一個頭、一條尾，統統縮進殼里去，海狗見之咬它不着，空費一番辛苦，棄而他去，此時烏龜亦脫其險。我們人生在世，無錢的為衣食忙得要死，有錢的貪婪色欲不得出離，正如被海狗咬着，若知其害，便把六根收攝，返照回光，都可以從死里得生的。

前兩晚說過，宗門下這一法是正法眼藏，是如來心法，是了脫生死的根本。如講經等法門，雖然是起人信解，但是大都是枝葉上的文章，不容易大開圓解的。如要想以講經等法子來了生脫死者，還須要經過行證，是很為難的。故從來聽到講經等及其他法門中顯現神通與立地悟徹者，比宗門下少。因為宗門下不但說是比丘和居士有不可思議的手眼，就是比丘尼也有伟大的人才。昔者灌溪尊者，是臨濟的徒弟，在臨濟勤學多年，未曾大徹大悟，乃去參方，至末山尼僧處，其小尼僧告知末山，末山遣侍者問曰：“上座是為

游山玩景而来，抑是为佛法而来？”灌溪只得承认为佛法而来，末山曰：“既是为佛法而来，这里也有打鼓升座的法则。”遂升座，灌溪初揖而不拜。末山问曰：“上座今日离何处？”曰：“路口。”末山曰：“何不盖却？”溪无对，始礼拜。溪问：“如何是末山？”末山曰：“不露顶。”曰：“如何是末山主？”曰：“非男女相。”溪乃喝曰：“何不变去？”末山曰：“不是神不是鬼，变个什么？”灌溪不能答，于是伏膺，在该处做园头三年，后来大彻大悟。灌溪上堂有云：“我在临济爷爷处得半杓，末山娘娘处得半杓，共成一杓吃了，直至如今饱不饥！”故知灌溪虽是临济的徒弟，亦是末山的法嗣，可见尼众中也有这样惊世的人才，超人的手眼。现在你们这样多的尼众，为什么不出来显显手眼，替前人表现正法呢？须知佛法平等，要大家努力，不要自生退堕，错过因缘。古人说，百年三万六千日，不放身心静片时。你我无量劫来，流浪生死者，只为不肯放下身心清净修学，而感受轮回，不得解脱。所以要大家放下身心，来静坐片时，希望漆桶脱落，共证无生法忍。

## 次七第二日开示（3月1日）

今日是两个七的第二天。在这短短的时间里，各位来参加的日益增多，可见上海地方的人善心纯厚，福德深重；更可见人人都有厌烦思静、去苦趋乐的要求。本来人生在世，苦多乐少，且光阴迅速，数十年眨眼就过去了。纵如彭祖住世八百载，在佛法中看来，甚为短促。在世人看来是人生七十古来稀了。你我现在知道这种如幻如化的短境，无所留恋，来此参加这个禅七，真是夙世善根。但是修行一法，贵在有长远心，过去一切诸佛菩萨，莫不经过多劫修行，才能成功。《楞严经·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章》曰：“忆念我昔无数恒河沙劫，于时有佛出现于世，名观世音，我于彼佛发菩提心，彼佛教我，从闻思修，入三摩地。”由此可见，观世音菩萨不是一天两天的时光就成功的了。

同时他公开地将他用功的方法讲给我们听，他是楞严会上二十五圆通的第一名，他的用功法子是从闻思修而得耳根圆通地入三摩地。三摩地者，华言正定。故他又说：“初于闻中，入流亡所。”这种方法，是以耳根

反闻自性，不令六根流于六尘，是要将六根收摄流于法性。故又说：“所入既寂，动静二相，了然不生。”又说：“如是渐增，闻所闻尽，尽闻不住。”这意思即是要我们把这反闻的功夫不要滞疑，要渐次增进，要加功用行，才能得“觉所觉空，空觉极圆，空所空灭，生灭既灭，寂灭现前”。这种境界，既自以反闻闻自性的功夫，把一切生灭悉皆灭已，真心方得现前。即是说“狂心顿歇，歇即菩提”。观世音菩萨到了这种境界。他说：“忽然超越，世出世间，十方圆明，获二殊胜。一者上合十方诸佛本妙觉心，与佛如来同一慈力；二者下合十方一切六道众生，与诸众生同一悲仰。”

我们今天学佛修行，也要这样先把自己的功夫做好，把自性的贪嗔痴慢等一切众生度尽，证到本来清净的妙觉真心，然后上行下化，如观世音菩萨这样的三十二应，随类化度，才能有力量。所以观世音菩萨，或现童男童女身，化现世间。

世人不知观世音菩薩业已成佛，并无男女人我之相，他是随众生的机而应现的。但世间人一闻观世音菩薩之名，都觉得有爱敬之心。这无非是过去生中持念

过他的圣号，八识田中有这种子，乃起现行。故经云：“一入耳根，永为道种。”你我今天来此熏修，当依诸佛菩萨所修所证之最上乘法。现在这种法，是要明本妙觉心，即是说见性成佛。假如不明心地，则佛不可成。要明心地，须行善道为始。我们一天到晚，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则福德自此增长。加一句话头，时刻提起，一念无生，当下成佛。诸位把握时间，莫杂用心，好好提起话头参去。

### 次七第三日开示（3月2日）

今天第二七的三天又过去了。功夫做纯熟了的人，动静之中都有把握，有什么心去分别他一七二七，三天二天呢？但是初发心的人，总要努力精进，莫糊糊涂涂地打混，把光阴错过了。我现在再说一个比喻给你们初发心的听，希望好好听着。

诸方禅堂中所供的一位菩萨，是一位圣僧，他是释迦如来的老表，名阿若憍陈如尊者。世尊出家时，他的父王派父族三人、母族二人，往雪山照顾他，此尊者

是母族二人之一。世尊成道后，初至鹿野苑，为之说四谛法，这位尊者最初悟道。同时此尊者是世尊诸大弟子中的第一位出家者，故名圣僧，又名僧首。他的修行方法在《楞严经》中说得很明显：“我初成道，于鹿园中，为阿若多五比丘等，及汝四众言，一切众生不成菩提及阿罗汉，皆由客尘烦恼所误。汝等当时，因何开悟，今成圣果？”这是佛告诉我们不成菩提及阿罗汉的原因，并追问当时在会诸大弟子的开悟，是用何法而成功的。这时候独有憍陈如尊者了解这个法子，所以他在这会中站立起来，答复世尊曰：“我今长老，于大众中，独得解名，因悟客尘二字成果。”他说了之后，再对世尊解释说：“世尊，譬如行客，投寄旅亭，或宿或食，宿食事毕，俶装前途，不遑安住；若实主人，自无攸往。如是思惟，不住名客，住名主人，以不住者，名为客义。又如新霁，清旸升天，光入隙中，发明空中，诸有尘相，尘质摇动，虚空寂然。如是思惟，澄寂名空，摇动名尘，以摇动者，名为尘义。”

他这一说，把主客二字，说得何等明显。但是你要知道，这是一个比喻，是告诉我们用功下手的方法。即

是说，我们的真心是个主，他本是不动的，动的是客，即是妄想。妄想犹如灰尘，灰尘很微细，它在飞腾之时，要在太阳照入户牖时，或空隙之中，才看得见。即是说，我们心中的妄想，在平常的动念中并不知道，一到清静修行静坐用功的当中，才知道许多的杂念在不断地起伏。在这妄念沸腾的当中，如果你功夫不得力，那就作不得主，故不得悟道，流浪生死海中，今生姓张，再生又姓李，如客人投宿旅店一样，经常要换地方。但我们的真心，却不是这样，它总是不去不來不生不灭地常住不动，故为主人。这个主人，好比虚空尘土飞出，虚空总是寂然不动。又如旅店里的主人，他老住在店中，不到其他地方去的。在名相上讲，尘者尘沙，是烦恼之一，要到菩萨的地位，才能断得了。妄者妄惑，惑有见惑八十八使，思惑八十一品，见惑由五钝使而来，修行的人先要把见惑断尽，才能证入须陀洹果。但这步功夫非常得难，断除见惑，如断四十里的逆流。可见我们用功的，是要有甚深的力量。思惑断尽，才能证到阿罗汉果。这种用功是渐次的，我们现在只借一句话头，灵灵不昧，了了常知，什么见惑思惑，一刀两断，好似

青天不挂片云，清旸升天，即是自性的光明透露。这位尊者，悟了这个道理，认识了本有的主人。你我今天用功第二步，要把客尘认识清楚，客尘是动的，主人是不动的。如不认清，则功夫无处下手，依旧在打混，空过光阴，希望大家留心参看。

### 次七第四日开示（3月3日）

“无上甚深微妙法，百千万劫难遭遇。”这回玉佛寺打禅七，真是因缘殊胜，各方信心男女居士们这样踊跃地来参加，种下这一成佛的正因，可说是稀有难得。释迦牟尼佛说《妙法莲华经》云：“若人散乱心，入于塔庙中。一称南无佛，皆共成佛道。”人生在世数十年的光阴，不知不觉地过了。在这当中，有钱的人，或贪酒色财气，无钱的人，为了衣食住行而劳碌奔波，很少有清闲自在的时刻，真是苦不堪言。但是这种人，偶一走到佛寺里，见此寂静庄严的梵刹，心生欢喜，或见佛菩萨形象而随口声称佛名者，或心生清静而起感慨，称赞如来吉祥而生稀有者，这都是过去生中有甚深善根，

由此皆得成佛。因为人们平时眼中见到的风花雪月，耳中听到的歌舞欢声，口里贪着的珍馐美味等，而引起感染思想。这感染思想是散乱心，是生死心，是虚妄心。今天能够在塔庙中，称一声佛号，这是觉悟心，是清净心，是成佛的菩提种子。佛者，梵语佛陀，华言觉者。觉者，觉而不迷，自性清静，即是有觉悟心。我们今天不为名利而来，也是觉悟力的作用。但是有许多恐是闻其打禅七之名，而不知其打禅七之义，以一种稀奇心而来看热闹的，这不是上上心。现在既到此地，如人到了宝山，不可空手而回，须发一无上的道心，好好地坐一枝香，种一成佛的正因，将来大家成佛。

昔日释迦牟尼佛有一弟子，名须跋陀罗，家里贫穷孤独，无所依靠，心怀愁闷，要随佛出家。一日至世尊处，刚巧是世尊外出，诸大弟子为之观察往昔因缘，八万劫中，未种善根，乃不收留，叫他回去。此时须跋苦闷已极，行至城边，忖思业障如此深重，不如撞死为好。正要寻死，不料世尊到来，问其所以，须跋一一答之，世尊遂收为徒弟，回至其所，七日之中证阿罗汉。诸大弟子，不解其故，请问世尊，世尊

曰：“你们只知八万劫中之事，八万劫外，他曾种善根，他那时亦很贫穷，采樵为活，一日在山中遇虎，无所投避，急忙爬于树上。虎见他上树，就围绕而啮树。树欲断了，他心中甚急，无人救援，忽而思惟大觉佛陀，有慈悲力，能救诸苦，乃口称‘南无佛，快来救我’。虎闻南无佛声，乃远避之，未伤其命，由此种下正因佛种，今日成熟，故证果位。”诸大弟子闻此语已，心怀喜悦，叹未曾有。你我今天遇此胜缘，能来此坐一枝净香，则善业已超过多倍，千万勿为儿戏。若为热闹而来，那就错过机会了。

### 次七第五日开示（3月4日）

深具信心的人，在这堂中当然是努力用功的。老参上座师傅们功夫当然已很纯熟。但是在这纯熟之中，要知道回互用功，要穷源彻底，要事理圆融，要静动无碍，不要死坐，不要沉空守寂，贪着静境。如果贪着静境的话，不起回互之助，即是死水中鱼，无有跳龙门的希望，也就是挟冰鱼，那是无用的。初发心用

功的，要痛念生死，要生大惭愧，把万缘通身放下，才能用功有力量，如果放不下，生死是决定不了的。因为你我无始以来，被七情六欲所迷，现在从朝至暮，总是在声色之中过日子，不知常住真心，所以沉沦苦海。现在你我已觉悟世间上的一切都是苦恼，可以尽情放下，立地成佛。

### 次七第六日开示（3月5日）

这次参加来打七的，以我看起来，初发心的男女们占多数，所以规矩法则都不懂，举足动步处处打人闲岔。幸常住很慈悲，成就我们的道业，诸位班首师傅们，也发了无上的道心来领导，使我们可以如法修持，这是万劫难逢的机会。我们要勇猛精进，要内外加修。内修，即是单独地参一句“念佛是谁”的话头，或念一句“阿弥陀佛”，不起贪嗔痴恚种种其他念头，使真如法性得以透露。外修，即是戒杀放生，将十恶转为十善，不要一天到晚酒肉熏天，造无边的罪业。须知佛种从缘起，恶业造得多，堕地狱是必定的；善业培得

多，福利的果实自然会给你来享受。古人教我们“诸恶莫做，众善奉行”，就是这个道理。你看昔琉璃大王诛杀释种的因缘，就知道了。近来世界人民遭难，杀劫之重，皆是果报所遭。每每劝世人要戒杀放生，吃斋念佛者，也就是要大家免遭因果轮回之报。诸位须当信奉，种植善因，成就佛果。

### 次七第七日开示（3月6日）

“浮生如梦，幻质匪坚。不凭我佛之慈，曷遂超升之路。”我们在这如梦如幻的生活中，颠颠倒倒地过日子，不知佛的伟大，不思出离生死，任善恶以升沉，随业力而受报。所以世间上的人，总是作善者少，造恶者多，富贵者少，贫贱者多。六道轮回，苦楚万状，有的朝生暮死，或数年而死者，或多年而死者，都不能自己作主，故须凭佛陀的慈悲主义，才有办法。因佛与菩萨，有慈悲喜舍等行愿力量，能够令我们出离苦海，达到光明的彼岸。慈悲者，见一切众生有甚痛苦，以怜悯爱护之心去救度，令其离苦得乐。喜舍者，见一切众生

做一切功德，或发一念好心，都要随喜赞叹，对一切众生有所须求者，都要随其所需而施与之。世尊在因地修行时，总是行的舍头脑骨髓的菩萨道。所以他老人家曾说：“三千大千世界，无有一芥子许地，不是我舍身埋骨的地方。”今天诸位要努力把话头看住，不要把光阴空过了。

### 解七开示（3月7日）

恭喜诸位两个禅七圆满，功德已毕，马上就要解七，要与诸位庆贺了。以古人来说，本没有什么结七解七，一句话头参到开悟为期。现在你们悟了未悟，我们总依规矩而做。在这半月 中，诸位不分昼夜，而目的是为开悟，是为佛门中培植人才，如果是打混把光阴空过，那是辜负了这段时光。今天常住上的大和尚与各位班首师傅，依古人规则，来考察你们的功夫，希望不要乱说，只要真实将自己的功夫见地，当众答一句，相当者常住为你们证明。古人说：“修行三大劫，悟在刹那间。”功夫得力，一弹指顷，就悟过来了。昔者琅琊

觉禅师，有一女弟子亲近他参禅，琅琊禅师叫她参“随他去”。这女子依而行之不退，一日家中起火，其女曰：“随他去。”又一次她的儿子掉在水中，旁人叫她，她曰：“随他去。”万缘放下，依教行之。又一日，在家中炸油条，其夫在烧火，她将面条向锅中一抛，炸声一响，当下悟道，即将油锅向地下一倒，拍手而笑，其夫以为疯了，骂曰：“你如此作什么，不是疯了吗？”曰：“随他去。”即往觉禅师处求证，觉禅师为之证明，已成圣果。诸位今日悟了的站出来，道一句看。

（久之无人敢答，老人即出堂。继由应慈老法师考问。待止静后，老人再进堂，一一警策毕，开示云：）

红尘滚滚，闹市纷烦，哪有功夫和心思来到这里静坐参话头呢？只以你们上海人的善根深厚，佛法昌盛，因缘殊特，才有这样一回事因缘。中国的佛教，自古以来虽有教、律、净、密诸宗，严格地检讨一下，宗门一法，胜过一切，我早已说过了。只以近来佛法衰微，人才未出。我过去也曾到各处挂单，看起来现在更加不如昔日了。说来我也很惭愧，什么事也不知道，承常住的慈悲，各位的客气，把我推在前面。这应该要应慈老

法师承当才对，他是宗教兼通的善知识，真正的前辈老人家，不必要我来陪伴了，我现在什么事也不能做了，愿各位要好好地追随前进，不要退堕。

沩山祖师云：“所恨同生像季，去圣时遥，佛法生疏，人多懈怠，略伸管见，以晓后来。”沩山德号灵祐，福建人，亲近百丈祖师，发明心地。司马头陀在湖南看见沩山地势很好，是一千五百人的善知识所居之地。时沩山在百丈处当典座，司马头陀见之，认为是沩山主人，乃请他老人家去沩山开山。沩山老人是唐朝时候的人，佛法到唐朝只是像法之末叶，所以他痛恨生不逢时，佛法难晓，众生信心渐渐退失，不肯下苦心修学，故佛果无期。我们现在距沩山老人又千多年了，不但像法已过，即末法亦已过去九百余年矣，世人善根更少了，所以信佛法的人很多，而真实悟道的人很少。我以己身来比较一下，现在学佛法是方便多了，在咸同之时，各地寺庙统统焚毁了，三江下唯有天童一家保存，至太平年间，由终南山一班老修行出来重兴。那时候，只有一瓢一笠，哪有许多啰嗦。后来佛法渐渐昌盛，各方始有挑高脚担的，直到现在，又有挑皮箱的了，对佛

法真正的行持，一点也不讲了。过去的禅和子要参方，非要走路不可，现在有火车、汽车、轮船、飞机，由此都想要享福，不想吃苦了，百般的放逸也加紧了。虽然各方的佛学院也随时倡导，法师们日渐增多，可是根本问题从此弃之不顾，一天到晚专在求知解，不求修证，同时也不知道修证一法是解决问题的根本。

永嘉《证道歌》云：“但得本，莫愁末，如净琉璃含宝月。……嗟末法，恶时世，众生福薄难调制。去圣远兮邪见深，魔强法弱多怨害。闻说如来顿教门，恨不得灭除令瓦碎。作在心，殃在身，不须怨诉更尤人。欲得不招无间业，莫谤如来正法轮。……吾早年来积学问，亦曾讨疏寻经论。分别名相不知休，入海算沙徒自困。却被如来苦呵责，数他珍宝有何益？”他老人家去参六祖大彻大悟，六祖号之为一宿觉。所以古人说，寻经讨论，是入海算沙，宗门下的法子，是如金刚王宝剑，遇物即斩，碰锋者亡，是立地成佛的无上法门。且如神赞禅师，幼年行脚，亲近百丈祖师开悟，后回受业本师处。本师问曰：“汝离吾在外，得何事业？”曰：“并无事业。”遂遣执役。一日本师澡浴，命赞去垢，神赞拊

其背曰：“好所佛堂，而佛不圣。”本师未领其旨，回首视之。神赞又曰：“佛虽不圣，且能放光。”又一日本师在窗下看经，有一蜂子投向纸窗，外撞求出。赞见之曰：“世界如许广阔不肯出，钻他故纸驴年去！”并说偈曰：“空门不肯出，投窗也太痴。百年钻故纸，何日出头时。”本师闻之，以为骂他，置经问曰：“汝出外行脚如许时间，遇到何人？学到些什么？有这么多话说！”神赞曰：“徒自叩别，在百丈会下，已蒙百丈和尚指个歇处。因念师傅年老，今特回来欲报慈德耳。”本师于是告众，致斋请赞说法，赞即升座举唱百丈门风曰：“灵光独耀，迥脱根尘，体露真常，不拘文字。心性无染，本自圆成，但离妄缘，即如如佛。”本师于言下感悟曰：“何期垂老，得闻极则事。”于是遂将寺务交给神赞，反礼神赞为师。请看这样的容易，是何等洒脱。

你我今天打七打了十多天，何以不会悟道呢？只因都不肯死心塌地的用功，或视为儿戏，或者认为参禅用功，要在禅堂中静坐才好，其实这是不对的。真心用功的人，是不分动静营为和街头闹市，处处都好。昔日有一屠子和尚，在外参方，一日行至一市，经过屠户之

门，有许多买肉的都要屠户割精肉给他们。屠户忽然发怒，将刀一放，曰：“哪一块不是精肉呢？”屠子和尚闻之，顿然开悟。可见古人的用功，并不是坐在禅堂中方能用功的。今天你们一个也不说悟缘，是否辜负光阴，请应慈老法师与大和尚等再来考试考试。

### 解七法语

（云公老人出堂，应慈老法师一一考问，开示后，各照座位坐定。云公再进禅堂，在静中又复一一警策毕，坐下说开示一番。开静茶点毕，各各站立，云公着海青入堂，平坐佛前，以竹篦打一“○”相云：）

才结七，又解七，解结忙忙了何日？

一念亡缘诸境息，摩诃般若波罗蜜。

心境寂，体用归，本自圆明无昼夜，哪分南北与东西。

万象随缘观自在，鸟啼花笑月临溪。

即今解七一句，作么生道？钟板吼时钵盂跳，谛观般若波罗蜜。解！

## 云居山方便开示（1955）

闰三月十一日开示

释迦如来说法四十九年，谈经三百余会，归摄在三藏十二部中。三藏者，经藏、律藏、论藏是也。三藏所诠，不外戒、定、慧三学。经诠定学，律诠戒学，论诠慧学。再约而言之，则因果二字，全把佛所说法包括无余了。因果二字，是一切圣凡，世间出世间，都逃不了的。因是因缘，果是果报。比如种谷，以一粒谷子为因，以日光风雨为缘，结实收获为果。若无因缘，决无结果也。一切圣贤之所以为圣贤者，其要在于明因识果。明者了解义，识者明白义。凡夫畏果，

菩萨畏因。凡夫只怕恶果，不知恶果起缘于恶因，平常任意胡为，以图一时快乐，不知乐是苦因。菩萨则不然，平常一举一动，谨身护持，戒慎于初，既无恶因，何来恶果？纵有恶果，都是久远前因，既属前因种下，则后果难逃。故感果之时，安然顺受，毫无畏缩，这就叫明因识果。

例如古人安世高法师，累世修持，首一世为安息国太子，舍离五欲，出家修道，得宿命通，知前世欠人命债，其债主在中国。于是航海而来，到达洛阳，行至旷野无人之境，忽觌面来一少年，身佩钢刀，远见法师，即怒气冲冲，近前未发一言，即拔刀杀之。法师死后，灵魂仍至安息国投胎，又为太子。迨年长，又发心出家，依然有宿命通，知今世尚有命债未还，债主亦在洛阳。于是重来，至前生杀彼身命者家中借宿。饭罢，问主人曰：“汝认识我否？”答曰：“不识。”又告曰：“我即为汝于某月某日在某旷野中所杀之僧是也。”主人大惊，念此事无第三者能知，此僧必是鬼魂来索命，遂欲逃遁。僧曰：“勿惧，我非鬼也。”即告以故，谓：“我明日当被人打死，偿

夙生命债，故特来相求，请汝明日为我作证，传我遗嘱，说是我应还他命债，请官不必治误杀者之罪。”说毕，各自安睡。次日，同至街坊，僧前行，见僧之前，有一乡人挑柴，正行之间，前头之柴忽然堕地，后头之柴随亦堕下，扁担向后打来，适中僧之脑袋，立即毙命。乡人被擒送官，讯后，拟定罪。主人见此事与僧昨夜所说相符，遂将僧遗言向官陈述。官闻言，相信因果不昧，遂赦乡人误杀之罪。其僧灵魂复至安息国，第三世又投胎为太子，再出家修行，即世高法师也。因此可知虽是圣贤，因果不昧，曾种恶因，必感恶果，若明此义，则日常生活逢顺逢逆，苦乐悲欢，一切境界，都有前因，不在境上妄生憎爱，自然能放得下，一心在道，什么无明贡高习气毛病，都无障碍，自易入道了。

### 闰三月十二日开示

古人为生死大事，寻师访友，不惮登山涉水，劳碌奔波。吾人从无始来，被妄想遮盖，尘劳缚着，迷失

本来面目。比喻镜子，本来有光明，可以照天照地，但被尘垢污染埋没了，就不见原有光明。今想恢复原有光明，只要用一番洗刷磨刮功夫，其本有光明，自会显露出来。吾人心性亦复如是，上与诸佛无二无别，无欠无余，何以诸佛早已成佛，而你我现在还是生死苦海的凡夫呢？只因我们这心性，被妄想烦恼种种习气毛病所埋没，这心性虽然与佛无异，也不得受用。今你我既已出家，同为佛子，要想明心见性，返本还原的话，非下一番苦功夫不可。古人千辛万苦，参访善知识，即为要明己躬下事。现在已是末法，去圣时遥，佛法生疏，人多懈怠，所以生死不了。今既知自心与佛相同，就应该发长远心、坚固心、勇猛心、惭愧心，二六时中，如切如磋，如琢如磨，朝如斯，夕如斯，努力办道，不要错过时光。

### 闰三月十三日开示

古人说：“若论成道本来易，欲除妄想真个难。”道者理也，理者心也，心佛众生，三无差别，人人本

具，个个现成，在圣不增，在凡不减。若人识得心，大地无寸土。一切世出世间，若凡若圣，本来是空，何生死之有呢？故曰成道本来易。此心虽然妙明，但被种种妄想所盖覆，光明无由显现，而欲除此妄想就不容易了。妄想有二种：一者轻妄，二者粗妄；又有有漏妄想与无漏妄想之分。有漏者，感人天苦乐果报；无漏者，可成佛作祖，了脱生死，超出三界。粗妄想感地狱、饿鬼、畜生三途苦果，轻妄想就是营作种种善事，如念佛、参禅、诵经、持咒、礼拜、戒杀放生等等。粗妄想与十恶业相应，意起贪嗔痴，口作妄言、绮语、恶口、两舌，身行杀、盗、淫，这是身口意所造十恶业。其中轻重程度，犹有分别，即上品十恶堕地狱，中品十恶堕恶鬼，下品十恶堕畜生。总而言之，不论轻妄粗妄，皆是吾人现前一念，而十法界都是这一念造成的，所谓一切唯心造也。若就本分来讲，吾人本地风光，原属一丝不挂，纤尘不染的。粗妄固不必言，即或稍有轻妄，亦是生死命根未断，现在既说除妄想，就要借重一句话头或一声佛号，作为敲门瓦子，以轻妄制伏粗妄，以毒攻毒，先将粗妄

降伏，仅余轻妄，亦能与道相应，久久磨炼，功纯行极，最后轻妄亦不可得了。我们个个人都知道妄想不好，要断妄想，但又明知故犯，仍然打妄想，跟习气流转，遇着逆境，还是打无明，甚至好吃懒做，求名贪利，思淫欲等等妄想都打起来了。既明知妄想不好，却又放他不下，是什么理由呢？因为无始劫来，习气熏染浓厚，遂成习惯，如狗子喜欢吃粪相似，你虽给它好饮食，它闻到粪味仍然要吃粪的，这是习惯成性也。

古来有一则公案，说明古人怎样直截断除妄想的。大梅山法常禅师，初参马祖，问：“如何是佛？”祖曰：“即心是佛。”师大悟，遂往四明梅子真旧隐缚茅住静。祖闻师住山，乃令僧问和尚见马大师得个什么便住此山？师曰：“大师向我道，即心是佛，我便向这里住。”僧曰：“大师近日佛法又别。”师曰：“作么生？”曰：“又道非心非佛。”师曰：“这老汉惑乱人未有了日，任他非心非佛，我只管即心是佛。”其僧回举似马祖，祖曰：“梅子熟也！”古来祖师作为，如何直截了当，无非都是教人断除妄想。现在你我

出家，行脚参学，都是因为生死未了，就要生大惭愧心，发大勇猛心，不随妄想习气境界转。“假使热铁轮，于我顶上旋，终不以此苦，退失菩提心。”菩提即觉，觉即是道，道即妙心。当知此心本来具足圆满，无稍欠缺，今须向自性中求，要自己肯发心。如自己不发心，就是释迦如来再出世，恐怕也不奈你何。在二六时中，莫分行住坐卧，动静一相，本自如如，妄想不生，何患生死不了？若不如此，总是忙忙碌碌，从朝至暮，从生到死，空过光阴，虽说修行一世，终是劳而无功。腊月三十日到来，临渴掘井，措手不及，悔之晚矣。我说的虽是陈言，但望大家各自用心体会这陈言罢！

### 闰三月二十一日开示

古人修行，道德高上，感动天龙鬼神，自然拥护，因为道德是世上最尊贵的。所以说：“道高龙虎伏，德重鬼神钦。”鬼神和人，各有各的法界，各有所尊，何以诸天鬼神会尊敬人法界呢？本来灵明妙性，不分彼

此，同归一体的，因为无明不觉，昧了真源，则有四圣六凡十法界之分。如果要从迷到悟，返本还原，则各法界的觉悟程度，亦各不相同，人法界中，有觉有不觉，知见有邪有正，诸天鬼神皆然。人法界在六凡中，超过其他五法界，因为六欲天耽爱女色，忘记修行。四禅天单耽禅味，忘其明悟真心之路。四空天则落偏空，忘正知见。修罗耽嗔，地狱、鬼、畜，苦不堪言，皆无正念，哪能修行。人道苦乐不等，但比他界则易觉悟，能明心见性，超凡入圣。

诸天鬼神虽有神通，都尊重有道德的人，其神通福报大小不同，皆慕正道。元珪禅师在中岳庞塢住茅庵，曾为岳神授戒。如《景德传灯录》所载：一日有异人者，峨冠衿褶而至，从者极多，轻步舒徐，称谒大师。师睹其形貌，奇伟非常，乃谕之曰：“善来仁者，胡为而至？”彼曰：“师宁识我耶？”师曰：“我观佛与众生等，吾一目之，岂分别耶？”彼曰：“我此岳神也，能生死于人，师安得一目我哉？”师曰：“吾本不生，汝焉能死？吾视身与空等，视吾与汝等，汝能坏空及汝乎？苟能坏空及坏汝，吾则不生不灭

也。汝尚不能如是，又焉能生死吾耶？”神稽首曰：“我亦聪明正直于余神，讵知师有广大之智辩乎？愿授以正戒，令我度也。”师曰：“汝既乞戒，即得戒也。所以者何，戒外无戒，又何戒哉？”神曰：“此理也，我闻茫昧，止求师戒我身为门弟子。”师即张座、秉炉、正几，曰：“付汝五戒，若能奉持，即应曰能；不能，即曰否。”神曰：“谨受教。”师曰：“汝能不淫乎？”曰：“亦娶也。”师曰：“非谓此也，谓无罗欲也。”曰：“能。”师曰：“汝能不盗乎？”曰：“何乏我也，焉有盗取哉？”师曰：“非谓此也，谓飨而福淫，不供而祸善也。”曰：“能。”师曰：“汝能不杀乎？”曰：“实司其柄，焉曰不杀？”师曰：“非谓此也，谓有滥误疑混也。”曰：“能。”师曰：“汝能不妄乎？”曰：“我正直，焉能有妄乎？”师曰：“非谓此也，谓先后不合天心也。”曰：“能。”师曰：“汝能不遭酒败乎？”曰：“能。”师曰：“如上是谓佛戒也。”又言：“以有心奉持，而无心物执；以有心为物，而无心想身。能如是，则先天地生不为精，后天地死不为老，终日变化而不为动，毕尽寂默而不

为休。悟此，则虽娶非妻也，虽飨非取也，虽柄非权也，虽作非故也，虽醉非惛也。若能无心于万物，则罗欲不为淫，福淫祸善不为盜，濫误疑混不为杀，先后违天不为妄，昏妄颠倒不为醉，是谓无心也。无心则无戒，无戒则无心，无佛无众生，无汝及无我。无汝孰为戒哉？”

神曰：“我神通亚佛。”师曰：“汝神通十句，五能五不能；佛则十句，七能三不能。”神肃然避席跪启曰：“可得闻乎？”师曰：“汝能戾上帝东天行而西七曜乎？”曰：“不能。”师曰：“汝能夺地祇融五岳而结四海乎？”曰：“不能。”师曰：“是谓五不能也。佛能空一切相，成万法智，而不能即灭定业；佛能知群有性，穷亿劫事，而不能化导无缘；佛能度无量有情，而不能尽众生界，是谓三不能也。定业亦不牢久，无缘亦谓一期，众生界本无增减。且无一人能主有法，有法无主，是谓无法，无法无主，是谓无心。如我解佛，亦无神通也，但能以无心通达一切法尔。”神曰：“我诚浅昧，未闻空义，师所授戒，我当奉行。今愿报慈德，效我所能。”师曰：“吾观身无物，观法无常，块

然更有何欲？”神曰：“师必命我为世间事，展我小神功，使已发心、初发心、未发心、不信心、必信心五等人，自我神踪，知有佛有神，有能有不能，有自然有非自然者。”师曰：“无为是，无为是。”神曰：“佛亦使神护法，师宁隳叛佛耶？愿随意垂诲。”师不得已而言曰：“东岩寺之障，莽然无树，北岫有之，而背非屏拥，汝能移北树于东岭乎？”神曰：“已闻命矣，然昏夜间，必有喧动，愿师无骇。”即作礼辞去，师门送而且观之，见仪卫逶迤，如王者之状，岚霭烟霞，纷纶间错，幢幡环佩，凌空隐没焉。其夕果有暴风吼雷，奔云震电，栋宇摇荡，宿鸟声喧。师谓众曰：“无怖，无怖，神与我契矣。”诘旦和霁，则北岩松栝，尽移东岭，森然行植。师谓其徒曰：“吾歿后，无令外知。若为口实，人将妖我。”观此，岳神虽有神通，还不及有道德的人，这就是德重鬼神钦。没有道德的人，要被鬼神管辖，受其祸害。要有道德，就要明心见性，自然就会感动鬼神了。

古来禅师大德，惊天动地，白鹿衔花，青猿献果，天魔外道，诸仙鬼神，都来皈依。如真祖师皈依观

音，财神皈依普贤，洞宾仙师皈依黄龙，王灵官皈依地藏，文昌皈依释迦牟尼佛，等等。所以宋朝仁宗皇帝的《赞僧赋》说：“夫世间最贵者，莫如舍俗出家。若得为僧，便受人天供养。作如来之弟子，为先圣之宗亲。出入于金门之下，行藏于宝殿之中。白鹿衔花，青猿献果。春听莺啼鸟语，妙乐天机；夏闻蝉噪高林，岂知炎热；秋睹清风明月，星灿光耀；冬观雪岭山川，蒲团暖坐。任他波涛浪起，振锡杖以腾空；假饶十大魔军，闻名而归正道。板响云堂赴供，钟鸣上殿讽经。般般如意，种种现成。生存为人天之师，末后定归于圣果矣。偈曰：空王佛弟子，如来亲眷属。身穿百衲衣，口吃千钟粟。夜坐无畏床，朝睹弥陀佛。朕若得如此，千足与万足。”这篇赞文，我们要拿它来比照一下，看哪一点与我们相应，哪一点我们还做不到。如果每句话都与我相符，就能受鬼神尊重。假如“波涛浪起”，而不能“振锡杖以腾空”，无明一起，就闹到天翻地覆，那就惭愧极了。“十大魔军”在般般不如意、种种不现成处能降伏他，则五岳鬼神、天龙八部，都尊敬你了。

## 闰三月二十四日开示

这几天有几位同参道友，发心要把我说的话记录下来，我看这是无益之事。佛的经典，祖师的语录，其数无量，都没有人去看，把我这东扯西拉的话，流传出去，有什么用呢？佛教传入中国至今，流传经、律、论和注疏语录等典章为数不少，最早集成全藏，始于宋太祖开宝四年（971），命张从信往四川雇工开雕，至太宗太平兴国八年（983），凡历十三年而告成，号为蜀版《大藏经》，世称为北宋本，最为精工，惜久已散佚。

此后宋朝续刻大藏经四次，最末一次，系理宗绍定四年（1231），于碛砂之延圣院开雕藏经，至元季方告成，世称为碛砂版。此藏见者尤少，唯陕西西安开元、卧龙两寺犹存孤本，尚称完璧。于是朱庆澜等发起影印，并于民国二十一年（1932），在上海组织影印宋版藏经会，筹划款项，积极进行。先派人赴陕西点查册数，计共六千三百十卷，所残缺者仅一百余卷，以北京松坡图书馆所贮之宋思溪藏残本补之，不足，又托我将

鼓山涌泉寺碛砂藏内《大般若经》、《涅槃经》和《宝积经》补足之。于是这埋没数百年之瑰宝，遂又流通于全国矣。但本子和账簿一样，翻阅不便，这是缺点。明代紫柏老人，发起刻方册佛经。嘉兴版方册经书流通后，阅者称便。最近杭州钱宽慧、秦宽福两人，看见僧人卖经书给老百姓做纸用，他们便发心，遇到这些经书就尽力购买，寄来云居。我山现有《碛砂藏》、《频伽藏》和这些方册经书，已经足够翻阅的了。

本来一法通时法法通，不在乎多看经典的。看藏经，三年可以看完全藏，就种下了善根佛种。这样看藏经，是走马观花地看。若要有真实受用，就要读到烂熟，读到过背。以我的愚见，最好能专读一部《楞严经》，只要熟读正文，不必看注解。读到能背，便能以前文解后文，以后文解前文。此经由凡夫直到成佛，由无情到有情，山河大地，四圣六凡，修证迷悟，理事因果戒律，都详详细细地说尽了。所以熟读《楞严经》很有利益。

凡当参学，要有三样好，第一要有一对好眼睛，第二要有一双好耳朵，第三要有一副好肚皮。好眼睛

就是金刚正眼，凡见一切事物，能分是非，辨邪正，识好歹，别圣凡；好耳朵就是顺风耳，什么话一听到都知道他里面说的什么门堂；好肚皮就是和弥勒菩萨的布袋一样，一切好好丑丑所见所闻的，全都装进袋里，遇缘应机，化生办事，就把所见所闻的从袋里拿出来，作比较研究，择其善者而从之，其不善者而改之，就有所根据了。你我要大肚能容撑不破，大布袋装满东西，不是准备拿来作吹牛皮用的，不要不会装会，猖狂胡说。

昨夜举沩山老人的话：“出言须涉于典章，谈论乃旁于稽古。”所以典章不可不看，看典章会有受用。我胡言乱语，拿不出半句好话来。少时虽爱看典章，拿出来只供空谈，实在惭愧。……古人的《释氏稽古略》、《禅林宝训》、《弘明集》、《辅教编》和《楞严经》可以多看，开卷有益。

闰三月二十六日开示

佛法教典所说，凡讲行持，离不了信、解、行、

证四字。经云：“信为道源功德母。”信者，信心也。《华严经》上菩萨位次，由初信到十信，信个什么呢？信如来妙法，一言半句，都是直指人心、见性成佛的言语，千真万确，不能改易。修行人但从心上用功，不向心外驰求，信自心是佛，信圣教语言，不妄改变。

解者，举止动念，二谛圆融，自己会变化说法，尽自己心中流出，放大光明，照见一切，这就是解。

虽然明白了，不行也不成功，所以要口而诵，心而惟，心口相应，不相违背。不要口说得锦上添花，满肚子贪嗔痴慢，这种空谈，决无利益。心惟是什么呢？凡有言语，依圣教量，举止动念，不越雷池一步，说得行得，才是言行无亏。若说得天花乱坠，所做男盗女娼，不如不说。行有内行、外行，要内外相应。内行断我法二执，外行万善细行。

证者，实证真常。有信，有解，没有行就不能证，这叫发狂。世上说法的人多如牛毛，但行佛法的，不知是哪个？禅师、法师，什么人都有一些典章注解，如《心经》、《金刚经》、《八识规矩颂》，乃至《楞严经》

等，其中有些人只是要鼻孔，虽然注了什么经，而行持反不如一个俗人，说食不饱。

动作行为，有内行、外行之分。内行要定慧圆融，外行在四威仪中严守戒法，丝毫无犯，这样对自己有受用，并且以身做到，可以教化人。教化人不在于多谈，行为好，可以感动人心。如《怡山文》所说“若有见我相，乃至闻我名，皆发菩提心，永出轮回苦”。你行为好，就是教化他，不要令人看到你的行为不好，而生退悔心，这会招堕无益。

牛头山法融禅师，在幽栖寺北岩石室住静，修行好，有百鸟衔花之异。唐贞观中，四祖遥视此山气象，知有异人，乃躬自寻访，问寺僧人曰：“此间有道人否？”僧曰：“出家儿哪个不是道人！”祖曰：“阿哪个是道人？”僧无对。别僧曰：“此去山中十里许，有一懒融，见人不起亦不合掌，莫是道人么？”祖遂入山，见师端坐自若，曾无所顾。祖问曰：“在此作什么？”师曰：“观心。”祖曰：“观是何人，心是何物？”师无对，便起作礼，曰：“大德高栖何所？”祖曰：“贫道不决所止，或东或西。”师曰：“还识道信禅师否？”祖

曰：“何以问他？”师曰：“向德滋久，冀一礼偈！”祖曰：“道信禅师，贫道是也！”师曰：“因何降此？”祖曰：“特来相访，莫更有宴息之处否？”师指后面曰：“别有小庵。”遂引祖至庵所，唯见虎狼之类，祖乃举两手作怖势。师曰：“犹有这个在！”祖曰：“这个是什么？”师无语。过一回，祖却于师宴坐石上书一“佛”字，师睹之惊然。祖曰：“犹有这个在！”师未晓，乃稽首请说真要。

祖曰：“夫百千法门，同归方寸，河沙妙德，总在心源。一切戒门、定门、慧门，神通变化，悉自具足，不离汝心。一切烦恼业障，本来空寂。一切因果，本如梦幻。无三界可出，无菩提可求，人与非人，性相平等。大道虚旷，绝思绝虑，如是之法，汝今已得，更无阙少，与佛何殊。更无别法，汝但任心自在，莫作观行，亦莫澄心，莫起贪嗔，莫怀愁虑，荡荡无碍，任意纵横，不作诸善，不作诸恶，行住坐卧，触目遇缘，总是佛之妙用，快乐无忧，故名为佛。”师曰：“心即具足，何者是佛，何者是心？”祖曰：“非心不问佛，问佛非不心。”师曰：“既不许作

观行，于境起心时，如何对治？”祖曰：“境缘无好丑，好丑起于心。心若不强名，妄情从何起。妄情既不起，真心任遍知。汝但随心自在，无复对治，即名常住法身，无有变异。吾受璨大师顿教法门，今付于汝。汝今谛受吾言，只住此山，向后当有五人达者绍汝玄化。”

牛头未见四祖时，百鸟衔花供养，见四祖后百鸟不来，这是什么道理呢？佛法不可思议境界，天人散花无路，鬼神寻迹无门，有则生死末了，但无又不是，枯木岩前睡觉，一不如法，工夫便白费了。我们就不如古人，想天人送供，天人不管你，因为我们没有行持。真有行持的人，十字街头，酒肆淫坊，都是办道处所。但情不附物，物岂碍人，如明镜照万象，不迎不拒，就与道相应，着心迷境，心外见法就不对。我自己也惭愧，还是摩头不得尾，谁都会说的话，说出来有何用处？佛祖经论，你注我注，注到不要注了。讲经说法，天天登报，但看他一眼，是一身狐骚气，令人退心招堕。所以说法利人，要以身作则。要以身作则吗？我也惭愧。

## 闰三月三十日开示

这几天我没有进堂讲话，请各位原谅，我不是躲懒偷安，因为身体不好，又没有行到究竟，只拿古人的话和大众互相警策而已。我这几天不讲话，有两个原因。第一是有病。大家都知道我体力不支，众人会下讲话，不提起气来，怕大家听不见，提起气来，又很辛苦，所以不能来讲。第二是说得一尺，不如行得一寸。你我有缘，共聚一堂，但人命无常，朝存夕亡，石火电光，能保多久，空口讲白话，对于了脱生死有何用处？纵然有说，无非是先圣前贤的典章，我记性不好，讲不完全，就算讲得完全，光说也不行，也无益处。出言吐语，自己要口诵心惟，要听的人如渴思饮，这样则说者听者都有受用。我业障重，一样都做不到。古德是过来人，我没有到古德地位，讲了打闲岔，不如不讲了。现当末法时代，谁能如古德那样，在一举一动，一棒一喝，披肝见胆，转凡成圣？

我十九岁出家，到今百多岁，空过一生。少时不知死活，东飘西荡，学道悠悠忽忽，未曾脚踏实地，生

死到来就苦了。沩山文说：“自恨早不预修，年晚多诸过咎，临行挥霍，怕怖惶惶，壳穿雀飞，识心随业，如人负债，强者先牵，心绪多端，重处偏坠。”年轻修行不勇猛，不死心，不放心，在名利烦恼是非里打滚，听经、坐香、朝山、拜舍利，自己骗自己。那时年轻，不知好歹，一天跑百几里，一顿吃几个人的饭，忘其所以，所以把宝贵的光阴混过了，而今才悔“早不预修”，老病到来，死不得，活不成，放不下，变为死也苦，活也苦，这就是“年晚多诸过咎”。修行未曾脚踏实地，临命终时，随业流转，如鸡蛋壳破了小鸡飞出来，就是“壳穿雀飞，识心随业”。作得主者，能转一切物，则四大皆空，否则识心随业，如人负债一样，他叫你快还老子的钱，那时前路茫茫，未知何往，才晓得痛苦，但悔之已晚，举眼所见，牛头马面，不是刀山，便是剑树，哪里有你说话处！

同参们！老的比我小，年轻的又都是身壮力健，赶紧努力勤修，打叠前程，到我今天这样衰老，要想修行就来不及了。我口讲白话，说了一辈子，没有什么意味。少年时候，曾在宁波七塔寺讲《法华经》，

南北东西，四山五岳，终南、金山、焦山、云南、西藏、缅甸、暹罗、印度，到处乱跑，闹得不休息，那时年轻，可以强作主宰，好争闲气，及今思之，都不是的。

同参道友们！参禅要参死话头。古人说“老实修行，接引当前秀”，老实修行，就是参死话头，抱定一句“念佛是谁”作为根据，勿弄巧妙，巧妙抵不住无常。心坚不变就是老实，一念未生前是话头，一念已生后是话尾，生不知来，死不知去，就流转生死，如果看见父母未生以前，寸丝不挂，万里晴空，不挂片云，才是做功夫时。

善用心的人禅净不二，参禅是话头，念佛也是话头。只要生死心切，老实修行，抱住一个死话头，至死不放，今生不了，来生再干。“生生若能不退，佛阶决定可期。”赵州老人说：“汝但究理，坐看三二十年，若不会，截取老僧头去。”高峰妙祖住死关；雪峰三登投子，九上洞山；赵州八十犹行脚，来云居参膺祖。赵州比膺祖大两辈，是老前辈了，他没有我相，不耻下问，几十年抱住一个死话头不改。

莲池大师入京师，同行的二十多人，诣遍融禅师参礼请益，融教以“无贪利，无求名，无攀缘，贵要之门，唯一心办道”。既出，少年者笑曰：“吾以为有异闻，乌用此泛语为？”大师不然，曰：“此老可敬处正在此耳。渠纵讷言，岂不能掇拾先德问答机缘一二，以遮门户？而不如此者，其所言是其所实践，举自行以教人，这是救命丹。”若言行相违，纵有所说，药不对症，人参也成毒药。你没有黄金，买不到他的白银，有黄金就是有正眼，有正眼就能识宝。各自留心省察，看看自己有没有黄金。

### 四月初三日开示

《金刚经》上须菩提问世尊：“善男子，善女人，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应云何住，云何降伏其心？”佛说：“应如是住，如是降伏其心。”所谓降者，就是禁止的意思，使心不走作就是降伏其心。所说发菩提心，这个心是人人本具，个个不无的，一大藏教人只说此心。世尊夜睹明星，豁然大悟，成等正觉时，叹曰：

“奇哉！一切众生，具有如来智慧德相，但以妄想执着，不能证得。”可见人人本来是佛，都有德相，而我们现在还是众生者，只是有妄想执着罢了。所以《金刚经》叫我们要如是降伏其心。

· 佛所说法，只要人识得此心。《楞严经》说：“汝等当知，一切众生，从无始来，生死相续，皆由不知，常住真心，性净明体，用诸妄想，此想不真，故有轮转。”达摩西来，只是直指人心，见性成佛，当下了然无事。法海禅师参六祖，问曰：“即心即佛，愿垂指谕。”祖曰：“前念不生即心，后念不灭即佛。”“成一切相即心，离一切相即佛。”智通禅师看《楞伽经》约千遍，不会三身四智，礼六祖求解其义。祖曰：“三身者，清净法身，汝之性也；圆满报身，汝之智也；千百亿化身，汝之行也。若离本性，别说三身，即名有身无智；若悟三身无有自性，即名四智菩提。”马祖曰：“即心即佛。”三世诸佛，历代祖师，都说此心。我们修行，也修此心。众生造业，也由此心。

此心不明，所以要修要造，造佛造众生，一切唯心造，四圣六凡十法界，不出一心。四圣是佛、菩萨、

缘觉、声闻，六凡是天、人、阿修罗、畜生、饿鬼、地狱。这十法界中，佛以下九界都叫众生，四圣不受轮回，六凡流转生死，无论是佛是众生，皆心所造。若人识得心，大地无寸土，哪里来个十法界呢！十法界皆从一念生：一乘任运，万德庄严，是诸佛法界；圆修六度，总摄万行，是菩萨法界；见局因缘，证偏空理，是缘觉法界；功成四谛，归小涅槃，是声闻法界；广修戒善，作有漏因，是天道法界；爱染不息，杂诸善缘，是人道法界；纯执胜心，常怀嗔斗，是修罗法界；爱见为根，慳贪为业，是畜生法界；欲贪不息，痴想横生，是饿鬼法界；五逆十恶，谤法破戒，是地狱法界。

既然十法界不离一心，则一切修法，都是修心。参禅、念佛、诵经、礼拜，早晚殿堂，一切细行，都是修心。此心放不下，打无明、好吃懒做，等等，就向下堕；除习气，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就向上升。自性本来是佛，不要妄求，只把贪嗔痴习气除掉，自见本性清净，随缘自在，犹如麦子一样，把它磨成粉之后，就千变万化，可以做酱、做面、做包、做饺、做麻花、做油

条，种种式式，由你造作。若知是麦，就不被包、饺、油条等现象所转，饽饽、馒头，二名一实，不要到北方认不得馒头，到南方认不得饽饽。说来说去，还是把习气扫清，就能降伏其心。行住坐卧，动静闲忙，不生心动念，就是降伏其心。认得心是麦面，一切处无非面麦，就离道不远了。

### 四月初五日开示

《楞严经》云：“理则顿悟，乘悟并销。事非顿除，因次第尽。”理者是理性。即人人本心，本来平等之性。天台宗的六即，是圆教菩萨的行位。一理即，是说一切众生皆有佛性，有佛无佛，性相常住也，凡夫唯于理性与佛均，故云理即。二名字即，闻说一实菩提之道，于名字中，通达了解，知一切法皆为佛法，一切皆可成佛。三观行即，心观明了，理慧相应，所行如所言，所言如所行。四相似即，始入别教所立之十信位，发类似真无漏之观行。五分证即，始断一分无明而见佛性，开宝藏，显真如，名为发心住，此后

九住乃至等觉四十一位，分破四十一品无明，分见法性。六究竟即，破第四十二品元品无明，发究竟圆满之觉智，即妙觉也。

理即虽说众生是佛，佛性人人具足，但不是一步可即。古德几十年劳苦修行，于理虽已顿悟，还要渐除习气，因清淨本性染了习气就不是佛，习气去了就是佛。既然理即佛了，我们与佛有何分别呢！自己每天想想，佛是一个人，我也是一个，何以他那么尊贵，人人敬仰，我们则业识茫茫，作不得主，自己也不相信自己，怎能使人相信呢？

我们与佛不同，其中差别，就是我们一天所作所为，都是为自己，佛就不是这样。《金光明经》上说：于大讲堂众会之中，有七宝塔，从地涌出。尔时世尊，即从座起，礼拜此塔。菩提树神白佛言：何因缘故，礼拜此塔？佛言：善天女，我本修行菩萨道时，我身舍利，安止是塔，因由是身，令我早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世尊欲为大众断疑网故，说是舍利往昔因缘。阿难！过去之世，有王名曰摩诃罗陀，时有三子，见有一虎，适产七日，而有七子，围绕周匝，饥饿穷悴，

身体羸损，命将欲绝。第三王子，作是念言：我今舍身，时已到矣。是时王子，勇猛堪任，作是大愿，即自放身，卧饿虎前，而以干竹，刺头出血，于高山上，投身虎前。是虎尔时，见血流出，污王子身，即便舐血，啖食其肉，唯留余骨。尔时大王摩诃罗陀，及其妃后，悲号涕位，悉皆脱身服御璎珞，与诸大众往竹林中，收其舍利，即于此处，起七宝塔，是名礼塔往昔因缘。

你看这是佛的行为和我们不同之处，舍身饲虎，不知有我，我相即除，怎能不成佛呢！我惭愧得很，跑了几十年，还未痛切加鞭，放不下。不讲别的，只看二六时中，遇境逢缘，看打得开打不开。少时在外挂单，不以为然，至今才知错过了。在教下听经，听到讲得好的就生欢喜，愿跟他学，听讲小座，讲得不如法的就看不起人，生贡高心，这就是习气毛病。在坐香门头混节令，和尚上堂说法，班首小参，秉拂讲开示，好的天天望他讲，不好的不愿听，自己心里就生障碍。其实他讲得好，我又学不到、行不到，他好与不好，与我何干？讲人长短的习气难除。上客堂里闲春壳子，说哪里过

冬，哪里过夏，哪里茶饭如何如何，哪里的僧值如何如何，维那、和尚如何如何，说这些无聊话，讲修行就是假的了。

名利两字的关口也难过。常州天宁寺一年发两次犒劳钱，平常普佛，每堂每人噪钱十二文，他扣下二文，只发十文；拜《大悲忏》每堂每人六十文，他扣下十文，只发五十文。七月期头，正月期头，凡常住的人，一律平等发犒劳钱，就有人说多说少的，这是利关过不得。一到八月十五日大请职，别人请在前头，请不到我或请小了，也放不下，这是名关过不得。既说修行，还有这些名利，修的是什么行呢？事要渐除，就是要除掉这些事，遇着境界，放不下的也要放下，眉毛一动，就犯了祖师规矩。

听善知识说过了，就勿失觉照，凡事要向道上会。道就是理，理者心也，心是什么，心就是佛。佛者，不增不减，不青不黄，不长不短。如《金刚经》所云：“若见诸相非相，即见如来。”透得这些理路，即和佛一般，以理治事，什么事放不下，以此理一照就放下了。“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”，烦恼是非从何处来呢？

要想修行，过不去的也要过去，会取法性如如，各人打起精神来。

### 四月初九日开示

达摩祖师曰：“明佛心宗，行解相应，名之曰祖。”行解相应就是说得到行得到。古人有说得到行不到的，亦有行得到说不到的。说属于般若慧解，行属于实相理体，二者圆融无碍，就是行说俱到。小乘守偏空见法身，行人惑未破尽，理未打开，所以说不到五品位后。讲得天花乱坠，行不到，不能断惑证真。而今我们说得多，行得少，这就为难了。说的是文字般若，从凡夫位说到佛位，如何断惑证真，怎样超凡入圣，都分得开，临到弄上自己份下，就行持不了，这是能说不能行。

《沩山警策》说“若有中流之士，且于教法留心”，也算好的。我们不但行不到，连说也说不到。古人一举一动，内外一如，念念不差，心口相应。我们的习气毛病多，伏也伏不住，更谈不到断了，只是境风浩浩，无

真实受用。要说也拿不出来，从经论、语录、典章上和平时听到的拿来讲，年纪大了，记性不好，讲前忘后，讲后忘前，讲也讲不到。既然行解不相应，空活在世就苦了，一口气不来，未知何往。我正在是这个时候了。一入梦就不知什么妄想，就不能做主，生死到来，更无用了，日日被境风所吹，无时放得下。既作不得主，讲也无用，我今多活几天，和你们说，还是泥菩萨劝土菩萨，但你们受劝是会获益的。只要莫被境转，如牧牛要把稳索子，牛不听话就给他几鞭，常能如此降伏其心，日久功深，就有到家消息。

#### 四月十一日开示

这两天老朽打各位的闲岔，旧厕所拆了，新的未完工，各位解手有些不便。你我在世上做人都是苦，未明白这个道理变化，这里不适宜，那里也不适宜；看清楚了，总是动植二物互养。一切动物都有粪，若嫌它不净，就着色香味，在五色五味等处过日子，在好丑境缘上动念头。修行人也离不开衣食住，虽是吃

素，五谷蔬菜没有肥料就没有收成。粪便是肥料，有好肥料，才有好庄稼。植物吸收养分愈多愈长得好。未等新厕所修好便拆旧厕所的用意，是要利用旧厕所的材料来修新厕所和牛栏。如果现在不用，后来用在别处就怕它污秽，若弃却不用，又恐造成浪费招因果。其实说秽，则身内外皆秽。明得此理，一切皆净皆秽，亦不净不秽。

僧问云门：“如何是佛？”门曰：“干屎橛！”屎橛是佛，佛是屎橛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这些理路看不清，就被色相所转，看穿了就如如不动，一切无碍。要想不被境转，就要用功，动静无心，凡圣情忘，则何净秽之有？古人言句，我们虽会拿来说，做是做不到，其意义也不易了解。何以拿干屎橛来比极尊贵的佛呢？明心见性的人，见物便见心，无物心不现。了明心地的人，动静净秽都是心。

僧问赵州：“如何是佛？”州曰：“殿里的！”曰：“殿里者岂不是泥龛像？”州曰：“是！”曰：“我不问这个佛。”州曰：“你问哪个佛？”曰：“真佛。”州曰：“殿里的。”对这问答明白了，你就知道一切唯心

造、见物便见心的道理，举止动念就有下手处，有着落了。若净秽凡圣心不忘，就把本来处处是道场，变成处处是障碍了。你试试看，上佛殿、下茅厕的时候返照一下。

### 四月十五日结夏安居开示

昨夜库房职事对我说，明天结夏的节令要吃普茶，买不到果子等物，库房什么都没有，怎样办呢？我说，我在这里住茅蓬，不知什么时候，只知月圆是十五，看不见月亮就是三十。草生知春，雪落知冬，吃茶吃水我不管。我这不管就惭愧了，年轻时到处跑，搅了几十年，至今白首无成，这些过时节的把戏看多了。怎样吃普茶，这是和尚当家的事。每年时节，各宗不同。宗下二季，是正月十五日和七月十五日，谓冬参夏学；律下四季，是正月十五日解冬，四月十五日结夏，七月十五日解夏，十月十五日结冬。这就是大节日。

律下今天结夏安居，坐吉祥草，行筹结界，九十

天不能出界外一步。佛制结夏安居，是有种种道理的。夏天路上多虫蚁，佛以慈悲为本，怕出门踏伤虫蚁，平常生草也不踏，夏天禁足是为了护生。又夏日天热汗多，出外化饭，披衣汗流，有失威仪，故禁足不出。同时夏热，妇女穿衣不威仪，僧人化饭入舍亦不方便，所以要结夏安居。昔日文殊三处过夏，迦叶欲白槌摈出。才拈槌，乃见百千万亿文殊，迦叶尽其神力，槌不能举。世尊遂问：“迦叶！拟摈那个文殊？”迦叶无以对。这可见大乘、小乘理路不同，菩萨、罗汉境界不同。

若宗下诸方丛林，昨夜起就有很多把戏，上晚殿时传牌，班首小参秉拂，今朝大殿祝圣，唱“唵捺摩巴葛瓦帝”三遍，又祝四圣，下殿礼祖，三槌磬自日子，顶礼方丈和尚毕，对面展具，大众和合普礼三拜后，又礼影堂，到方丈听和尚升座说法，这个早上闹得不亦乐乎。下午吃普茶，和尚在斋堂讲茶话，律下不用升座。古来丛林有钟板的才叫常住，否则不叫常住。云居山现在说是茅蓬，又像丛林，文不文，武不武。不管怎样，全由方丈当家安排，他们不在，我来讲几句，把过去诸

方规矩讲给初发心的听。

既然到此是住茅蓬，就要痛念生死，把生死二字挂在眉毛尖上，哪里搅这些把戏？参学的人要拿定主宰，不要随时节境界转，古人婆心切，正是教人处处识得自己，指示世人于二六时动静处，不要忘失自己。镇州金牛和尚每日自做饭供养众僧，至斋时界饭桶到堂前作舞，呵呵大笑曰：“菩萨子，吃饭来。”僧问云门：“如何是超佛越祖之谈？”门曰：“胡饼。”后人有诗曰：“云门胡饼赵州茶，信手拈来奉作家。细嚼清风还有味，饱餐明月更无渣。”这是祖师在一举一动处点破你，使你明白一切处都是佛法。

衢州子湖岩利踪禅师于门下立牌曰：“子湖有一只狗，上取人头，中取人心，下取人足，拟议即丧身失命。”僧来参，师便曰：“看狗！”五台山秘魔岩和尚，常持一木叉，每见僧来礼拜，即叉其颈曰：“哪个魔魅教汝出家？哪个魔魅教汝行脚？道得也叉下死，道不得也叉下死。速道！速道！”吉州禾山无殷禅师，凡学人有问，便答曰：“禾山解打鼓。”其余还有祖师专叫学人抬石挑土等等不一的作风。会得了，

一切处都是道，会不了的，就被时光境界转，这里不如法，那里不適意。只见境风浩浩，摧残功德之林，心火炎炎，烧尽菩提之种，生死怎样能了呢？般般不如意，种种不现成，正好在这里降伏其心，在境上作不得主就苦了。

说得行不得固然不对，但我们连说也说不得，就更加慚愧了。苏东坡在镇江，一日作了一首赞佛偈曰：“圣主天中天，毫光照大千。八风吹不动，端坐紫金莲。”将此偈寄到金山，请佛印禅师印证。师看完，在诗后批了“放屁放屁”四字，便寄回苏东坡。东坡见批就放不下，即过江到金山，问佛印说：“我的诗哪里说得不对？”佛印曰：“你说八风吹不动，竟被两个屁打过江来！”我们说得行不得，也和东坡一样，一点小事就生气了，还说什么八风吹不动呢？

出家人的年岁计算，和俗人不同，或以夏计，过了几个夏，就说僧夏几多；或以冬计，过了多少冬，就说僧腊若干。今天结夏，到七月十五解夏，十四、十五、十六三日名自恣日，梵语钵刺婆刺拏，旧译自恣，新释随意。这一天让他清众恣举自己所犯之罪，对他比丘

忏悔，故曰自恣；又随他人之意恣举自己所犯，故曰随意。这就是佛制的批评与自我批评。现在佛门已久无自恣，对人就不说直话了。这里非茅蓬，非丛林，不文不武，非牛非马的实行结夏，也说几句东扯西拉的话应个时节。

### 四月十六日开示

今天雨水纷纷，寒风彻骨，大家不避艰辛地插秧，为了何事呢？昔日百丈惟政禅师向大众说：“你为我开田，我为你说大义。”后来田已开了，师晚间上堂，僧问“田已开竟，请师说大义”。师下禅床行三步，展手两畔，以目示天地云：“大义田即今存矣。”大家想想，百丈老人说了什么呢？要用心体会圣人的指点。我这业障鬼骗佛饭吃了数十年，还是摩头不得尾，现在又不能陪大家劳动，话也没有可说的，勉强应酬讲几句古人的話，摆摆闲谈。

志公和尚《十二时颂》中辰时颂曰：“食时辰，无明本是释迦身。坐卧不知元是道，只么忙忙受苦辛。

认声色，觅疏亲，只是他家染污人。若拟将心求佛道，问取虚空始出尘。”既然坐卧都是道，开田自然也是道，世法外无佛法，佛法与世法无二无差别，佛法是体，世法是用。庄子也说“道在屎尿”，所以屙屎放尿都是道。

高峰老人《插秧偈》曰：“手执青秧插满田，低头便见水中天。六根清净方为道，退步原来是向前。”佛法非同异，千灯共一光，你们今日插秧，道就在你手上，坐卧是道，插秧也是道。低头就是回光返照，水清见天，心清就见性天。六根是眼耳鼻舌身意，和色声香味触法打交道，便不清净，就没有道了。佛性如灯光，房子一灯光满。房内虽有千灯亦皆遍满光，光光不相碍。宇宙山河，森罗万象，亦复如是，无所障碍。能回光返照见此性天，则六根清净，处处是道。要使六根清净，必须退步。退步是和《楞严经》所说一样，“尘既不缘，根无所偶，反流全一，六用不行，十方国土，皎然清净”，这就是退步原来是向前。若退得急，就进得快，不动是不成的。根不缘尘，即眼不被色转，耳不被声转等，作得主才不被转。但如何才作得主呢？沩山老

人说：“但情不附物，物岂碍人？”如今插秧，能不起分别心，无心任运，就不生烦恼。心若分别，即成见尘，就有烦恼，就是被苦乐境界转了。

孔子曰：“心不在焉，视而不见，听而不闻，食而不知其味。”心不在，即无分别；无分别，就无障碍，食也不知其味了。鼓山为霖道霈禅师，精究《华严》，以《清凉疏抄》和《李长者论》，文字浩繁，不便初学，乃从《疏》、《论》中纂其要者，另辑成书。由于专心致志，不起分别念故，有一次侍者送点心来，置砚侧，师把墨作点心吃了也不知。侍者再至，见师唇黑，而点心犹在案上。这就是心无分别，食而不知其味。我们今天插秧，能不起分别心，不生烦恼心吗？若能，则与道相应，否则“坐卧不知元是道，只么忙忙受苦辛”，长期在烦恼中过日子就苦了。烦恼即菩提，要自己领会。

### 四月十七日开示

世界上人由少至老，都离不了衣食住三个字，这

三个字就把人忙死了。衣服遮身避寒暑，饮食少了就饥渴，若无房子住，风雨一来无处躲避，所以这三个字一样也少它不得。人道如此，其余五道亦是一样，飞禽走兽虎狼蛇鼠，都要安身住处，要羽毛为衣，也要饮食。衣食住三事本来是苦事情，为佛弟子不要被它转。佛初创教，要比丘三衣一钵，日中一食，树下一宿，虽减轻了衣食住之累，但还是离不了它。现在时移世易，佛弟子也和世人一样为衣食住而繁忙，耕田插秧一天到晚泡在水里，不泡就没有得食。春时不下种，秋到无苗岂有收？可见一粥一饭，来处不易，要花时间，费工夫，劳心力，才有收成。为佛弟子，岂可端然拱手，坐享其成！

古人说：“五观若明金易化，三心未了水难消。”出家人不能和俗人一样，光为这三个字忙，还要为道求出生死。因为要借假修真，所以免不了衣食住。但修道这件事，暂时不在，如同死人。古云：“道也者，不可须臾离也。”所以道人行履，一切处、一切事，勿被境转。修道如栽田，谷子变秧，插秧成稻，割稻得米，煮米成饭。佛性如种子，众生本性与佛无异，自心是佛，故曰

佛性。这种子和秧稻米饭相隔很远，不要以为很远，就不相信这种子会成饭。成佛所以要先有信心，即把种子放在田里，等它发芽变秧，这时间又怕焦芽败种，错过时光，就是说修行要学大乘，勿误入小乘耽误前途。插了秧以后要锄草，等于修道要除习气毛病，把七情六欲、十缠十使、三毒十恶，一切无明烦恼都除净，智种灵苗，就顺利长成，以至结果。

修行要在动用中修，不一定要坐下来闭起眼才算修行。要在四威仪中，以戒定慧三学，除贪嗔痴三毒，收摄六根如牧牛一样，不许它犯人苗稼。美女在前，俗人的看法是，前面一枝花，禅和子的看法是，迷魂鬼子就是她。眼能如是不被色尘所转，其余五根都能不被尘转，香不垂涎，臭不恶心，什么眉毛长、牙齿短、张三李四、人我是非都不管。拾得大士传的弥勒菩萨偈曰：“老拙穿衲袄，淡饭腹中饱。补破好遮寒，万事随缘了。有人骂老拙，老拙只说好。有人打老拙，老拙自睡倒。涕唾在面上，随他自干了。我也省气力，他也无烦恼。者样波罗蜜，便是妙中宝。若知者消息，何愁道不了。……也不论是非，也不

把家办。也不争人我，也不是做好汉。……跳出红火坑，做个清凉汉。悟得长生理，日月为邻伴。”这是一切处都修道，并不限于蒲团上才有道。若只有蒲团上的道，那就要应了《四料简》的“阴境若现前，瞥尔随他去”。人生在世，人与人之间，总免不了说好说歹的，打破此关，就无烦恼。说我好的生欢喜心，就被欢喜魔所惑，三个好，送到老。说我不好的，是我的善知识，他使我知过必改，断恶行善。

衣食住不离道，行住坐卧不离道，八万细行，不出四威仪中。古人为道不虚弃光阴，睡觉以圆木作枕，怕睡久不醒，误了办道。不独白日遇境随缘要作得主，而且夜间睡觉也要作得主，睡如弓，要把身弯成弓一样，右手作枕，左手作被，这就是吉祥卧。一睡醒就起来用功，不要滚过去滚过来，乱打妄想以至走精。妄想人人有，连念佛也是妄想，除妄想则要做到魔来魔斩，佛来佛斩，这才脚踏实地。不怕念起，只怕觉迟。如此用功，久久自然纯熟。忙碌中，是非中，动静中，十字街头，都好参禅，不要只知忙于插秧，就把修行扔到一边为要。

## 四月二十一日开示

佛说三藏教，谓诸修行人修因证果，要经历三大阿僧祇劫的时期，才能成功，独禅门修证很快，可以“不历僧祇获法身”。两相比较，前者要经千辛万苦才能成功，真是为难，后者只要识自本心，见自本性，当下顿断无明，就可立地成佛，快得很。其实条条蛇都会咬人，不论小乘大乘、渐教顿教，想真正到家都不容易。

诸位千山万水，来到云居，都是为办道讲修行而来，总以为打了叫香，在蒲团上坐下来，止了静就叫修行；开静的鼓声响了去睡觉，打三板起来上早殿，又是修行；开梆吃粥后，坐早板香又是修行；打坡板出坡，掘地种田，搬砖挑土，屙屎放尿，认为打闲岔，就忘记了修行了。《坛经》说：“自性能含万法是大，万法在诸人性中。”若单以坐香上殿为修行，出坡劳动时功夫往哪里去了呢？坐香上殿时功夫又从何处跑回来呢？以出坡劳动为打闲岔，有一处不能用功，则处处都不是话头，都不能用功了。

古人说：“道向己求，莫从他觅。”我年轻时，在外面梯山航海，踏破铁鞋，也是为了修行办道看话头，心中只求贪多，如猿猴摘果一般，摘了这个，丢了那个，摘来摘去，一个都不到手。现在眼光要落地了，才知道以前所为都是不对。楚石老人《净土诗》云：“人生百岁七旬稀，往事回观尽觉非。每哭同流何处去，闲抛净土不思归。香云玛瑙阶前结，灵鸟珊瑚树里飞。从证法身无病恼，况餐禅悦永忘饥。”人生七十，古来已稀，更难望人人百岁，几十年中所作所为，人我是非，今日回想过去的事，尽觉全非。何以觉得非呢？拿我来说，自初发心为明自己的事，到诸方参学，善知识教我发大乘心，不要做自了汉。于是发心中兴祖师道场，大小寺院修复了十几处，受尽苦楚烦恼磨折，天堂未就，地狱先成。为人为法，虽是善因而招恶果，不是结冤仇，就是闹是非，脱不了烦恼。在众人会下，又不能不要脸孔，鹦鹉学语，说几句古人典章，免被人见笑，而自己一句也做不到。现在老了，假把戏不玩了，不再骗人了，不造地狱业了，去住茅蓬吧。就来到云居。结果又是业障缠绕逃不脱，

仍然开单接众造业，说了住茅蓬，又搅这一套，就是说得到，做不到，放不下，话头又不知哪里去了，脱出那个牢笼又进这个罗网。

寒山大士诗曰：“人问寒山道，寒山路不通。夏天冰未释，日出雾朦胧。似我何由届，与君心不同。君心若似我，还得到其中。”夏天冰未释，就是说我们的烦恼放不下，即如前几天总组长为了些小事闹口角，与僧值不和，再三劝他，他才放下。现在又翻腔，又和生产组长闹起来，我也劝不了。昨天说要医病，向我告假，我说：“你的病不用医，放下就好了。”我这些话只会说他人，不会说自己，岂不颠倒？修行虽说修了几十年，还是一肚子烦恼，食不下，睡不着，不知见什么鬼，误了自己还是误谁。临插秧他就去了，我自己也不是的。说易行难，莫造来生业，回头种福田。前生没有脚踏实地做功夫，没种好善因，所以今生冤家遇对头，都来相聚了。年轻人要留心，不要学我放不下。我痴长几岁，有点虚名，无补真参实学。各位要种好因，须努力自福田。

## 四月二十二日开示

出家人天天讲修道，如何谓之修道呢？修是修造，道是道理，理是人人的本心。这心是怎样的呢？圣言所表，心如虚空，说一个空字有点笼统，空有顽真之分。我们眼所见的虚空，就是顽空；那不变随缘，随缘不变，灵明妙用，随处自在，能含一切万物的才是真空，修行人要明白这样的真空。

识自本心，见自本性，清清白白，明见无疑，就是见道。拿北京来作比喻，若从地图看北京，有方的圆的、横的竖的、宫殿街道、南海西山等等名目，看到能背得出，终不如亲到北京一次，随你提起哪里，他不用看图就能说得清清楚楚。只看图而未曾到北京的人，别人问起来虽然答得出，但不实在，而且有很多地方答不出的。修行人见道之后，如亲到北京，亲见“本自清净，本不生灭，本自具足，本无动摇，能生万法”的本性，不同依文解义的人，只见北京图而未亲到北京。空就能摆得开，无挂无碍；不空就摆不开，就有挂碍，所说和所做就不一样。所以说：“空可空，非真空，色可

色，非真色。无名名之父，无色色之母。”色、空原来无碍，若实在明见此理，则任他天堂地狱，随缘不变，不变随缘，无挂无碍。不明此理的人，虽能说得天花乱坠，也无真实受用。

古来有一位老修行，在大众会下住了多时，度量很宽，待人厚道，常能劝人放下放下。有人问他：“你这样劝人教人，你自己做到没有？”他说：“我在三十年前就断无明了，还有什么放不下呢？”后来觉得在大众会下，还是有些不自由自在，所以就跑到深山住茅庵去。这回独宿孤峰，无人来往，自由自在，以为就真无烦恼了。谁知有一天在庵中打坐，听到门外有一群牧童，吵吵闹闹地说庵里去看看。有说不要动修行人的念头，又有说既是修行人，念头是不会动的。后来牧童都进去了，老修行坐在蒲团没有理他，他们找吃的找喝的闹个不休，老修行不动不声，牧童以为他死了，摇他也不动，但摸他身上还有暖气。有人说：“他入定了！”有人说：“我不相信。”于是有人拿根草挑他的腿，老修行还是不动，挑他的手也不动，挑他的肚脐也不动，挑他的耳朵亦不动，挑他的鼻孔，老

修行忍不住，打了一个喷嚏，于是大骂道：“打死你这班小杂种！”那时观世音菩萨在空中出现说：“你三十年前断了无明的，今天还放不下吗？”可见说得一丈，不如行一尺，说得一尺，不如行得一寸，不被境转真不容易！

憨山大师《费闲歌》说：“讲道容易修道难，杂念不除总是闲。世间尘劳常挂碍，深山静坐也徒然。”我们既为佛子，若不下一番苦心，徒然口说，也是无补于实际的。

### 四月二十三日开示

佛教的月刊上常说，佛门遭难，滥传戒法，规矩失传，真理埋没。这些话我也常讲。前几十年我就说，佛法之败，败于传戒不如法。若传戒如法，僧尼又严守戒律，则佛教不致如今日之衰败。我自己惭愧，初出家时不知什么是戒，只知苦行，以为吃草不吃饭等等就是修行，什么大乘、小乘、三藏十二部，都不知道。鼓山是福建省的名胜地方，有几百僧人，有丛林，有茅蓬，远

近闻名，我就到鼓山出家。鼓山戒期只有八日，实际传戒工作只有四五天，从四月初一日新戒挂号进戒堂后，马上就教规矩，省略了很多手续，又没有比丘坛，新戒受戒什么名目都不知，初八日在头上燃了香，戒就算受完了。后来我到各处一跑，传戒的情形各有不同：天台山国清寺戒期五十三天，尽是小和尚受戒；普陀山戒期十八天，名叫罗汉戒；天童寺戒期十六天，宝华寺戒期五十三天，安徽宁国府戒期三天，徽州某寺戒期更快，一昼夜就完事，名叫一夜清。后来看经律，才知这样苟且传戒是不如法的。

《楞严经》说：“若此比丘，本受戒师，及同会中，十比丘等，其中有一不清净者，如是道场，多不成就。”可见三师七证这十师中，有一不清净者，戒就白传。《楞严》又说：“从三七后，端坐安居，经一百日，有利根者，不起于座，得须陀洹，纵其身心，圣果未成，决定自知，成佛不谬。”近代传戒，不问清净不清净，如法不如法了。

中国佛教，自汉明感梦，腾、兰二尊者初来此土，不足十师，不得授具，但与道俗剃发，披服缦条，唯

是五戒十戒而已。曹魏嘉平二年（250）昙摩迦罗译出《僧祇戒心》，初行受戒法，沙门朱士行为此土受具足戒之始。梁武帝慧约法师受具足戒，太子公卿道俗从师受戒者四万八千人。此应是受菩萨戒。唐道宣律师于净业寺建石戒坛，为岳渎沙门再受具戒，撰《戒坛图经》。宋真宗升州崇胜寺，赐名甘露戒坛，诏京师立奉先甘露戒坛，天下诸路皆立戒坛，凡七十二所。皇帝立的戒坛，受戒的人要经过考察的。初受沙弥戒，梵语沙弥，华言息慈，谓息恶行慈也。七岁至十三岁名驱鸟沙弥。佛世小儿出家，阿难不敢度。佛言：“若能驱食上鸟者听度。”十四岁至十九岁，名应法沙弥，谓正合沙弥之位，以其五岁依师调练纯熟，堪以进具也。二十岁至七十岁，叫名字沙弥，本是僧之位，以缘未及，故称沙弥之名。比丘戒要满二十岁才能受，很严格的，有未满者，佛听从出世日算起，以闰年抽一月，以大月抽一日，补足助成二十岁。古有许多大祖师，未拘定年龄者也不少。

清代以来，皇帝多是菩萨应世，如顺治出家，康熙、雍正都受菩萨戒，由国主开方便，凡是僧人不经

考察，都能受戒。不知慈悲反成不好，以前传戒还可以，如宝光寺、昭觉寺、宝华山，福州鼓山、怡山等处，犹尚慎重，其他丛林小庙都在传戒，乃至城隍土地，会馆社坛，都传起戒来。我因此在《三坛正范·后跋》略云：“更有招帖四布，煽诱蛊惑，买卖戒师，不尊坛处，淫祠社宇，血食宰割之区，乱为坛地，彼此迷惑，窃名网利，袭为贸易市场，本是清净佛土，翻为地狱深坑。”近来《弘化月刊》指责滥传戒法的话，说得更不好听。

我过去每年也在传戒，地狱业造了不少，其中有点缘故，欲想挽回后进，也是不得已而为之。我初到云南鸡足山，看不到一个僧人，因为他们都穿俗服，所以认不出谁是僧人。他们全不讲修持，不讲殿堂，连香都不烧，以享受寺产，用钱买党派龙头大哥以为受用。我看到此情形，就发心整理鸡足山，开禅堂坐香、打七，无人进门；讲经，无人来听；后来改作传戒。从前僧家未有传戒受戒者，这回才初创，想用戒法引化，重新整理，因此传戒期限五十三天，第一次就来八百多人，从此他们才知有戒律这一回事。慢慢

地劝，他们也就渐渐和我来往，渐知要结缘，要开单接众，要穿大领衣服，要搭袈裟，要上殿念经，不要吃烟酒荤腥，学正见，行为逐渐改变。我借传戒，把云南佛法衰败现象扭转过来。

鼓山以前传戒只八天，只有比丘、优婆塞进堂，没有女众，各处远近寄一圆与传戒师，给牒，在家人搭七衣，称比丘、比丘尼，名为寄戒。我到鼓山改为五十三天，把这寄戒不剃发搭衣等非法风气都改了，很多不愿、反对的，弄到有杀人放火的事件发生，岂非善因反招恶果？请慈舟法师来鼓山办戒律学院，他自己行持真是严守戒律，我很敬重他的。办道这事，总在自己，不在表面。

古来三坛戒法，每一坛都要先学足三年才传授的。佛灭后，上座部分至五百部，事情复杂多了。佛在世时亦方便，有十七群比丘，年未满二十而受比丘戒的祖师也多，如不讲忏悔，纵至百岁亦是枉然，每见几十岁的老法师不守戒的也不少。这些情况，老禅和子都知道，初发心的要谨慎护戒。

学习大小乘经律论，以求明白事理，清净觉地本

来不染一尘，但佛事门中就不舍一法，出家受戒，先受沙弥十戒，此十戒中，前四是性戒，后六是遮戒。次受比丘戒，有二百五十戒，尼众有三百四十八戒，不离行住坐卧四威仪和身口七支。菩萨三聚净戒，一摄律仪戒，无恶不断，起正道行，是断德因，修成法身；二摄善法戒，无善不积，起助道行，是智德因，修成报身；三摄众生戒，无生不度，起不住道，是恩德因，修成化身。

持戒有小乘、大乘之别，小乘制身不行，大乘制心不起；小乘在三千威仪八万细行中制身不犯，大乘连妄想都打不得，一打妄想就犯戒。大乘讲虽容易，行起来就难了。舍利弗过去在因地中想行菩萨道，离开茅庵，不做自了汉，发大愿心，入世度众生，到十字街头打坐去。有一天，见一女人大哭而行，舍利弗问她何故如此伤心？女曰：“我母亲有重病，医生说要世人活眼睛才医得好，这事难办，我感到失望，所以伤心痛哭。”舍利弗曰：“我的眼睛给你好不好？”女曰：“谢谢你！真是菩萨，救苦救难。”舍利弗遂把右眼给她。女曰：“错了，医生云

须用左眼才对！”舍利弗勉强又把左眼挖出给她，这女人拿起左眼闻一闻，说：“这眼是臭的，不能用。”弃之而去。舍利弗觉得众生难度，便退了菩萨心。你看修行菩萨道难不难！

受比丘戒时，戒和尚问：“汝是丈夫否？”答曰：“是丈夫。”受菩萨戒时，戒和尚问：“汝是菩萨否？”答曰：“是菩萨。”问：“既是菩萨，已发菩提心未？”答曰：“已发菩提心！”既如此说，就要做得到，否则脚未踏实地，被人骂一句就放不下，动起念头，就招墮了。既受了三坛大戒，你我想想，像不像沙弥、比丘、菩萨呢？自检讨去。

#### 四月二十五日开示

我今天在过堂的时候，看见各人吃饭，渐渐有些散乱。吃饭时候容易散乱，亦正好对治散乱。世人不知人身之宝贵。《大涅槃经》偈曰：“生世为人难，值佛世亦难，犹如大海中，盲龟遇浮孔。”《杂阿含经》曰：大海中有一盲龟，寿无量劫，百年一遇出头。复

有浮木，只有一孔，漂流海浪，随风东西。盲龟百年一出，得遇此孔。凡夫漂流五趣海，还复人身，甚难于此。《显扬论》曰：一日月之照临，名一世界。此一世界，九山八海和四洲。九山是须弥山、持双山、持轴山、担木山、善见山、马耳山、障碍山、持地山、小铁围山，八海是七个香水海和一个大咸水海。须弥山与持双山之间乃至障碍山与持地山之间，当中都有一重香水海，八山之间，共七香水海。最后持地山与小铁围山之间，有一重大咸水海。此海中有东西南北四洲，盲龟在咸水海，百年一出头，要碰入这飘流不停的浮木之孔。《四教仪》说：在因之时，行五常五戒，中品十善，感人道身。四洲中北洲无贵贱，余三洲有轮王、粟散王、百僚、台奴、竖子、仆隶、姬妾之分，皆由五戒十善之因，有上中下不同，故感果为人有贵贱不等。

我们现在已得人身，又闻佛法，就要依教奉行，依戒定慧种种法门降伏其心。如照律下修行，则一天到晚，持《毗尼日用》五十三咒，“佛制比丘，食存五观，散心杂话，信施难消”。大众闻磬声各正念。维

那在斋堂念了供养咒之后，呼此偈。比丘吃饭时要存五观：一、计功多少，量彼来处（一钵之饭，作夫汗流）；二、忖已德行，全缺应供（缺则不易，全乃可受）；三、防心离过，贪等为宗（离此三过，贪嗔痴也）；四、正事良药，为疗形枯（饥渴病故，须食为药）；五、为成道业，应受此食（不食成病，道业何从）。五观若明金易化，三心未了水难清。要常存惭愧心，莫失正念，闻声悟道，见色明心，不要心外见鬼。各存正念者，一声磬念一声佛也，不说人我是非，散心杂话。施主一粒米，大如须弥山，若不自了道，披毛戴角还。修因因果如种田，水养禾苗，如智水润心田。能念念在道，则处处都是道场。善用心者，心田不长无明草，处处常开智慧花。既然人身已得，佛法已闻，就要努力修行，勿空过日。 —

### 四月二十六日开示

凡在三界之内，都要六道轮回，六道之中，分三善道、三恶道。天、人、阿修罗，是三善道；畜生、饿

鬼、地狱，是三恶道。六道之中，每一道都有千品万类，贵贱尊卑各各不同。故经云：“譬如诸天，共器饮食，随其福德，饭色有异，上者见白，中者见黄，下者见赤。”欲界诸天有淫欲，四天王天与人间同，忉利天淫事与人间略异，只过风不流秽，夜摩天则执手成淫，兜率天但对笑为淫，化乐天以相视为淫，他化天以暂视为淫。《楞严经》说：“如是六天，形虽出动，心迹尚交，自此已还，名为欲界。”

色界已无淫欲，还有色身。《楞严经》说：“是十八天，独行无交，未尽形累，自此已还，名为色界，但无粗色，非无细色。”《净名疏》云：“若不了义教，明无色界无色；若了义教，明无色界有色。”《涅槃》云：“无色界色，非声闻缘觉所知。”《楞严经》云：“是四空天，身心灭尽，定性现前，无业果色。从此逮终，名无色界。”三界轮回淫为本，六道往返爱为基。可见有淫就有生死，断淫就断生死了。三界六道，身量寿命，长短不同。非非想处天，寿长八万大劫，还是免不了生死轮回。三界无安，犹如火宅，我们打算出火宅，就要好好地修行。

## 四月二十七日开示

有一件事要嘱咐各位的，近日各处来信问本寺是否传戒。大家知道的，我在这里是住茅蓬，各位有缘，所以共住在一块。现在要响应政府号召，自给自食，若人多了，一时生产不及，粮食就买不到。各位向外通信，切不要说这里传戒，因为这里不能多住人。本寺的新戒曾要求我说戒，我看时节因缘，或在这里说方便戒是可以的，但不能招集诸方新戒，若人过多，食住都成问题。现在农事忙到了不得，幸而秧已插了，但还有很多事要忙的。天天要吃，若不预为计划，就没有得吃，老鼠都有隔年粮，我们也要有打算。

时光迅速，又快到夏至了，夏至后日渐短，夜渐长，阳气收了。人身造化和天地一般，身心动静，行住坐卧，要顺时调护，动中有静，静中有动，动勿被动转，静勿被静转。定是体，慧是用，真是静，俗是动，二谛圆融，与天地之气一般。修行办道，无非调停动静而已，动静如法，随心所安，动静不如法，被境所迁。欢乐苦日短，忧愁叹日长，时光长短，唯心所造，一切

苦乐，随境所迁。

昔日有一禅和子在鼓山挂单，有一生癞病僧，别人看见都讨厌他，这禅和子年纪才二十多岁，很慈悲细心招呼病僧。病僧好了，与禅和子一同起单，病僧曰：“我多谢你的照顾，病才医好，否则我早就死了，你和我一齐到我小庙去住吧。”禅和子说：“我先朝五台，将来再到你小庙去。”禅和子朝完五台，回到鼓山，访那病僧，那病僧就在一金丝明亮的寺门边迎接他说：“等你很久了，这么迟到。”便倒一杯开水他喝。禅和子说：“路上未吃饭呢。”病僧说：“请稍等一下，饭就送来。”病僧便去牵牛、犁田、播种、拔秧、插秧、薅草、割稻子、碾米、做饭，不知怎样搞的，顷刻间饭就弄好了。饭吃完之后，禅和子想告假去，病僧请留一宿。迨天明下山，则江山依旧，人事全非，已改朝换代，过了很多年了。我们苦恼交煎，日子非常难过，他上山住一日夜，吃一顿饭下山，就改了朝代，过了很多年月。

罗浮山沙门慧常，因采茶入山洞，见金字榜罗汉圣寺，居中三日而出，乃在茅山，人间五年矣。你看时

间长短是不是唯心所造呢！只要你能定慧圆融，二谛融通，深入三昧，一念无生，则见无边刹境，自他不隔于毫端，十世古今，始终不离于当念。行住坐卧，不要心外见法，每天不被境转，任你暑去寒来，与我不相干。如如不动，念念无生，这就不被境转，修行就不错过时光了。

### 四月二十八日开示

同参道友们来问话，不要客气，直道些好。本来诸方丛林问话的规矩，要恭恭敬敬，搭衣持具顶礼后，问讯长跪，才请开示的。这里是茅蓬境界，不讲究这些。什么道理呢？我现在一天到晚在烦恼中过日，你们多礼，我就更麻烦了，随便随时，哪里都可以问，可以说。禅和子在巷里牵牛，直来直去。譬如说点灯，用的是香油，就说是香油，是洋油就是洋油。你用功是念佛就谈念佛，是参禅就谈参禅，有哪样便说哪样，洒洒脱脱地好。若说我样样都不晓得，请你慈悲开示，这就是虚伪了。如德山隔江招手，他

也知你的长短。

本来法法都是了生死的，参禅、念佛、看经、礼拜，种种法门，对机而说，你是什么机，对你说什么法。“佛说一切法，为度一切心。我无一切心，何用一切法。”如中药分君臣佐使，配合妥当，吃了出一身大汗，病就好了，病好了，药就不要了。

古人说：“但尽凡心，别无圣解。”凡夫心尽，当下是佛，不用向外驰求，向外驰求，即是外道，心外一无所得，自心是佛。凡夫心，就是执着心，生气，生欢喜，毁誉动心，贪色、贪财、穿好、吃好、偷懒、打无明、不上殿等等习气毛病，甚至想成佛，都是凡夫心。若能凡圣双忘，一切处如如不动，不向外求，则见自心是佛。辞亲割爱，以参禅念佛等法门除此等凡心，以毒攻毒，病去药除。

同参们请开示，常说妄想多，这不要紧，不参禅、不念佛，你还不知有妄想，因为用功回光返照，就知道有妄想。识得妄，你不要理会它，如如不动。若生心动念，就见鬼了。日久功深，水滴石穿，口诵心惟，自然归一。参禅可以悟道，念佛忘了我也能悟道。一念不

生，直下承当，这里正好用功，希望各位百尺竿头更进一步。

### 五月十五日开示

丛林布萨，一个月内黑月白月两回，《梵网经》、《四分戒本》，每月本来都要诵两次，今只半月诵《梵网经》，半月诵《四分戒本》，已省略了。梵语布萨，华言净住、善宿，又曰长养，谓每月集众说戒经，使比丘住于净戒中，能长养善法也。佛观一切众生苦恼轮回，背觉和尘，习气除不了，故方便制戒，使众生断除习气，背尘合觉。律所说的戒律，梵语称毗奈耶，华言曰灭，或曰律，新译曰调伏。戒律灭诸过非，故曰灭；如世间之律法断决轻重之罪者，故云律；调和身语意之作业，制伏诸恶行，故云调伏。戒律条文多少，怕你忘记，所以每月都要诵二次。

菩萨戒是体，比丘戒是用，内外一如，则身心自在。诵戒不是过口文章，要说到行到。讲到持戒也实在为难，稍一仿佛就犯了戒。持戒这事，如头上顶一碗油

似的，稍一不慎，油便漏落，戒就犯了。半月诵戒，诵完要记得，口诵心惟，遇境逢缘，就不犯戒，不起十恶，佛制半月诵戒之意在此。

初发心的格外要慎重，很多人年老还靠不住，果能一生直到进化身窑，那时都不犯律仪，才算是个清静比丘。戒律虽有大小性遮之分，皆要丝毫不犯，持戒清净如满月，不容易，不可不小心。

未曾受戒的，别人诵戒不能往听，只能诵戒前在斋堂听和尚嘱咐，不要忘记出家根本。论到出家，表相不难，不比过去要剃发，现在很多俗人都是光头的，出家只穿上大领衣就名僧人，但谁是真的僧人呢？如人饮水，冷暖自知，务望各自精进。

### 五月十六日开示

昨夜说的黑月白月诵两重戒法，这是世尊金口所宣。佛将涅槃时，阿难尊者问佛，未来比丘以何为师？佛曰：“汝等比丘，于我灭后，当尊重珍敬波罗提木叉，如暗遇明，贫人得宝，当知此则是汝等大师，若我住

世，无异此也。”波罗提木叉，华言别解脱，谓身口七非、五篇等戒，不犯则能解脱。以波罗提木叉为师，即以戒为师也。

戒条既多，怕会忘记，故黑月白月都要诵戒，以便记持不犯。曾受某戒，许诵某戒，听某戒；未曾受过的戒，不许诵，不许听。未受而诵而听就不合法，故诵戒法师在诵菩萨戒前问曰：“未受菩萨戒者出否？”维那答曰：“此中无有未受菩萨戒者。”诵比丘戒也要这样问。

佛门弟子共有七众：一、比丘；二、比丘尼，这是男女之受具足戒者；三、式叉摩那，此云学戒女，习学六法故；四、沙弥；五、沙弥尼，这是男女之受十戒者；六、优婆塞；七、优婆夷，此是男女之受五戒者。沙弥不许听诵比丘戒，怕沙弥见比丘犯戒而生我慢贡高，轻视比丘，故诵戒之前，沙弥进斋堂，顶礼长跪，上座抚尺云：“诸沙弥谛听，人身难得，戒法难闻，时光易度，道业难成，汝等各净身口意，勤学经律论，谨慎莫放逸。”沙弥答曰：“依教奉行。”上座又说：“既能依教奉行，作礼而退。”沙弥一拜起，问讯出堂。沙弥

出堂之后，才开始诵戒。

受了佛戒，当下即得清净戒体，即得解脱，即入佛位，位同大觉，是真佛子。受佛戒，是难得希有之事，所以受戒后，要谨慎护戒，宁可有戒而死，不可无戒而生。《僧祇律》云：波罗脂国有二比丘共伴来诣舍卫，问讯世尊，中路口渴无水，前到一井，一比丘汲水便饮，一比丘看水见虫不饮。饮水比丘问言，汝何不饮？答言：世尊制戒，不得饮虫水故。彼复劝言：长老但饮，勿自渴死，不得见佛。答曰：我宁伤身，不毁佛戒。遂便渴死，即生忉利天上，天身具足，是夜先到佛所，礼足闻法，得法眼净。饮水比丘，后日乃到佛所，佛知而故问：汝从何来，为有伴否？彼即以上事答。佛言：痴人！汝不见我，谓得见我。彼死比丘已先见我。若比丘，放逸懈怠，不摄诸根，虽共我一处，彼离我远。彼虽见我，我不见彼。若有比丘，于海彼岸，能不放逸，精进不懈，敛摄诸根，虽去我远，我常见彼，彼常近我。

和这位持戒比丘比较一下，我们是一天到晚乌烟瘴气，和猪八戒一般，哪里像佛的弟子呢？佛制比丘喝

水，要用滤水囊，把水滤过才喝。中国现在谁用滤水囊呢？佛又方便，喝水时只许用肉眼观水，不许用天眼观水，因为用天眼观，则水中虫多，皆喝不得，勉强喝了又犯戒故也。所以不管你看见水有虫无虫，照《毗尼日用》规定，凡饮水都要持偈念咒。偈曰：“佛观一钵水，八万四千虫。若不持此咒，如食众生肉。”咒曰：“唵缚悉波罗摩尼莎诃。”

时光易度者，一日十二时辰，昼六时，夜六时，一天二十四小时，一小时四刻，一刻十五分钟，一分六十秒，时间是刹那刹那地过，刹那刹那地催人老。你们沙弥，自出娘胎至今，转眼就二三十岁，你看时光是不是易过。道业难成，初出家的道心都好，日子久了，就懈怠起来。所以说：“出家一年，佛在眼前。出家二年，佛在西天。出家三年，问佛要钱！”既道心不长，道业就难成了，露水般的道心，怎能了生死呢！所以最后就嘱咐你们说：“汝等各净身口意，勤学经律论，谨慎莫放逸。”勤者精进不后退，如孔子所说，学而时习之，不分昼夜，行住坐卧，朝于斯，夕于斯，磨炼身心，清净三业。经者，径也，即了生脱死之路径。律者，戒

律，即五戒、十戒、比丘、菩萨等戒也。论者，佛大弟子发扬经律之妙义的著作。汝等沙弥，既发心为道，就要勤学经律论，勿空过日。

### 五月十七日开示

昔日赵州问南泉“如何是道”？泉曰：“平常心是道。”州曰：“还可趣向也无？”泉曰：“拟向即乖！”州曰：“不拟争知是道？”泉曰：“道不属知，不属不知。知是妄觉，不知是无记。若真达不疑之道，犹如太虚，廓然荡豁，岂可强是非耶？”州于言下悟理。我们说古人的空话，说平常心，人人都有，但怎能见得他是道呢？只要识得平常心，则一切处都是道；不识这平常心，就颠颠倒倒了。何故呢？我们不能回光返照，向外驰求，背觉合尘，朝朝暮暮，随境迁流，背道而驰，摸不着自己的脸孔。

怎样叫平常心呢？平常就是长远，一年到头，一生到死，常常如此，就是平常。譬如世人招待熟客，只用平常茶饭，没有摆布安排，这样的招待，可以长

远，就是平常。如有贵客到了，弄几碗好菜，这就是不平常的，只能招待十天八天，家无常礼，故不平常的招待，是不能长久的。修心人能心无造作，无安排，无改变，无花言巧语等，这就是平常心，就是道，也就是直心是道场的意思。六祖谓智隍禅师曰：“汝但心如虚空，不着空见，应用无碍，动静无心，凡圣情忘，能所俱泯，性相如如，无不定时也。”这些话，也是说的平常心，与这些话不相应的，是在鬼窟里做活计，就不平常了。

昨夜说戒律，初发心的初生信心，皈依三宝，求受五戒；再进步的，知人生是苦，而舍俗出家，入山修道，知比丘尊贵，而受具足戒；又发大心，而受菩萨戒。在戒堂听引礼师苦口叮咛，说到“寒心而生惭愧”，那时怕六道受苦而发道心，闻法泪下。问某戒能持否？都答曰能持，但受戒完了，过些时候，老毛病复发，就退道心，就不平常，反以贪嗔痴为平常了。

明道的人，动静无心，善恶无念。性空即无心，无心即道。初出家人，不知佛法如何，规矩如何，修行如何。须知欲了生死，先要循规蹈矩。如孔子之制礼作

乐，亦无非教人规矩，与佛戒律无异。

执身即除习气，身得自由，则心有依处。古人有行住坐卧四威仪偈曰：“举佛音声慢水流，诵经行道雁行游。合掌当胸如捧水，立身项上似安油。瞻前顾后轻移步，左右回视半展眸。威仪动静常如此，不枉空门做比丘。”以冰清玉洁的声音，称念诸佛圣号，这是念佛法门。进一步问念佛是谁，就是参禅了。若不回光返照，只口念佛而心打妄想，随想迁流，这样念佛就无用。念佛要口念心惟，以智观照，声音不缓不急，如水慢流，口念耳听，不打妄想，念念流入萨婆若海。一声佛号有无量功德，只此一声佛号就能度无量众生。诵经或照经文直诵，或背诵，或跪诵，或端坐而诵，或默念皆可。随文观想，看经中说的什么道理。行道即经行，一步一步不乱，不东歪西倒，如空中雁行有秩序。一个跟一个，不紧不疏地行。一切处都是用功。合掌两手不空心，十指紧密，不偏不倒，如捧水一般，若一偏侧，水就倾泻了。站如松，两脚八字，前宽八寸，后宽二寸。身直，头不偏不倚，后颈靠衣领，如顶一碗油在头上一般，不正则

油泻了。行如风，要照顾前后，轻轻移步，鞋不拖地。行楼上，楼板不要响。生草不踏，爱护生物。开眼看东西，只展半眼，所看不过三五七尺远。行住坐卧，能具威仪，使人一望生敬。若不先自检责，何以化导群机？既自治之行可观，则摄化之门不坠。有道无道，举止如何，别人一看便知。

心能平常则始终不变，经历风波险阻，此心如如不动。如憨山老人者，就是我们的模范。他老人家生于明朝嘉靖二十五年丙午十月十二日，十二岁请于母出家，礼南京报恩西林和尚为师，受具戒于无极和尚。二十岁西林和尚寂后，房门大小事，众皆听憨山决之。后从云谷大师在天界坐禅，二十八岁游五台，见憨山甚佳，因以为号。二十九岁阅《肇论》，悟不迁义。妙峰谓之曰：“且喜有住山本钱矣！”三十岁发悟，说偈曰：“瞥然一念狂心歇，内外根尘俱洞彻。翻身触破太虚空，万象森罗从起灭。”自披剃至七十一岁冬，游双径，上堂说法，启口数千言，不吃一字。侍前传录，疲于奔命，日不暇给。其详细史实，具载《年谱》中。他老人家一生历史，数十年

中，环境千变万化，千辛万苦而道心始终不变，这就是平常心、长远心，就是我们的模范。他遭戍雷阳时，作《军中吟》云：“缁衣脱却换戎装，始信随缘是道场。纵使炎天如烈火，难消冰雪冷心肠。”把自己坚固不变的心都吐露出来。

佛法到今日更衰微，起过不少风波。解放前，全国僧尼还有八十万，去年只余七万多，还俗的十占其九，这就是无长远心，无坚固心，烈火一烧，就站不住脚。若是真佛弟子，就要立志，具铁石心肠，先学威仪，循规蹈矩。不怕人说你脑筋不醒，要死心崇奉佛的教诫。由于多劫种下善根，此生才得入佛门，就要努力求道去习气，不入名利场，不当国王差，把心中的习气，一点一点地除去，即是大修行人，得入理体，坚固心历久不变，平常心动静一如。

### 五月十八日开示

《禅门日诵》上载有憨山大师《费闲歌》十首，讲十件难事。这十件事办不到，就是空费力，就是闲无

用，故曰《费闲歌》。若把这十事做到，就了生死。十件难事是：体道难，守规难，遇师难，出尘难，实心难，悟道难，守关难，信心难，敬心难，解经难。

我与古人一比，自知惭愧，不敢多春壳子。别人把我当古董看待，以为我有道德，我不敢多说话，别人认为我装憨，此事如人饮水，冷暖自知，并非我客气。古人说：“画虎画皮难画骨，知人知面不知心。”我内心的惭愧谁能知道呢？我骗佛饭吃，比你们多几年，你们不相信苦恼业障，我的苦恼又说不出，现在只吃空饭，讲话也讲不好，讲的又不是自己的，只是前人的典章，或诸方的口水，都是眼见耳闻的，自己肚里一点也没有。古圣前贤，千佛万佛，传一心印，不说一语，佛祖相传，无非如此。古人说得到行得到，别人不知我的苦恼，还以为了不得，明眼人会说我，你何不自己讲讲自己！

前天杭州某人来一封隐名信指责我说：“抑其有以宗匠自命者，咸多墨守偏空，纵有满腹知解，对本分上一点不能相应。阿附权贵，广收门徒，虽名喧一时，亦不足重……故有秘戒不许滥传于不道不明不圣不贤

之人，若遇其人而不传，则必受其殃。若传非其人，亦受其殃。未审大师遇有应传而不传，不应传而传者之事否？（按：传者传法也）……一、和尚蓄须，沙门败类，开千古破戒之风，留后人讥讽之玷。二、云门事变，不明事机，徒以宿业果报而自慰，造成三僧失踪，一僧身亡。有此二事，足以证明大师功过深浅矣……”孔子说：“丘也幸，苟有过，人必知之。”这封信指责我，就是我的善知识。我很感谢他，可惜他的信不署名，又没有回信地址。他说：“盖以大师之神明，当可知也，倘有缘分，请一回示为祷。”因此，我写信到杭州托心文法师打听这封信是谁写的，想和他通个信。他说我以宗匠自命，又说“就学人所知者，其能行解相应作法门之龙象，不愧为人天眼目者，舍大师其谁能当之”等语。他最初责我以宗匠自命，我何尝敢以宗匠自命？继又赞叹我舍大师其谁能当之，这些话我实不敢当。问我传法之事，我自己应不应得法也不知，哪里敢说传不传呢？谈到和尚蓄须这件事，旁人对我是不清楚的，我初出家时，误学头陀留须发带金箍。那时不明教理，早就错了，后来被善知

识一骂就剃了。以后每年剃一次头，每逢除夕洗一次脚，平生不洗澡。既然一年才剃一次头，平常不剃头，就不剃胡子，我不是有意养胡子的。照佛制度，应该剃除须发。中土风俗，以须眉男子为大丈夫相，认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，所以中土祖师亦有顺俗留胡子的。说到云门事变，责我不明事机，这事亦与我无干。谁失踪，谁身亡，我也不知，古来酬还夙业果报而罹难的祖师很多。

以上的话，由于我放不下而说的，平常会说古人的话来劝人，遇到境界，自己就打不开，真所谓“能信不行空费力，空空论说也徒然”。我长年害病，无力行持，不能如古人那样要死就死，要活就活，来去自由。初发心同参们，不要提我的虚名，不要听我的空话，要各人自己努力。自不努力，向外求人，都靠不住的。

行持不限出家在家，都是一样。讲个典章你们听：云南有一位秤锤祖师，明朝人，姓蔡，住昆明小东门外。父母去世，遗下财产田园，生活过得很好，勤俭劳动，自种菜蔬出卖作零用。妻年轻貌美，好吃

懒做，和野汉子私通。蔡虽明知此事也不说她，日子久了，她更胆大，天天和野汉子私通，毫无顾忌了。有一天，蔡很早就出门卖菜，预计野汉尚未离家，就买好酒肉带回家，这时野汉尚未离去，只好躲在床下。蔡入厨弄饭菜，妻觉得不好意思，就去洗脸并帮丈夫弄菜。饭菜弄好了，蔡叫她摆碗筷，她摆了两套碗筷，蔡叫她摆三套：“我今天请客。”她摆好了，蔡叫她请客出来喝酒。她说：“客在哪里？”蔡曰：“在房里。”她说：“你不要说鬼话，房里哪里有客？”蔡说：“不要紧，不要害怕，你请他出来好了，若不出来，我就给他一刀。”妻不得已，就叫野汉子出来。蔡请野汉子上座，向他敬酒，野汉子以为有毒不敢喝，蔡先喝了再请他喝，野汉子才放心。酒菜吃饱了，蔡向野汉子叩头三拜，说：“今天好姻缘，我妻年轻，无人招呼，得你照顾很好，我的家财和我的妻都交给你，请收下吧”。妻和野汉子都不肯，蔡持刀说：“你们不答应，我就要你们的命。”二人没法，只好答应下来。蔡于是只身空手出门，往长松山西林庵出家，一面修行，一面种菜，后来用功有了见地。再

说野汉子财色双收以后，好吃懒做，老婆天天挨打挨骂，吃不消，她悔恨了，跑到西林庵请蔡回家，想重寻旧好，蔡不理她。后来野汉子把家财吃光了，弄到她讨饭无路，她想起蔡的恩情，想报答他。蔡平常好吃昆阳的金丝鲤鱼，她弄好一盘金丝鲤鱼，送到西林庵给蔡吃。蔡收下说：“我领了你的情了，这些鱼我拿去放生！”妻曰：“鱼已煮熟了，不能放生。”蔡即将鱼放在水里，鱼都活了。直到现在，昆明黑龙潭古迹，还有这种鱼。蔡是俗人，对妻财子禄能放得下，所以修道能成功。奉劝各位，都把万缘放下，努力修行，期成圣果吧！

### 五月二十日开示

佛所说法，千经万论，总是要众生明自己的心。“若人识得心，大地无寸土。”众生无量劫来，被物所转，都是心外见法，不知自性。本来无一物，万法了不可得，妄执心外有法，成邪知邪见。既然说识得心无寸土，那就算了，何必还说许多名堂，什么三皈五戒、

三千威仪、八万细行等等，说这多法门，无非对治众生的心而已。众生习气毛病，有八万四千烦恼，所以佛就有八万四千法门来对治。这是佛的善巧方便，你有什么病，就给什么药。“佛说一切法，为度一切心。若无一切心，何用一切法？”

众生无量劫来，被无明烦恼污染了真心，妄认四大为自身相，不知此身毕竟无体，和合为相，实同幻化。今欲返本还原，要先调身，断除习气，把粗心变为细心，从有为到无为，在自性清净身上用功。行住坐卧，一天到晚，如切如磋，如琢如磨，小心谨慎，断除习气。胆要大，心要细。胆大包身，不被境转，心细则气细，否则粗心浮气。这种情形可以自己检查，一般人在劳苦奔波忙忙碌碌时，就气喘息粗，有定力功夫的人，再忙也不喘气，一天到晚，总是心平气和的。一心不乱就是定。妄无本体，有定就无妄，就能复本心源。

功夫从外头做起，先讲威仪教相，行住坐卧都有威仪。不要说忙得要死，还讲什么威仪。既然做如来之弟子，先圣之宗亲，出入于金门之下，行藏于宝殿

之中，就要做到“任他波涛浪起，振锡杖以腾空，假使十大魔军，闻名而归正道”，怎能因为忙了就不讲威仪呢？昔日浮山远录公谓其首座曰：“所以治心，须求妙悟。悟则神和气静，容敬色庄，妄想情虑，皆融为真心矣。以此治心，心自灵妙，然后导物指迷，孰不从化？”所以有眼的人，看你一举一动，威仪怎样，就知你有道无道。

佛在世时，舍利弗初为婆罗门，路逢马胜比丘，见他威仪很好，心生恭敬，从之问法。马胜比丘说：“诸法从缘生，诸法从缘灭。我师大沙门，常作如是说。”舍利弗闻偈得法眼净，归与亲友目连宣说偈言，亦得法眼净，即时各将弟于一百，往诣竹园求愿出家。佛呼：“善来，比丘！”须发自落，袈裟被身，即成沙门。你看马胜比丘行路威仪好，便成如是功德。这就是以威仪导物，孰不从化的例子。初发心的同参们，要向古人习学，一心观照自己，行住坐卧，二六时中，一切无心，不被物转。若不如此，不守本分，随妄流转，何异俗人？虽说出家办道，都是空话，各人留心。

## 五月二十一日开示

《楞严经》上佛说：“如我按指，海印发光，汝暂举心，尘劳先起。”我们和佛就如此不同。《楞严》一经，由阿难发起，作我们的模范。全经着重说淫字，由这淫字，说出很多文章来。最初由阿难示现，因乞食次，经历淫室，遭大幻术。摩登伽女，以娑毗迦罗先梵天咒，摄入淫席，淫躬抚摩，将毁戒体。如来知彼淫术所加，斋毕旋归。王及大臣，长者居士，俱来随佛，愿闻法要。于时世尊，顶放百宝无畏光明，光中出千叶宝莲，有佛化身结跏趺坐，宣说神咒。敕文殊师利，将咒往护，恶咒消灭，提挈阿难及摩登伽，归来佛所。阿难见佛，顶礼悲泣，恨无始来，一向多闻，未全道力。殷勤启请，十方如来，得成菩提，妙奢摩他、三摩、禅那，最初方便。佛应阿难之请，就说出一部《楞严经》来。阿难遇摩登伽女，并非作不得主，这是菩萨变化示现世间，非爱为本，但以慈悲，令彼舍爱，假诸贪欲，而入生死。《圆觉经》说：“一切众生从无始来，由有种种恩爱贪欲，故有轮回。若

诸世界，一切种性，卵生、胎生、湿生、化生，皆因淫欲而正性命，当知轮回，爱为根本。”所以说：“三界轮回淫为本，六道往还爱为基。”

世人有在家，有出家，有为道，有不为道，凡自性不明的，都在五欲中滚来滚去。五欲就是财、色、名、食、睡。由此五欲，生出喜、怒、哀、乐、爱、恶、欲七情，七情又捆五欲，因此生死不了。如经所说，南阎浮提众生，以财为命。人的投生，起首由于淫欲，及至出生后，就以财为主。广慧和尚劝人疏于财利，谓“一切罪业，皆因财宝所生”，所以五欲第一个字就是财。人有了钱财，才有衣食住，才想女色娶妻妾，人若无财，什么事都办不成，可见财的厉害了。世人总以有财为乐，无财为苦，无财想有财，少财想多财，有了白银，又想黄金，不会知足的。既为自己打算，又为子孙打算，一生辛苦都为钱忙。不知有钱难买子孙贤，无常一到，分文都带不去，极少能把钱财看穿的。

从前有三个乞丐，一人手上拿一条蛇，一人手上拿一个莲华落，一人手上拿一个粪袋，同时行路，看

见地上一文钱，头一个乞丐看见就拾起这文钱，第二个说：“我先看见的，这文钱应该归我。”第三个也说：“我先看见的，这文钱应该归我。”三个乞丐就为这一文钱，在路上打起来。衙门差人经过，看见他们打得凶，恐怕打出人命，就把三人带进衙门见官，判断是非。官坐堂上，问明原由，便说道：“这一文钱作不得什么用，不要争了。”三人都说：“我穷到一文钱都没有，对此一文怎能不争？”官说：“你们各自说出穷的情形，待我看哪个最穷，就判这文钱归哪个。”第一个说：“我最穷了，屋漏见青天，衣破无线联，枕的是土砖，盖的是草垫。”第二个说：“我比他更穷，青天是我屋，衣裳无半幅，枕的是拳头，盖的是筋骨。”第三个说：“他们都不如我这样穷，我一饿数十天，一睡大半年，死得不闭眼，只为这文钱。”官听了大笑。这出戏是讥贪官污吏的。世尊说法，讲钱迷人的多得无比，出家也很多被钱迷的。从前是钱，现在是纸，更累死了，离了它就不能过日。你要生产就要有工具，没有钱买不到工具，就种不出东西。我们整天忙，是不是也为这文钱呢？

世人衣食足了之后，又贪色。这个色字不知害了多少人，古来帝王由于贪色而致亡国的也不少。昔夏桀伐有施，得妹喜为妻，由此荒淫无道，为商汤所灭。商朝的纣王爱妲己，嗜酒好色，暴虐无道，周武王伐之，兵败自焚死。古时没有电话电报，边防告警，则举烽燧。其方法是做高土台，台上作桔槔，桔槔头上有笼，中置薪草，有寇即举火燃之以相告，曰烽。又多积薪，寇至即燔之，望其烟，曰燧。昼则燔燧，夜乃举烽。此台烽燧既作，邻台即相继递举，以告戍守之兵。周幽王宠褒姒，不好笑，王百计悦之，仍不笑。王乃举烽火以征诸侯，诸侯至而无寇，褒姒乃大笑。后西夷犬戎入寇，王举火征兵，诸侯不至，犬戎遂弑王于骊山之下，并执褒姒以去。这事叫烽火戏诸侯。贪色之祸，无量无边，说不完了。

利和名是相连的，名有好有坏，或是流芳百世，或是遗臭万年。三皇五帝是圣君贤王的典型。禹受治水之命，八年于外劳心焦思，三过家门而不敢入，开九州，通九道，陂九泽，度九山，遂竟全功，乃定九州之贡

赋，立五服之制，四夷宾服。汤王出见罗者，方祝曰：“从天下者，从地出者，四方来者，皆入吾罗。”汤曰：“嘻，尽之矣！”乃命解其三面，留其一面，而告之曰：“欲左者左，欲右者右，不用命者，乃入吾网。”这就是圣君贤王流芳百世的德泽。王莽、曹操、秦桧等就遗臭万年。诸佛菩萨，诸大祖师，有真道德，虽不求名而名留千古，善星比丘，宝莲香比丘尼，生堕地狱，罪业深重，自然遗臭万年。

这个名真害人。说你好，有道德，难行能行，就欢喜，就是好名，被骂就不高兴，也是为名。说好不好，总被名转。眼前枪易躲，背后箭难防。从前禅堂午后吃了点心粥，有礼佛的，有到监值察开茶话会的，说你的功夫用得好，就生欢喜，说不好，脸就放下来了。讲小座也是一样，说你好就欢喜，说你不好就不愿意，也是被名转。

食也有利有害。君子食无求饱，居无求安。古人一心在道，野菜充饥，心定菜根香。如潭州龙山和尚那样“一池荷叶衣无数，满地松花食有余。刚被世人知住处，又移茅屋入深居”。世人贪食，专在酸甜苦辣咸淡甘辛

里打滚，各求珍馐美味，肆意伤生害命以资口腹。也有吃素的人，弄斋菜还叫荤菜名，什么捆鸡、油肉丸等等名目，这是习气不忘，杀心还在，虽不是真吃荤也犯了戒了。

睡觉更了不得了，贪睡的人更多了，一年三百六十日，一天二十四小时，白天做事，夜里睡觉，平均一年睡了一百八十天。可见睡觉这事，浪费不少光阴，真是害死人。真修行人爱惜光阴，依《佛遗教经》说：“昼则勤心修习善法，无令失时。初夜后夜，亦勿有废。中夜诵经，以自消息，无以睡眠因缘，令一生空过，无所得也。”故有睡用圆枕及不倒单等法克服睡魔的。不发道心，不知惭愧，好吃懒做的人，特别贪睡。左边睡醒了又右边睡，而且日以继夜地睡，看经听法，坐香念佛都睡，把大好光阴全都浪费了，究竟出家所为何事呢？古德云：“闻钟卧不起，护法善神嗔。现世灭福慧，死后堕蛇身。”

沩山老人云：“如斯之见，盖为初心慵惰，饕餮因循，在苒人间，遂成疏野。”又说：“感伤叹讶，哀哉切心，岂可缄言？递相警策。”希望有心求道、愿

出生死的人，切勿再被五欲七情所转，努力勤修，莫空过日。

### 五月二十三日开示

世上军令严肃，令行如山倒，谁也不能违它。佛所说法，亦如军令一般，为佛弟子，只有依教奉行，决不能丝毫违犯。前几天说的布萨时上座对沙弥说：“汝等各净身口意，勤学经律论，谨慎莫放逸。”既已出家，就要痛念生死，如救头燃，怎敢放逸呢？勤学经律论三藏圣教，寻求了生脱死的途径和方法。

经、律、论名为三藏者，因此三者皆包藏文义也。经说定学，律说戒学，论说慧学，故三藏亦即三学。梵语素怛缆藏，或曰修多罗藏，译曰线，谓佛之言说，能贯穿诸法，如线之贯花鬘也。又译曰经，经者具常、法二义，且经之持纬，恰具线义。梵语毗奈耶藏，或曰毗尼藏，译曰灭，谓灭三业过非也。梵语阿毗达摩藏，旧作阿毗昙藏，译曰对法，以对观真理之胜智而名；又译无比法，谓胜智无比也；别名优婆提舍，译曰论，论诸

法之性相而生胜智，故别名为论。

既受三坛大戒者，便是大丈夫和菩萨，又发了菩提心，就要做大丈夫和菩萨的事。梵语菩提，此译为道，道者是心是理，心之妙理，体同虚空，遍三界十方，包罗万象。发如是菩提心，就是菩萨大丈夫。诸佛慈悲说三乘法，重重指明。就戒律言，佛制比丘，五夏以前，专精戒律，五夏以后，方许听教参禅，可见学戒守戒是佛弟子最重要的事。

《梵网》律有十重四十八轻，犯十重是波罗夷罪，波罗夷此译为弃，或曰退没，或曰不共住，或曰堕不如意处，或曰断头，无余他胜等，是戒律中最严重之罪也。律中有开有遮，小乘与大乘不同。开者许之义，遮者止之义；许作曰开，禁作曰遮。开要看时节因缘，是额外方便，没有因缘是不开的；遮则一遮永遮。小乘与大乘有很多相反的，小乘持即大乘犯，大乘持即小乘犯，其详细条章，可看《毗尼止持》、《作持》等书。

具足戒中，比丘有二百五十戒，比丘尼有三百四十八戒，分为五篇：一曰波罗夷罪，译曰断头，其罪最重，如断头不能复生，不复得为比丘也。此篇比

丘有四戒，比丘尼有八戒。二曰僧残罪，梵名僧伽婆尸沙，僧者僧伽之略，残为婆尸沙之译，谓比丘犯此戒，殆濒于死，仅有残余之命，因此而向于僧众忏悔此罪，以全残命，故名僧残。此篇比丘有十三戒，比丘尼有十七戒。三曰波逸提罪，译曰堕，谓堕地狱也。此篇比丘有一百二十四戒，比丘尼有二百八戒。四曰提舍尼罪，具云波罗提舍，译曰向彼悔，向他比丘忏悔罪便得灭也。此篇比丘有四戒，比丘尼有八戒。五曰突吉罗罪，译曰恶作，其罪轻。此篇比丘有百众学法，另有二不定法，七灭净法，共一百九戒，比丘尼有百众学法，七灭净法。

比丘除在三际四威仪中严守二百五十戒成三千威仪外，还要在二六时中遵照《毗尼日用》持诵五十三咒，如是降伏其心，制身不行。又有三聚圆戒之说，每一戒皆具摄律仪戒，摄善法戒，摄众生戒之三聚也。如不杀生一戒即具三聚者，谓离杀生之恶是摄律仪，为长慈悲心是摄善法，为保护众生是摄众生。

《楞严经》云：“若诸比丘，不服东方丝绵绢帛，

及是此土靴履裘毳，乳酪醍醐，如是比丘，于是真脱，酬还宿债，不游三界。”小乘有因缘可吃牛奶，菩萨吃不得，丝绵裘毳等亦然。这是小乘大乘开遮持犯的不同。又比丘不拿银钱，不存一米，不吃隔宿饮食，当天化饭吃不完的不留；菩萨开了拿银钱不犯。酒是五根本戒之遮重戒，大乘小乘不准开；唯大病非酒不治者，白众后可用。戒律开遮因缘微细，要深入研究才能明白。

佛门兴衰，由于有戒无戒，犯戒比丘，如狮子身中虫，自食狮子肉。所以佛将入灭说《涅槃经》，叫末世比丘以戒为师，则佛法久住。佛又说四依法，一、粪扫衣，二、常乞食，三、树下坐，四、腐烂药。此四种法是入道因缘，为上根利器所依止，故名行四依，又名四圣种。此法能入圣道，为圣之种。粪扫衣又名衲衣，凡火烧、牛嚼、鼠咬、死人衣、月水衣，为人所弃与拾粪之秽物同者，比丘拾之，浣洗缝治为衣，曰粪扫衣；又补衲粪扫之衣片而着用之，故曰衲衣。比丘着此粪扫衣，不更用檀越布施之衣，在于离贪着也。乞食，梵云分卫，《十二头陀经》曰：食有三种，

一受请食，二众僧食，三常乞食。若前二食，起诸漏因缘。所以者何？受请食者，若得请，便言我有福德好人；若不请，则嫌恨彼，或自鄙薄，是贪忧法，则能障道。若僧食者，当随众法，请主人，料理僧事，心则散乱，妨废行道，有如是恼乱因缘，应受乞食法。树下坐，不住房屋，日中一食，树下一宿也。腐烂药者，比丘有病不请医，不吃新药，只拾别人所弃之腐烂来吃，病医得好不好，听其自然。今世比丘，谁能守之？一有疾病，中医西医，特效药、滋补品都来了，四依法久无人行了。

梵语比丘，此云除馑，又云乞士、破恶、怖魔。比丘为世福田，人若供一饭，闻一法，能除一切饥馑之灾，故曰除馑。云乞士者，上从如来乞法以长慧，下就俗人乞食以资身，故名乞士。乞法谓乞四念处、四正勤、四如意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觉支、八正道等三十七道品之法也。破恶是把身口意所造十恶业破除之，转为十善业也。怖魔谓比丘出家，脱离魔眷，魔震动惊怖也。我们既成了比丘，谁能名符其实为真比丘呢？既出家为了生死，就要依法行持，口而诵，心而惟，朝

于斯，夕于斯，不要留恋世上的贪嗔痴爱，不要人我是非，好吃懒做。

### 五月二十六日开示

孔子《论语》二十篇，第一句说：“子曰学而时习之。”子者，孔夫子；曰者，说也。孔子教人将学过的东西，时常温习，语默动静，念念不忘。若所学仿佛大意，功夫就不相应，不究竟了。世法佛法都是一样，要学而时习之。

佛法是体，世法是用。体是理，是真谛；用是事，是俗谛。要知二谛圆融三昧印的道理，不融通就落于偏枯。如离体表用，是凡夫凡情；离事讲心，是不明心地。真俗二谛，名目很多，真是体，俗是用，戒定慧体用都得，都是一个心地中生出种种名字，若能融会贯通，则条条大路通长安。

昔有僧问赵州，如何是道？师曰：“墙外的！”曰：“不问这个道。”师曰：“你问哪个道？”曰：“大道！”师曰：“大路通长安！”这里说的是什么话呢？请参究

参究。哪个是道，会过来的处处都是佛法，不明就滞在名相上，一天到晚劳碌奔波，种田博饭吃，与俗人何异？现在世人多是光头，僧人穿的也是俗服，此外何处与俗人不同呢？古人说：“心田不长无明草，性地常开智慧花。”这就是通长安的大道，也就是与俗人不同处。耕种的人，田里有草如不拔去，就难望收成。修行人把心田里的无明草薅了，那智慧花就长得好，开得好。只要你不被境转，情不附物，无明草就不长了；智慧花一开，则粗言及细言，总是说无生。

古人行到说到，无空话讲，一问一答，答在问处，吐露心机，都是妙用。我们心不在道，故被物转，而无智慧。若能痛念生死，全心在道，不分世出世法，是男是女，好看不好看，若一动念，即出鬼被情转了，不分别即不随情转，作得主。古人说：“你有拄杖子，我与你拄杖子。”这是表法。你妄想多了，就是你有拄杖子，为了除你的妄想，就教你修数息观、不净观、念佛观，念佛看经，礼佛看话头，给你修行的法门，就是与你拄杖子。你如用功到有把握，就落在无事甲里，又成障碍，是要不得的，这就是你无拄杖子，

我夺你拄杖子。病好不用药，就是夺拄杖子，不如是则执药成病。太阳老人说：“莫守寒岩异草青，坐着白云宗不妙。”参禅念佛，都要时时刻刻口诵心惟，开言吐语，不分别是非，终朝解脱，不烦恼，不生心动念，是有功夫。若无把握而被境转，就苦恼了，用功不得受用，处处波浪滔天。

昔佛印禅师入室次，苏东坡适至，师曰：“此间无坐处。”苏曰：“暂借佛印四大为座。”师曰：“山僧有一问，学士道得即请坐，道不得即输玉带！”苏欣然请问。师曰：“四大本空，五阴非有，居士向什么处坐？”苏遂施带，师答以一衲。苏述偈曰：“病骨难堪玉带围，钝根仍落箭锋机。欲教乞食歌姬院，故与云山旧衲衣。”东坡虽聪明，答不出话，是他脚未踏实地。同参们，如何能脚踏实地呢？只有口诵心惟，朝斯夕斯地干！

### 六月初二日开示

佛灭度后，法住世间有三阶段：正法一千年，像

法一千年，末法一万年。《善见论》云：由度女人出家，正法唯有五百岁。由世尊制比丘尼行八敬法，正法还得一千年。问：千年已，正法为都灭耶？答：不都灭，于千年中得三达智，复千年中得爱尽罗汉，无三达智，复千年中得阿那含，复千年中得斯陀含，复千年中得须陀洹，总得一万年，初五千岁得道，后五千岁学而不得道。于一万岁后，一切经书文字灭尽，但现剃头袈裟法服而已。

沩山老人说：“所恨同生像季，去圣时遥。”沩山老人在唐朝，去佛已千余年，是像法时期，一切事情变迁，水久虫生，法久成弊。《付法藏经》云：“阿难比丘，化诸众生，皆令度脱。最后至一竹林中，闻有比丘诵《法句》偈：‘若人生百岁，不见水老鹤，不如生一日，而得睹见之。’阿难闻已，惨然而叹，世间眼灭，何其速哉！烦恼诸恶，如何便起，违反圣教，自生妄想。此非佛语，不可修行……汝今谛听，我演佛偈：‘若人生百岁，不解生死法，不如生一日，而得了解之。’尔时比丘，即向其师说阿难语，师告之曰：阿难老朽，智慧衰劣，言多错谬，不可信矣。汝今但

当如前而诵。阿难后时，闻彼比丘在竹林下，犹诵前偈……即入三昧，推求胜德，不见有人能回彼意，便作是言：异哉无常！甚大劫猛，散坏如是无量圣贤，令诸世间皆悉空旷，常处黑暗怖畏中行，邪见炽盛，不善增长，诽谤如来，断绝正教。永当沉没生死大河，开恶趣门，闭人天路，于无量劫受诸苦恼，我于今日宜入涅槃。”

《楞严经》指出，末法时代，邪师说法，如恒河沙。“阿难当知，是十种魔，于末世时，在我法中，出家修道，或附人体，或自现形，皆言已成正遍知觉。赞叹淫欲，破佛律仪，先恶魔师，与魔弟子，淫淫相传，如是邪精，魅其心腑，近则九生，多逾百世，令真修行，总为魔眷。命终之后，必为魔民，失正遍知，堕无间狱。”经中说九生百世者，一生一百年，一世三十年，今去佛世二千余年，就是百世魔王出现之时。佛灭不久，《法句经》偈就有诵为水潦鹤的，时至今日，其讹误更多了。水潦鹤，就是鹭鸶鸟，见之有何意义？解生灭法，能离苦海，故有百岁不解，不如一日能解，所谓“有智不在年高，无智空

长百岁”也。末法邪师，各各自谓是善知识，当参学的人，若无试金石，必从邪沦坠。只见境风浩浩，摧残功德之林，心火炎炎，烧尽菩提之种。末世求道，真不容易。

沩山老人说：“远行要假良朋，数数清于耳目。住止必须择伴，时时闻于未闻。故云生我者父母，成我者朋友。亲附善者，如雾露中行，虽不湿衣，时时有润。”孔子亦曰：“三人行，必有我师焉，择其善者而从之，其不善者而改之。”他好跟他学，不会带坏你。不相干的人，种种习气，臭不可闻，和他接近日久，自己也会臭。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，近香染香，近臭染臭。善友粗言及细语，皆归第一义，故宜亲近。

末法行人，如我们者，比魔外的本领也比不上。《楞严经》说：色阴尽者，于其身内，拾出蛲蛔，身相宛然，亦无伤毁。于时忽然，十方虚空，成七宝色，或百宝色，同时遍满，不相留碍。忽于半夜，在暗室中，见种种物。受阴尽者，能反观其面，各有十种禅那现境，叫着五十种阴魔，迷不自识的，则谓言

登圣，大妄语成，堕无间狱。老子说的“其中有精”和孔子说的“空空如也”，是见到识阴的道理。罗汉五阴俱尽，已出三界。我们色阴未尽，与道相隔得远。我惭愧不过比你们痴长几岁，弄到一个虚名。你们以为我有什么长处，以我为宗，就苦了。我比《楞严》所说的妖魔外道都不如，比祖师更不如。所以每每教你们参学的，要带眼识人，又要有关好耳，听法能辨邪正，然后将所见所闻的，放进一个好肚里，比较它的是非得失，修行就不会走错路，不上伪善知识的当。

现正是末法时代，你到哪里访善知识呢？不如熟读一部《楞严经》，修行就有把握，就能保绥哀救，消息邪缘，令其身心，入佛知见，从此成就，不遭歧路。又全经前后所说，着重在一个淫字。如经中说：“若诸世界，六道众生，其心不淫，则不随其生死相续。汝修三昧，本出尘劳，淫心不除，尘不可出。纵有多智，禅定现前，如不断淫，必落魔道。”看《楞严经》若不归宗，跑马看花，就不中用，要读到烂熟，就能以后文消前文，以前文贯后文，前

后照应，则全经义理，了然在目，依经作观，自得受用。古来行人，从此经悟道的很多。温州仙岩安禅师，因看“知见立知，即无明本。知见无见，斯即涅槃”，当时破句读云：“知见立，知即无明本；知见无，见斯即涅槃。”于此忽有悟入。后人语师云：“破句读了也。”师云：“此是我悟处。”毕生读之不易，人称之为“安楞严”。希望同参们，无论老少，常读《楞严》，此经是你随身善知识，时闻世尊说法，就和阿难作同参。

### 六月初三日开示

古人说：“莫待老来方学道，孤坟多是少年人！”人到年老时，百般痛苦，耳不聪，眼不明，四肢无力，吃不得，睡不得，行不得，这种苦楚，年轻人是不晓得的。我们年轻时和你们一样，看见老来呆，总不愿意，说话他听不到，眼泪水和鼻涕，看见就恶心，怕和老人一块住。现在我老了，才知道老的苦，人老了就一天不如一天。我从云门出事后，也是一天不如

一天，久已是“一朝卧疾在床，众苦萦缠逼迫”。朝夕思忖，前路茫茫，道业未成，生死不了，一口气不来，又要投生。“万般将不去，唯有业随身。”少年不修，晚年就会如此。你我现在都是堂堂僧相，容貌可观，皆是宿植善根，感斯异报，就不要把这善根种子打失了。洞山问僧：“世间什么物最苦？”僧云：“地狱最苦！”山云：“不然，向此衣线下不明大事始是苦！”能明大事，即无地狱因，故地狱未为苦，而不了自心最为苦也。

想明大事，就要努力精进，不要悠悠忽忽，兀兀度时。白天应缘，遇事要作得主。白天能作主，梦中才作得主。梦中作得主，以至病中作得主，则临命终时才作得主。这几样作得主，是由平常能强作主宰而来的。能强作主宰，就易悟道、了生死。不悟道，生死不能了。悟道不难，总要生死心切，具长远坚固向道之心，至死不退。今生能不退，虽未悟，来生再努力，何有不悟之理？《楞严经》二十五圆通，位位都是经过久远劫来，长期修习才成功的。我们生死心不切，不发长远心，病来知念

生死，病好道念就退了。所以《楞严经》说，凡夫修行，如隔日疟。病时有道，病退无道，无明起时如疟，退则好人，故要努力精进，生忏悔心，坚固心，不要今日三明日四。修行要一门深入，以一门为正，诸门为助。各修一门，彼此不互谤，谤法、轻法、慢法都不对。“欲想佛法兴，除非僧赞僧”，互谤是佛法的衰相。佛子专心向道，痛念生死，衣不足，食不足，睡不足。

昔裴休丞相，送子出家，子是翰林，拜沩山祐祖，名法海，训以《警策箴》云：“衣食难，非容易，何必千般求细腻。清斋薄粥但寻常，粗布麻衣随分际。……别人睡时你休睡。……三更宿尽五更初，好向释迦金殿内。”沩山老人要他每天挑水供养大众。有一天，他挑水挑得太累了，心里说：“和尚吃水翰林挑，纵然吃了也难消。”回来时，沩山老人问他：“你今天说什么话？”法海答曰：“没有说什么。”后来沩山老人揭穿他心里的话，并说：“老僧打一坐，能消万担粮！”所以出家人不管你出身怎样富贵，到了佛门，就要放下一切，专心向道，才算是本色禅和。

## 六月十六日开示

佛说一大藏经，无非讲因果二字。详细分析起来，就无穷无尽。营事比丘，宁自啖身肉，终不杂用三宝之物作衣钵饮食。我以前化缘，随人欢喜布施，除多补少，颠颠倒倒地用。今在此妄作妄为，建法堂，起茅蓬，修厕所、牛栏等等，所用的钱，从何处来呢？我守法令不敢剥削，不写信号召化缘，做什么功德，除铸铁瓦有人代化过缘也没有化够，他们监工拿去旁的地方用，我也不准，怕遭报应。窑上烧砖，为修大殿用的，如拿去作别处用，也怕招因果。经上说：“上物下用报应重，下物上用报应轻。”如塑佛像的用作殿宇，作殿宇的用作僧寮，这是上物下用，相反的就是下物上用，上下之分要认真。

年轻人修不修放在一边，因果要紧。《云居山志》上载，即庵慈觉禅师，蜀人，初出川行脚时，欲上云居，先宿瑶田庄，梦伽蓝安乐公告曰：“汝昔在此山曾肩一担土，今来止有一粥缘。”次日午后上山，晚粥罢，值旦过寮相净，闻于寺司，凡新到例

遭斥逐，觉心窃疑讶。逾十年，得法于卧龙先禅师。有南康太守张公，亦蜀人，与师亲旧，适云居虚席，请师开法。师欣然应之，以为前梦不验矣。卜次日上山，当晚宿麦洲庄，忽然迁化。塔至今存焉，近为水湮，一石尚存。他这件事迹，留给后人看，证明因果丝毫不错。

### 六月二十三日开示

办道这一法，说难也难，说易亦易，难与不难是对待法。古人真实用心，一点不为难，因为此事本来现成，有什么难呢？信不及就为难了。若真正为求了生脱死而办道，能把自身看轻，了身如幻，一切事情看得开，不被境转，办道就容易。人没有不想学好，谁也想成圣贤，谁都怕入地狱，但想是一回事，做又是另一回事。很多人行起来就为难，何以呢？比如世人说好话，恭喜发财，富贵荣华，谁都喜欢。若说你家破人亡等不祥话，谁都不愿意。可见人人都想好，但何以偏向坏处跑呢？这只由放不下罢了。

古来各城市都有城隍庙，檐下挂一个大算盘，是要和人算善恶账的。有一匾额写道“你又来了”。两柱有一副对联：“人恶人怕天不怕，人善人欺天不欺。”又：“天堂有路，人人不肯去；地狱无门，个个要进来。”凡人常动机谋弄巧妙，吃不得亏，事事都计较合算不合算。恶人谁也不敢接近，怕吃他的苦头，让他忍他散场了。但因果报应，天是不怕恶人的。

我们坐禅念佛，本为了生死，由于无明贡高，不能忍辱，不除习气，虽有修行善因，还免不了苦果，生死不了，随业受报，所以说“你又来了”。本来在地狱受苦已毕时，十殿阎王吩咐过，叫你不要再来，再来没有好事。由于你放不下，所以依旧犯罪，去了又来。世人愚迷，作恶不行善，遂招苦果。出家人是不是想出苦呢？如不想脱苦，何必入空门，入空门则了无一物可得，万事皆休，还有什么天堂地狱？但如不证得四大皆空，五阴非有，就不算得入空门。要入空门，最好多多研读《楞严经》。全经前前后后，所说不离五阴。其中开五阴而说六入、十二处、十八界，内而身心，外而器界，不出色受想行识五阴。经中说凡

说圣，说悟说魔，都是阐明五阴非有，教我们照破五蕴皆空，最后说知有涅槃，不恋三界，指出五阴魔邪，无一不是说五阴。色阴中淫色是生死根本，杀盗淫妄是地狱根本，五阴照空，即脱生死，不复轮回。如何照呢？照是觉照，时时刻刻，依经所说，用智慧观照五阴，照得明明白白的，就见五蕴皆空了。在观照之初，未能全无妄想，这不要紧。古人说，不怕念起，只怕觉迟。若妄念一起，你能觉照，就不随妄转。不能觉照的，坐香怕腿痛，礼佛怕腰酸，躲懒偷安，天堂路不通，自然要进地狱。

寒山大士诗云：“人间寒山道，寒山路不通。夏天冰未释，日出雾朦胧。似我何由届，与君心不同。君心若似我，还得到其中。”寒者寒冷，冷到夏天冰还未释，日出还雾。我这一片冰心，与君不同。君若似我，就能到寒山中，否则寒山路不通。学道之人，要见五蕴皆空，首先要灰心冷意，纵使炎天如烈火，难消冰雪冷心肠，才能与道相应。

昔闻丘胤出牧丹丘，临途之日，乃萦头痛，医莫能治，乃遇一禅师名丰干，言从天台山国清寺来，特

此相访，乃命救疾。师乃舒容而笑曰：“身居四大，病从幻生，若欲除之，应须净水。”时乃持净水上师，师乃噀之，须臾祛殄，乃谓胤曰：“台州海岛岚毒，到日必须保护。”胤乃问曰：“未审彼地，当有何贤，堪为师仰？”师曰：“见之不识，识之不见。若欲见之，不得取相，乃可见之。寒山文殊，遁迹国清，拾得普贤，状如贫子，又似疯狂，或去或来，在国清寺，库院走使，厨中看火。”师言讫辞去，胤乃进途，至任台州，不忘其事。到任三日后，亲往寺院，躬问禅宿，果合师言。到国清寺，乃问寺众，丰干禅师院在何处？并拾得、寒山子，现在何处？道翘答曰：“丰干禅师院在经藏后，即今无人住得，每有一虎，时来此吼。寒拾二人，现在厨中。”僧引胤至丰干禅师院，开房唯见虎迹，遂至厨中灶前，见二人向火大笑，胤便礼拜，二人连声喝胤，自相把手，呵呵大笑叫唤，乃云：“丰干饶舌！饶舌！弥陀不识，礼我何为！”僧徒奔集，递相惊讶，何故尊官礼二贫士！时二人乃把手出寺，即归寒岩，胤乃重问僧曰：“此二人肯止此寺否？”乃令觅访，唤归寺安置。胤乃归郡，遂置净衣二对、香药等物持送供养。时二

人更不返寺，使乃就岩送上。寒山子高声喝曰：“贼！贼！”退入岩穴，乃云：“报汝诸人，各各努力！”入穴而去，其穴自合，莫可追之。拾得又迹沉无所。乃令僧道翘等，具往日行状，唯于竹木石壁书诗，并村墅人家厅壁上所书文句三百余首，及拾得于土地堂壁上所书偈言，并纂集成卷，流通世上。

据寒山自己说：“五言五百篇，七字七十九，三字二十一，都来六百首。一例书岩石，自夸云好手。若能会我诗，真是如来母。”又云：“家有寒山诗，胜汝看经卷。书放屏风上，时时看一遍。”拾得诗云：“有偈有千万，卒急述应难。若要相知者，但入天台山。岩中深处坐，说理及谈玄。共我不相见，对面似千山。”寒山拾得的诗，流传到今，一向受人尊重，儒家亦多爱诵之。他两大士出口成文，句句谈玄说理，不要把它作韵语读。若作韵语读，则对面隔千山了。

### 六月二十五日开示

地藏王菩萨发大誓愿：“众生度尽，方证菩提。地

狱未空，誓不成佛。”一切菩萨也如此发心，我们每天晚殿，也如此发愿说：“众生无边誓愿度，烦恼无尽誓愿断，法门无量誓愿学，佛道无上誓愿成。”凡佛弟子无不发此誓愿，证果深浅大小不同，皆由愿力深浅，依愿行持大小而定。佛由众生修成，众生成依愿行持，就是菩萨，就能成佛。

既然成佛人人有份，何以一切菩萨发愿度众生，度来度去总度不尽呢？因众生之众字，由三个字合成，三人成众，众生之数，无穷无尽，十法界中，除佛法界外，其余九法界都属众生，上三界是圣人，已出生死苦海，不受轮回；余六界都未出生死。九法界内有三圣法界尚有微细习气未尽，所以都属众生。习气有深浅，上三界浅，下六界深，习气深重，业障众多，故叫苦恼众生。这些众生，死去生来，不得休息，势难穷尽，其数量亦复难知。嵩岳元珪禅师对岳神说：佛七能三不能，佛能空一切相，成万法智，而不能即灭定业；佛能知群有性，穷亿劫事，而不能化道无缘；佛能度无量有情，而不能尽众生界，是谓三不能也。又说：定业亦不牢久，无缘亦是一期。众生界本无增

减，且无一人能主有法。有法无主，是谓无法。无法无主，是谓无心。如我解佛，亦无神通也，但能以无心通达一切法尔。既众生界本无增减，则度众生亦无所谓尽不尽也。

《六祖坛经》解释四弘誓愿曰：“众生无边誓愿度……所谓邪迷心、诳妄心、不善心、嫉妒心、恶毒心，如是等心，尽是众生，各须自性自度，是名真度。……又烦恼无尽誓愿断，将自性般若智，除却虚妄思想心是也。又法门无量誓愿学，须自见性，常行正法，是名真学。又佛道无上誓愿成，既常能下心，行于真正，离迷离觉，常生般若，除真除妄，即见佛性，即言下佛道成。”佛果禅师曰：“究竟佛亦不立，唤甚作众生？菩提亦不立，唤甚作烦恼？翛然永脱，应时纳佑。”古人如此说话，何以我们做不到呢？只是不肯除习气，放不下，作不得主，没有觉照，在不妄中自生虚妄，但能动静忘怀，则水清月现了。

政和二年，嘉州奏风雷折古树，中有定僧，爪发被体，诏舆至禁中，译经三藏金总持，令击金以觉之。询其名，曰：“我庐山远法师弟慧持也，因游峨眉至此。”

问欲何归？曰：“陈留古树中。”诏以礼送之。因图形制赞云：“七百年来老古锥，定中消息许谁知。争如只履西归去，生死何劳木作皮！”

达摩祖师，梁朝普通七年，由西天航海到中国，因梁武帝问法机缘不契，便渡江，居洛阳少林寺，面壁而坐，越九年，以正法眼藏，传付二祖。化缘既毕，遂端居而逝，葬熊耳山，起塔少林寺。其年，魏使宋云从天竺经葱岭回，见祖手携只履，翩翩而逝。云问师何往？师曰：“西天去。”云归，具说其事。及门人启圹，棺空，唯只履存焉。诏取遗履少林寺供养。后人图祖师像，亦画手携只履。

达摩面壁，慧持入定，功夫深浅不同，七百年定功，不可谓不深矣，犹不及只履西归。我们比慧持定功，又相隔甚远。定功一点都没有，怎能度众生呢？努力放下用功吧！

### 六月二十七日开示

佛未出世时，为邪法而在真理之外的外道，印度

计有九十六种，谓外道六师，各有十五弟子，师弟之数相加，共九十六也。又称九十五种外道者，谓九十六种中，有一与佛法通，故除去此一而称九十五也。九十五种外道，各各宗旨不同，都说修行，理路都搞不清楚，议论颠颠倒倒，还有人跟他学。中国古代轩辕黄帝，访崆峒山广成子，也说修道。伏羲画八卦，也说是道。李老君为周朝柱下史，也讲道。中外古今讲道的人很多而有浅深不同，与佛相较就差得很远。

谈起佛教的缘由是这样的：教主释迦牟尼佛，姓刹利，父净饭王，母摩耶。刹利氏自天地更始，阎浮洲初辟以来，世代为王。佛历劫修行，值燃灯佛授记，于此劫作佛，后于迦叶佛世，以菩萨成道，上生睹史陀天，名护明大士。及应运时，乃降神于摩耶。当此土周昭王二十四年，甲寅四月初八日，自摩耶右肋诞生，生时放大光明，照十方世界，地涌金莲承足，一手指天，一手指地，周行七步，目顾四方，曰：“天上天下，唯吾独尊！”年十九，二月八日，欲求出家，而自念言，当复何遇？即游四门，见老病死等事，心生厌恶，作是思惟，此老病死，终可厌离。于是夜子时，有净居天人，

于窗牖中叉手言曰：“出家时至，可去矣！”于是诸天捧所乘马足，超然凌虚，逾城而去。曰：“不断八苦，不成无上菩提，不转法轮，终不还也。”入檀特山修道。始于阿蓝迦蓝处三年，学不用处定，知非便舍。复至郁头蓝弗处三年，学非非想定，知非亦舍。又至象头山，同诸外道，日食麻麦，经于六年。然后夜睹明星，豁然大悟，成等正觉。

二月八日，世尊前行至波罗奈国鹿野苑中，度五比丘，初为憍陈如说四圣谛法：汝今应当知苦断集，证灭修道。当佛三转四谛十二法轮时，憍陈如得法眼净。世尊重为四人广说四谛，亦得法眼净。时五人白佛，欲求出家，世尊呼彼五人：“善来，比丘！”须发自落，袈裟着身，即成沙门。佛复为说五阴无常，苦空无我，皆漏尽意解，成阿罗汉，于是世间始有五阿罗汉。以后又度耶舍长者子朋党五十人，优楼频螺迦叶师徒五百人，那提迦叶师徒二百五十人，伽耶迦叶师徒二百五十人，舍利弗师徒一百人，大目犍连师徒一百人。此一千二百五十人，先事外道，后承佛之度化而得证果。于是感佛之恩，一一法会，常随不离，故诸经之首列

众，多云“千二百五十人俱”。

我们跟佛学，现在都是出了家，但出家有四种：一、身出家心不出家，身参法侣，心犹顾恋。二、身在家心出家，虽然受用妻子，而不生耽染。三、身心俱出家，于诸欲境，心无顾恋。四、身心俱不出家，受用妻子，心生耽染。我们自己检查一下，看这四料简中是哪一类呢？我惭愧，身虽出家，几十年骗佛饭吃，表面出了家，内心未入道，未证实相理体，未能四大皆空，未能如如不动，这就是心未出家，我就是这样苦恼，还有和我一样的，可见身心俱出家就为难了。古来身在家心出家的大居士，如印度的维摩诘、月上女、末利夫人、韦提希夫人，中国的庞蕴、宋仁宗、张襄阳，都是深通佛法，居尘不染尘。身心俱出家的大祖师多了，都是佛门模范，为后人钦式，弘法利生，作大佛事，功德无量。其身心俱不出家的就不要说了。真出家的实在难，能成大器的更不易。扣冰古佛说：“古圣修行，须凭苦节。”黄檗老人说：“不是一番寒彻骨，怎得梅花扑鼻香？”故出家人能做到底也不容易。

了生脱死，门路很多，《楞严经》有二十五圆通，就有二十五法门，门路虽多，总不出宗、教、律、净。宗是禅宗，教是讲经，律是持戒，净是念佛，这四法最当机。禅宗虽是直下明心见性，动静一如，头头是道，就禅来说，差别也多，还有邪正大小，种种不一。讲经也一样，要到大开圆解，一念三千，性相融通，事理无碍。念佛亦要念到一心不乱，当下亲证唯心净土，自性弥陀，入萨婆若海。一切法门，都离不了持戒。《楞严经》说：摄心为戒，如不断淫，必落魔道；如不断杀，必落神道；如不断偷，必落邪道；若不断其大妄语者，因地不真，果招纡曲。我今先说入三摩地，修学妙门，求菩萨道，要先持此四种律仪，皎如冰雪，自不生一切枝叶，心三口四，生必无因。”佛门旧制，比丘出家，五夏以前，专精戒律。五夏以后，方许听教参禅。何以如此呢？因为修行以戒为体，戒是出生死的护身符。没有戒，在生死苦海中就会沉沦汨没。佛曾以戒喻渡海浮囊，不能有丝毫破损，浮囊稍破，必定沉溺。所以宗、教、净三宗，及一切法门，都以戒为先。但戒定慧三法不能偏废。要三法圆融，才得无碍。持戒若不明开遮，

不通大小乘，不识因时制宜，种种妙用，死死守戒，固执不精，成为错路修行。三学圆明，才得上上戒品。

种种法门，皆不出一心。所以一法通则万法通，头头物物尽圆融。一法不通则一切不通，头头物物黑洞洞。一心不生，万法俱悉。能如是降伏其心，则参禅也好，念佛也好，讲经说法，世出世间，头头是道，随处无生，随处无念，有念有生，就不是了。修行人要先除我相，若无我相，诸妄顿亡。我执既除，更除法执，我执粗，法执细。平常讲话，开口就是说我什么，我什么，若无我则什么都瓦解冰消，哪一法都无碍。由能无我，也就无人，习气毛病也无有了。既为佛子正信出家，求出离法，就要努力忘我，勿为境转，勿在烦恼中过日子。佛子若不降伏其心，则一念错误，“毫厘有差，天地悬隔”，一失足成千古恨，如救头燃，严守律仪，如保护渡海浮囊，不容有一点破损。

### 七月初八日开示

我是一个闲人，常住什么事都与我不相干，与大

众有缘，在堂里摆摆闲谈。百丈大智老人，以禅宗肇自少室，至曹溪以来，多居律寺，虽别院，然于说法住持未合规度，于是别立禅居。古人一片婆心，为了培育人才，而定规矩，立次序。时至今日，认为这一套是老腐败，压制人才，要铲除它，打倒它，若留恋旧规矩的就是脑筋未醒。新旧二法，彼此冲突，今古不相容。

佛世制戒，为除习气。法流东土，因时制宜。百丈创清规，用以辅助戒律而设。既有规矩，得成方圆，一举一动，不越雷池一步，一切威仪次序，人情礼节，动止施为，勤除习气。百丈清规，至今千多年，水久虫生，法久成弊，世道不古，借清规舞弊。所以有人起来反对，另创新规矩。究竟是规矩不好，还是人不好呢？若人不好，有再好规矩也无用。若人好，何用更立什么新规矩呢？可见规矩本无好丑，只是人有好丑罢了。禅和子参禅，禅是静虑，要在静中思虑好歹，择善而从。一切在我，法法皆妙。我若不好，什么法都会成弊。世间法也是一样，法本不坏，由于人心坏，习气多，好法都成为坏法了。凡事能三思而后行，就

不至于胡作妄为。

立法不是死的，如医生一样，要对症下药，药不对症，就要吃死人，所以医生治病，死执古方是不行的。古云：“药无贵贱，愈病者良。”先圣建丛林，立清规，定次序，安职位，如国家立法一般，非常周密。今天七月初八日，诸位职事首领，照丛林规矩，要到方丈向和尚客客气气地退职。这里不是丛林，又无钟板，何以要搞这套把戏呢？我是一个野人，什么事都与我不相干，还和你颠倒什么？你们说也有理，认为职事有请就有退，是老规矩。每年正月初八、七月初八都是退职日子，初十请职，十二复职，十三送职，十六出堂。当职当了一期，辛辛苦苦，退了职，好歇歇气。丛林下小请职、大请职等等规矩很好，初发心的可以参学参学。请职有序职、列职先后次序，又有有请有退、有请无退之别。肯发心的人，不管这些。古来丛林住持，由国家送的多，公举的也有，但不多，现代没有这把戏。住持一当就不退，就在方丈养老，当家也是一当当几十年。天宁寺定老和尚，传几位法徒。高朗当家当到死。治开和尚当都监许多年，

光绪二十一年当方丈当到死。英与和尚光绪十二年当方丈当到死。霜亭和尚，光绪二十二年受戒，直到方丈，几十年没有退职，还不是由你发心。妙湛当司水二十一年，当维那十八年，后升首座没有退。湖南超胜，在江天寺当僧值十三年，别人退职他不退，常住大众欢喜他，说他是活菩萨。丛林下的把戏会用就好，不会用就变成死法。大家有缘在一块，有粥吃粥，有饭吃饭，出坡开田，如自己小庙一样，有什么职可请？有什么职可退？有什么班首班脚呢？放下吧，不要玩这套假把戏了。还讲什么方丈、扁丈等等空话，我只是吃空饭，和你们一样，向我退职做什么？

昔有一老宿，蓄一童子，并不知规则。一日，有一行脚僧到，乃教童子礼仪。晚间老宿外归，遂去问讯。老宿讶，问童子：“阿谁教你？”童曰：“堂中某上座。”老宿唤僧来问：“上座傍家行脚，是什么心行？这童子养来二三年了，幸自可怜生，谁教上座教坏伊，装来装起，去！”黄昏雨淋淋地被赶出。法眼云：“古人恁么显露些子家风甚怪，且道意在于何？”一有动作威仪，就不是本来面目了，圣也不可得，何凡之有？腾腾

任运，动静无心，圣凡能所，智慧愚痴，烦恼菩提，皆是如如之道。大众会得么？执着便刺手！

### 七月初十日开示

今日有几位广东居士入山礼佛，供斋结缘，请我上堂说几句话，我是空空如也的。谨略述《四十二章经》一部分的故事，与各位结缘。佛言：“人有二十难：贫穷布施难，豪贵学道难，弃命必死难，得睹佛经难，生值佛世难，忍色离欲难，见好不求难，有势不临难，被辱不嗔难，触事无心难，广学博究难，不轻未学难，除灭我慢难，心行平等难，不说是非难，会善知识难，见性学道难，随化度人难，对境不动难，善解方便难。”谁能过此难关，谁就了脱生死。

生值佛世，何以说难呢？若无善根福德因缘，不说遇着佛，遇菩萨罗汉也难。《智度论》云：舍卫城有九亿家，三亿明见佛，三亿信而不见，三亿不见不闻。佛二十五年在彼尚尔，若得多信，利益无穷。佛在舍卫城二十五年，尚有三亿家不见不闻的，以其无善根福德因

缘，故虽生值佛世，尚不见不闻。与佛同时在世，相隔很远，不见佛不闻佛的人更多。故无善根之人，虽生佛世也无用处，而且就算在佛身边，为佛弟子，若不依教奉行，也会招堕。如提婆达多是佛的兄弟，善星比丘为佛侍者二十年，不修行还堕地狱。城东老母与佛同年同月同日同时生，与佛无缘，不愿见佛，可知见佛闻法之难了。

现今佛不在世，善知识代佛弘法，亲近之也能了生脱死，但善根浅薄的，会善知识也难，纵有缘见面闻法，不明所说之义，也无益处。华严初祖杜顺和尚，是文殊菩萨化身，有弟子亲近很久，不知他的伟大，一日告假，要朝五台山礼文殊去。师赠以偈曰：“游子漫波波，台山礼土坡。文殊只这是，何处觅弥陀？”弟子不会意，乃至五台山脚，见一老人，谓之曰：“文殊今在终南山，杜顺和尚是也。”弟子趋归，师已于十一月十五日坐亡。至今关中于是日做文殊忌斋。不具眼识人，虽在善知识面前也认不得他是善知识。又大阳警玄禅师座下，平侍者心地不好，结果叛师离道，收场在三岔路上被老虎吃掉。已会善知识可算不难了，但不依教

修行，虽会善知识也无用处。

贫穷布施难，豪贵学道难。因贫穷的虽欲布施，有心无力，勉强布施，就会影响自己的生活，所以为难。豪贵人家，有力布施，不能放下身心去学道，也是为难。难易是对待法，精进勇猛，有大愿力，难的会变为易；疏散放逸，悠悠忽忽，易的也变为难。难之与易在人不在法，贵能融通，则一切无碍。贫的是前世不施，故感今果，正应尽力布施，豪贵的人身份高，办事不为难，正好学道。

佛弟子阿那律，此云无贫，或曰如意，他过去劫中贫穷，一日，在田里干活，其妻送来稗子饭，适有一辟支佛僧，向他化饭。他说：“这饭很粗，不堪供养大德，请到我家另供好饭吧！”僧曰：“现已正午，若到汝家便过了午。过午我不能吃，就化你这稗子饭吃好了。”他就以稗子饭供养此僧。因此功德，感果九十一劫生天为天王，世世无贫，事事如意。做人王天王不稀奇，由供僧种下善根，得为释迦座下弟子，闻法悟道成罗汉，天眼第一，这更难得。以一饭之因，就有如是好果，贫穷布施比富贵布施功德更大。可见能打破难关，则贫穷

布施亦非难也。

菩萨修六波罗蜜，以布施波罗蜜为首。布施之义说来很多，略说有三：一财施，舍财济贫也；二法施，说法度他也；三无畏施，救人之危难也。又，一净施，谓布施时，不求世间之名誉福利等报，但为资助出世之善根，及涅槃之因，以清净心而布施也；二不净施，谓以妄心求福报而行布施也。身尚能舍，身外之物更不消说了。

来的四位广东居士，千山万水，朝山礼佛，布施结缘，已经难得。既为求出离法而来，则要发长远心，有进无退，恭敬三宝，不要分相，见好的固然要敬，见不好的也莫起憎心。有憎爱心，就有烦恼，就脱不了生死，憎心一起道心就退，不可不慎！

### 七月十一日开示

昨日说《四十二章经》中的二十难，会过来，难会变易。难是对待法，难中有易，易中有难，在各人所用不同。不讲别的，主讲贫穷布施难吧。佛弟子行菩萨

道，布施为六度之首。施者舍也，四无量心，慈、悲、喜、舍，舍就是布施，舍就能解脱。因为一切，皆非我有，能内外尽舍，自然解脱，布施又有什么难？

佛在世时，有一双穷夫妻，穷到不得了，住的是破草房，勉强能避风雨，穿的两人仅共一条下裙，没有上身衣服，出门只能一人穿裙，一人赤身露体留在家里。所以二人每日轮流出门乞食，也就轮流穿这一条下裙。化饭化得多，二人吃得饱就欢喜，也常有化不够、吃不饱的时候，甚至化不到而饿肚子也有。有一比丘，已证罗汉果，知他二人多生多劫，未种善根，所以这生贫穷到此地步，特来度他，向他化缘，令他种福。这双夫妻见此比丘在门外化缘，男的招呼他在门外稍等，回来和妻子商量道：“我二人前世不修，今生如此贫苦，今生若再不修，将来必然更苦。但想布施种福，又没有东西可供布施，二人只有这一条裙，若布施了，便不能出门，二人都要饿死。但若不布施，生亦无用，不如以此仅有之物，诚心供僧，种种善根，死亦值得。”其妻同意，男子于是从破房洞中伸出头来，向比丘说：“大德！请慈悯我，望将此裙代我送去

供佛！”比丘悯而受之，持供世尊。时世尊正与频婆娑罗王说法，受此供养，即向大众宣布彼夫妻往劫因缘，他们虽未种善根，只今以一念诚心，尽其所有，施下此裙，其福无量。王闻此事，着二人前往看彼夫妻，见其裸体饿睡地上，因救护之，给以衣食，同诣佛所，见佛闻法，即证果位。他二人穷是穷极了，但能把布施难这一关打破，就获如此利益。可见难不难在乎一念，没有一定的。

昔明代罗殿撰有《醒世诗》曰：“急急忙忙苦追求，寒寒暖暖度春秋。朝朝暮暮营家计，昧昧昏昏白了头。是是非非何日了，烦烦恼恼几时休。明明白白一条路，万万千千不肯修。”这虽是浅白文章，似乎没有很深的道理，但全把我们业障鬼一生的行为描写出来，谁人能脱离这诗的窠臼，谁就是大解脱人。

## 附录

### 虚云和尚年谱简编

1840年 1岁

虚云禅师，原籍湖南湘乡，俗名萧古岩，出生在福建泉州。出生时母亲就去世，后由庶母抚养长大。父亲萧玉堂公宦游福建，在永春州衙任幕僚，后来受聘入泉州府幕。

1856年 17岁

曾只身欲往南岳衡山出家，行至半道被截回。后来

又被父亲强徙至福州，并为之娶回田、谭二氏，强禁锢同居于一室。虚云却居内而无染。久之，出尘之志益坚。

1858年 19岁

赋《皮袋歌》留别田、谭二氏，偕从侄潜至鼓山涌泉寺，投常开老人坐下出家，虔心奉佛，诵读经书，习学仪轨。次年，依妙莲和尚受具足戒，名古岩，又名演彻，字德清。后在后山山洞礼忏三年。又任职鼓山数年。后又在后山岩洞中苦行三年。

1870年 31岁

亲近天台山融镜老法师，学天台教观。同治九年（1872）年往国清寺参学。

1882年 43岁

是年七月初一，自普陀法华庵起香，三步一拜，

发愿拜到五台山。初开始时，有遍真、秋凝等四僧附香，渡海向北前进，过了苏州、常州，天候渐冷，四位附香者先后退出。虚云一人礼拜前进。过了春节，再由狮子岭起香，经苏北入河南，经嵩山少林寺、洛阳白马寺，到了腊月，拜到黄河边的铁卸渡。渡过黄河，错过宿店，在路边一个茅棚中度夜。后半夜大雪纷飞，黎明后积雪盈尺，过往无人，他在茅棚中枯坐念佛，饥寒交迫，日复一日，到了第六日终至陷入昏迷状态。后来得一姓“文”名“吉”之丐者相救，得继续前进，拜到豫北怀庆府，在洪福寺挂单过年。正月初二再起香前进，五月底终于拜到五台山的显通寺。自光绪八年（1882）年七月由南普陀起香，到光绪十年（1884）年五月到显通寺，途中足足跪拜了二十三个月。

1888年 49岁

由成都入西藏，参拜诸多藏传佛教名刹。

1889年 50岁

离开西藏，开春南行，经不丹国，翻越喜马拉雅山，到了印度。朝礼圣迹后，又渡海到锡兰，然后又到了缅甸。是年七月启程回国，由腊戌过汉龙关。入云南境，到了大理。虚云回国的初愿是朝鸡足山，礼迦叶尊者道场。七月底到鸡足山，进香礼拜。又登山顶天柱峰，礼楞严塔。鸡足山全盛时，有三百六十庵、七十二大寺。而虚云和尚到时，全山不足十寺，都是子孙庙，不许外地僧侶挂单。他叹息不已，下山而去。

1895年 56岁

扬州高旻寺住持月朗约虚云到扬州做法事。虚云渡江时失足堕水，沉浮一昼夜，为渔者所救，被人送到宝积寺。醒过来时，七孔流血不止。略作休养后，来到了高旻寺，月朗分派虚云职事，他不接受，只求在堂中打七，月朗以为他“慢众”，当堂打香板，他顺受不语。

后来宝积寺僧到了高旻，说出他堕水获救那一段事，才免去禅堂职事，他得便专心修行。虚云禅师在高旻寺禅堂修行时，“万念顿息，功夫落堂，昼夜如一，行动如飞”。一夕，夜间放香时，他开目一看，见大光明如同白昼，内外洞彻。隔墙见香灯师小解，远及河中行船，岸上树色，悉皆了见。到腊月的第八个禅七中，第三天夜晚，六枝香开静时，护七照例冲开水，热水溅手，茶杯堕地，一声破碎，顿断疑根，如从梦醒。虚云开悟了。述偈曰：杯子扑落地，响声明沥沥。虚空粉碎也，狂心当下息。

1900年 61岁

义和团起，八国联军攻陷天津、北京。西太后挟光绪帝匆匆西逃。虚云和尚在兵荒马乱中随扈跸西行，到了西安。护驾大臣岑春煊请他在卧龙寺建息灾法会。佛事毕，他以西安嚣烦，于农历十月间潜离西安，到终南山结茅修行。遂在终南山茅棚修行近两年，曾于万山积雪之时，入定半月。

1904年 65岁

至鸡足山主持钵盂庵。次年自往南洋等地募缘建寺。后自北京请得《龙藏》全部回鸡足山，敕改钵盂庵为护国祝圣寺。

1911年 72岁

辛亥革命。出现逐僧毁寺风潮。滇军师长李根源亲自督军上山捉拿虚云，虚云只身与其讲理，李根源被折服后一改初衷，皈依三宝，支持虚云和尚。

1918年 79岁

滇督唐继尧派员迎虚云和尚到昆明，年底到达，住圆通寺。适欧阳竟无带弟子吕秋逸，为筹募支那法苑经费之事亦到昆明，同住圆通寺。老和尚请竟无为他讲《摄大乘论》。后来虚云在云南主持昆明云栖寺修复，同时参与或主持兴福寺、节竹寺、胜因寺、松

隐寺、太华寺、普贤寺等的修复。为此艰辛操劳，长达十余年之久。

1930年 91岁

应闽省主席杨幼京等之请，出任福州鼓山涌泉寺方丈。从此，全心护持祖庭。兴规矩，肃寺风，颁规约，创办佛学院，培育僧才。同时，应结外缘，多方募化，修葺寺宇，重建楼阁，添买田亩，兴办林场，弘扬农禅。数年之后，寺貌一新，名闻遐迩。

1934年 95岁

重修南华寺。南华寺是唐代大鉴禅师六祖惠能的道场，寺中有六祖的真身在，但已荒圮多年，无人过问。老和尚初到南华时，殿宇已倾，房屋破坏。只得搭盖葵蓬竹屋，暂以住众。然后筹募款项，购材募工，开始了南华重建的工作。经他惨淡经营，历时十年，直到1944年始竣工。

1942年 103岁

是年冬赴重庆主持护国息灾大悲法会，历时三个多月。

1943年 104岁

是年冬，规划重兴粤北云门山大觉寺。

1951年 112岁

是年春戒期中，发生了震惊全国的“云门事变”。老和尚身体受严重摧残。直到五月间“云门事变”传到韶州，大鉴寺僧人通知海内外同门，联合营救。后来北京方面电令地方政府严查，云门之围始解。

1952年 113岁

4月虚云离云门北上。11月在北京出席中国佛教协

会发起人会议，并被推为首席发起人。

1953年 114岁

6月中国佛教协会正式成立，虚云被选举为名誉会长。是年农历七月初五率侍者冒雨登上险峻的云居山，住进茅蓬，兴复云居禅寺。其后率徒众开垦荒地。不久，四方衲子近百人闻讯而至。次年，为弘扬百丈家风，主持成立真如禅寺僧伽农场，将僧众分为农林与建筑两队。农林队开春即事开垦，辟出水田数十亩，旱地十余亩，当即下种，秋天收引稻谷数百担，旱地所种红薯也获丰收。建筑队挖土烧砖，具炉铸铁瓦，年内二层楼铁瓦砖木结构的法堂竣工，上为藏经楼。在此悬挂沩仰宗钟板，每日早晚上殿，坐香习禅。此后，仍率僧众如法修持，农禅并重，种地栽禾，修建寺宇。

1955年 116岁

应众戒子之请，开自誓受戒方便法门，为数百戒子

授受三坛大戒。与此同时，以百余岁高龄，亲率僧众实践农禅并重，经营数千亩山林，水旱田地百余亩。

1959年 120岁

10月13日在云居茅蓬内圆寂，世寿一百二十岁，  
僧腊一百零一岁。荼毗之后，得五色舍利子数百粒。

(据《虚云老和尚自述年谱》编写)



参禅的目的，在明心见性。就是要去掉自心的污染，实见自性的面目。

禅不参则已，既决心参，就要勇猛精进，如一人与万人敌，直前毋退，放松不得。

或者认为参禅用功，要在禅堂中静坐才好，其实这是不对的。真心用功的人，是不分动静营为和街头闹市，处处都好。

ISBN 978-7-101-11438-6

9 787101 114386 >

定价：32.00元

[General Information]

书名=14501345

SS号=14501345